

國立交通大學

語言與文化研究所

碩士論文

新化方言音系研究

A Study of the Xinhua Phonology



研究生：林美津

指導教授：許慧娟 教授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

新化方言音系研究

A Study of the Xinhua Phonology

研 究 生：林美津

Student：Mei-Chin Lin

指 導 教 授：許慧娟

Advisor：Hui-Chuan Hsu

國立交通大學



A Thesis

Submitted to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in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Cultural Studies
June 2005
Hsichu,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

A Study of the Xinhua Phonology

Abstract

Xinhua County is located in the middle west of Hunan province. The Xinhua dialect is unique mainly for two reasons. Due to geographical proximity, it has long been influenced by the Mandarin, Gan, and Wu families. The immigration history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dialect.

Taking the phonology of Middle Chinese, i.e. Qieyun, as the reference point, this thesis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nitials, finals, and tones in the Xinhua dialect from both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viewpoints. In chapter two, we propose that the aspirated voiced consonants in Xinhua, which mostly occur in syllables carrying Tone Ib, ensue from the influence of the Mandarin and Gan clusters. Nasality spreading from the onset gives rise to the nasal coda insertion in open syllables. The analysis about rhymes in chapter three reveals clearly that Xinhua possesses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ese. Specifically, the neutralization of *Geng* and *Tseng* categories is typical of Northern Chinese. The neutralization of *Geng*, *Dang*, and *Jiang* categories and the prevocalic *i* seen in some *Liu* K-I descendants are pervasive in Southern Chinese. Like the case in Wu and other Xiang dialects, monophthongization takes place in *Xie*, *Xiao* and *Liu* categories. In addition, most Xiang dialects feature [-low] and [+back], as opposed to [+low] and [-back] in general, in the nucleus vowels of *Dang* and *Geng* categories, and Xinhua is no exception.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that Xinhua distinguishes itself from other Xiang dialects in both the neutralization of *Dang*, *Jiang*, *Xian* and *Shan*

categories and the existence of three layers in the *Geng* category. Chapter four presents that the tone system in Xinhua is considerably influenced by the Mandarin and Gan branches, as respectively manifested by the shift of Tone IIb to Tone III and by the partial conversion of Tone IV into Tone III.

To sum up, the Xinhua dialect not only reflects properties of the Mandarin, Gan, and Wu families, but also exhibits characteristics of its own.



新化方言音系研究

摘要

新化縣位於湖南省中部偏西，因歷史發展因素、外加語言環境複雜，方言表現兼具官話、贛語及吳語的特色，並發展出獨樹一格的語音現象，與其他湘方言的音韻表現大不相同。全文分別就新化方言聲母、韻母、聲調三方面，以中古的《切韻》系統為對照點，從共時與歷時的觀點，詳加討論。從第二章對聲母的觀察發現，新化方言濁聲母讀送氣最初是受官話及贛語陽平讀送氣的影響，進而擴及其他聲調。濁擦音聲母的產生見於古濁聲母出現在前高元音或介音前。陰聲韻鼻音韻尾增生是聲母的鼻音徵性延展而來。透過第三章對韻母的分析，清晰可見新化方言南北方言夾雜的特色。梗攝和曾攝合流反映北方方言特徵；梗攝與宕攝、江攝合流則屬南方方言特性；又部分流攝一等讀作細音，此亦見於南方方言。一如吳語與其他湘方言，蟹攝、效攝和流攝複元音單元音化。宕攝和梗攝元音後化為湘方言共同特色。宕、江兩攝與咸攝、山攝合流，梗攝存在三個層次，則不見於鄰近的湘方言而自成一格。根據第四章討論的結果，新化方言聲調系統受官話和贛語影響頗大，分別鑒於濁上歸去及古濁入聲部分讀作去聲。整體而言，新化方言一方面反映官話、贛語及吳語的部分形貌，一方面獨具方言特色。

致謝辭

此篇論文得以完成，是承蒙師長、同學、室友、學弟妹及親愛家人們的厚愛與鼎力相助。首先，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許慧娟老師，老師對語言學認真與執著的态度，使自己在這領域學習很多並讓此篇論文更完整些；同時，也要感謝老師課餘後對我的包容與關懷，自己才能順利完成學業。此外，感激另一位指導教授馬希寧老師，老師總是孜孜不倦、不厭其煩的指導我、帶領我，此篇論文才得以成型。並謝謝清華大學張光宇教授，引領我進入方言研究的領域，啟發我並給予我許多寶貴意見。

再來，要謝謝所上的劉美君老師、林若望老師、潘荷仙老師，使自己在語言學領域的知識豐富不少。讓我感動的是劉辰生老師，雖然沒被教過，但他關愛學生的熱忱，溫暖自己、使自己在交大期間，不管是做學問的態度或者是為人處世方面成長許多。

所上君萍同學、學弟妹們、清大一同上課秀琪學姊及佳雯學妹相扶相持的革命情感，是難忘懷的，尤其是謝謝學妹劉怡芬，總在我最需要幫忙時，伸出援手，並為我抒發情緒的最佳出口。還有一群可愛的室友們，與我相伴、分享我心情點滴。

最後，要感激我親愛家人們的支持。爸爸總是包容我的，使我能幸運、如願地追尋我的目標；還有弟弟國照，從考研究所前南北奔波教我、盡心盡力為我搜尋訊息，至讀書期間，一路走來，跌跌撞撞，是他的鼓勵，讓我有勇氣、再接再厲，沒有他的付出與關懷，就沒有今天的我。

第一章	緒論	1
1.	新化方言概況與研究動機	1
2.	語言環境	1
2.1	湘語	1
2.2	贛方言	2
2.3	吳語	3
2.4	官話	4
2.5	小結	4
3.	文獻探討	4
4.	研究主旨與內容	5
第二章	新化方言的聲母系統	6
1.	新化方言的聲母	6
2.	中古聲類今新化方言讀法	6
2.1	阻塞音 (obstruents)	6
2.2	響音 (sonorants)	10
2.3	小結	11
3.	綜合討論	12
3.1	中古全濁聲母的演變	12
3.1.1	新化方言古全濁聲母	13
3.1.2	清化條件	14
3.1.3	清化後送氣與否	14
3.2	次濁聲母	16
3.2.1	濁擦音聲母	17
3.2.2	影母、泥母、疑母和日母的 [ŋ]	19
3.2.3	明母	20
3.3	全清聲母	21
3.4	次清聲母	23
3.5	精、知、莊、章四組聲母	23
3.5.1	來源、構擬與今方言表現	23
3.5.1.1	來源	23
3.5.1.2	中古構擬	24
3.5.1.3	方言表現	24
3.5.2	新化與湘方言的知、照系字	25
3.5.2.1	現狀與演變	25
3.5.2.2	存古現象	26
3.5.2.3	與官話、湘方言的關係	27
3.5.2.4	湘語知、照系概況：知、照系聲母類型與演變過程	27

3.5.2.5	知、照系演變的主要原因—介音.....	29
3.5.3	湘語知、照系少見的讀音類型.....	30
第三章	新化方言的韻母系統.....	31
1.	新化方言的韻母.....	31
2.	攝.....	31
2.1	果攝.....	31
2.2	假攝.....	32
2.3	遇攝.....	33
2.4	蟹攝.....	33
2.5	止攝.....	34
2.6	效攝.....	35
2.7	流攝.....	35
2.8	咸攝.....	36
2.9	深攝.....	37
2.10	山攝.....	37
2.11	臻攝.....	38
2.12	宕攝.....	38
2.13	江攝.....	38
2.14	曾攝.....	39
2.15	梗攝.....	39
2.16	通攝.....	41
3.	一、二等韻.....	41
3.1	介音.....	42
3.2	文獻回顧.....	43
3.3	問題與反證.....	45
3.4	小結.....	47
4.	陽聲韻的變化.....	48
4.1	新化方言的鼻音韻尾演變.....	48
4.1.1	弱化.....	48
4.1.1.1	鼻音韻尾演變的順序.....	49
4.1.1.2	鼻化作用.....	51
4.1.2	合流.....	51
4.1.3	鼻音韻尾的消失.....	52
4.2	元音互動.....	52
4.3	湘方言鼻音韻尾演變.....	52
4.4	小結.....	55
5.	陰、陽、入聲韻的配對關係.....	55
5.1	中古十六攝的平行現象.....	55

5.2	小結.....	58
6.	無中生有的鼻音韻尾.....	58
6.1	相關研究.....	58
6.2	新化方言鼻音韻尾增生的原因.....	59
6.3	小結.....	61
7.	結論.....	61
第四章	新化方言的聲調系統.....	63
1.	新化方言的聲調.....	63
2.	古全濁上聲.....	63
3.	入聲調.....	64
4.	湘方言的聲調.....	65
5.	小結.....	66
第五章	結語.....	67
註釋：	69
表格：	81
參考文獻：	82



第一章 緒論

1. 新化方言概況與研究動機

新化地理位置位於湖南省中部偏西、資水中游、雪峰山東麓，東至東南與漣源、冷水江市交界，南至西南與新邵、隆回縣為鄰，西至西北與溆浦縣連接，北與安化縣比鄰，方言地理上位於老湘方言區的西北部，方言區劃是屬於湘語婁邵片（老湘方言），東鄰新湘方言，西接湘語辰溆片和西南官話區。宋以前未曾建縣，為苗族、瑤族聚居之地。宋熙寧元豐年間（1073—1085）從江西吉州的泰和、安福兩縣遷來大批漢人定居建縣，名曰新化，為王化之一新也（張琨：1993）。方言展現多樣風貌，主要和歷史發展、移民背景及語言環境很大關連。

翻開新化的移民史，贛語先民遷入的時間較早、次數較多，達外來移民總數的75%，故贛語對新化方言發展的影響幾乎能與湘語匹敵，如城關鎮方言有極為鮮明的贛語方言特色，老年人的口語中濁塞濁流很明顯，但青年、壯年人口語已有程度不等的濁音清化的趨勢，清化後讀成相應部位的吐氣音，古濁塞音塞擦音聲母讀成吐氣音是宋以來大規模的江西移民留下來的痕跡（李濟源1987）。雖說移民是影響方言發展與方言地理格局的重要因素，但絕不是唯一成因，方言的形成實際上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如政區、交通、山川以及自身內部的演變等因素。新化方言的發展與演變，除受到移民方言的衝擊外，方言本身的變化速度和方向造成跟同屬湘語的周圍方言不一致，並超越周圍同類方言而獨自發展，語言環境的複雜亦扮演影響語言多樣化的重要角色。因移民因素、外加語言環境複雜，新化方言表現兼具官話、贛語及吳語的特色，並發展出獨樹一格的語音現象，如擁有成套的送氣濁聲母，即使在濁聲母保留較完整的吳語中，亦無此現象，故引發作此論文的動機。

此論文研究的新化方言是根據湖南教育出版羅昕如在1998年所著的《新化方言研究》以及中研院史語所在民國63年出版楊時逢撰的《湖南方言調查報告》的語料為主。在一探語音表現之前，先了解其語言環境。

2. 語言環境

2.1 湘語

湘語乃是湖南省境內通行的漢語方言，主要分布於湖南省湘江、資水流域和沅江中游等少數地區，及廣西省北部部分地方。湘語在漢語方言分區的十大方言中（李榮：1989a:241），屬較小的方言系統。漢代揚雄《方言》屢次將「南楚江湘」相提並論。「南楚江湘」的地域大致相當於今湖南全省。古代湖南應該是使用同一種方言——湘語的，但現在湖南境內的方言卻有好幾種，乃是歷代以來受

鄰省方言和移民侵蝕的結果。

關於湖南境內方言分區，此乃依據鮑厚星與顏森在 1986 時所做的劃分。他以楊時逢的語料、1960 年的普查結果，加上近年的調查所得的結果，而將湖南省境內的方言分為湘語、贛語、客語、江淮官話、西南官話、和鄉話等六區（鮑厚星、顏森 1986:273），並根據古全濁聲母清化的步調不同，進一步將湘語分為長益片（新湘語）、婁邵片（老湘語）及辰溆片等三片。語音特色概略如下：

- 湘語特色：
- 1) 非敷奉母和曉匣母合口韻字相混，多讀為 [f]。
 - 2) 泥來母洪混、細不混。
 - 3) 影、疑母開口一、二等字讀 [ŋ]。
 - 4) 保留部分古全濁聲母(voiced obstruents)。
 - 5) 古全濁聲母逢塞音、塞擦音，不論今讀濁音還是清音，也不論平聲、仄聲，一般為不送氣。
 - 6) 曾梗兩攝鼻韻尾字與臻攝混同，除少數念鼻化音外，一般多讀為 [ŋ] 尾。
 - 7) 鼻音韻尾向鼻化演變現象普遍，故多鼻化元音。
 - 8) 半數方言有入聲調類但不帶塞音尾，故讀音可以延長，若只有五個調類時，除陰、陽平聲和一個上聲外，去聲往往分陰陽。

長益片特色：古全濁塞音、塞擦音無論平仄，今讀不送氣清音。

婁邵片特色：1) 古全濁聲母今逢塞音、塞擦音時，無論平仄一般都念不送氣濁音。

2) 韻母高元音化，主要表現在果假兩攝。

辰溆片特色：古全濁聲母今讀塞音、塞擦音，平聲讀不送氣濁音，仄聲讀不送氣清音。

2.2 贛方言

湖南省自古為非漢族之居地，湖南省的移民起自五代，盛於宋、元、明，來自江西的移民潮幾乎掩蓋了湖南省全境（譚其驤，1932）。歷史上湖南地區有數次大規模的外來移民，其中以江西為最大宗，移民數之大、歷時之長，不僅湘東由北而南形成狹長地帶的贛語區，並深入湘中、湘西南等一些地區的方言點，如新化等，使這些方言點帶上不同程度的贛語色彩，同時也為湘語加上一層贛方言的風味。湖南省贛語地盤和贛語影響除因贛語先民進入湖南時間長達五、六百年外，贛方言本身內部有較大的一致性，且具區別於其他方言的特點，故能長存下來，與湘語發生取代、融合、混雜等變化，變化的情況跟移民的數量、年代和遷徙的路線有著密切的關係。語音特色如下：

- 1) 古全濁聲母今讀塞音、塞擦音時，一般為送氣的清音。
- 2) 梗攝字多有文白異讀。
- 3) 影母字今開口呼多讀[ŋ]不讀零聲母。
- 4) 絕大部分地區有入聲。

2.3 吳語

除贛方言對湘語影響很大外，吳語亦扮演影響湘語演變的重要角色。湘語的形成晚於吳語，但兩者有密切關係。湘語源於古楚語。春秋時代楚國已與湖南境內的羅（今湘陰、平將）、麇（今岳陽、臨湘）有過戰爭接觸。戰國初年，楚國南去洞庭、蒼梧（即今湘資流域）之地，其後西併沅澧流域，置黔中郡，湖南全境遂屬楚所有，通行古楚語，而古吳語和古楚語是接近的。在湖南境內的古楚語後來則逐步演化為古湘語，因此古吳語和古湘語亦相近。從西晉末年延續到南北朝時期的北方人民大南移，是歷史其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內地移民運動，這次大移民使漢語方言地理的基本格局初具雛形，客、贛方言在此時進入江西地區，切斷吳語和湘語的聯繫。橋本萬太郎（1978）在《語言地理類型學》中亦曾提出吳湘一體的說法，他認為吳語和湘語曾經明顯地構成同一個方言區，很可能後來因為大批客家移民南下從中間分隔開形成客、贛方言區，才使吳、湘語分隔開來，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湘語、吳語發展至今似乎是面貌不大相同，但是細究起來這兩種方言雖然「貌離」但是「神合」，這種現象說明古代這兩個地區的人民聯繫是相當頻繁的。這兩大方言「神合」之處不少（周振鶴、游如傑：1986），其中有關語音部分如下：

- 1) 全濁聲母的保留：在漢語方言中古代全濁聲母系統保留至今的，就大方言區來說，只有吳語和湘語，演變的趨勢相同，且某些地點濁度減弱及其在字音分佈上的萎縮也類似。
- 2) 入聲系統演變的類型：這兩大方言都保留入聲，並且都有兩種類型，一是帶ʔ尾，二是獨立成調類不帶任何韻尾，後一種類型應是從前一種形式演變而來的。吳語區入聲韻尾完全失落的地點較少，湘語區較多。

- 吳語特色：
- 1) 塞音三分。
 - 2) 古疑母今讀鼻音。
 - 3) 古微母有[v]、[m]文白兩讀。
 - 4) 古日母今文讀口音、白讀鼻音。
 - 5) [m、n、ŋ]能自成音節。
 - 6) 蟹攝二等不帶[i]，讀開尾韻。

- 7) 咸山兩攝不帶鼻尾，讀口音或半鼻音。
- 8) 咸山攝見系一二等不同韻。
- 9) 梗攝二等白讀跟梗攝三四等及曾攝不混。
- 10) 平上去入今絕大部分方言各分陰陽。
- 11) 入聲多數方言收喉塞尾。

2.4 官話

湖南省北、西、南三面與西南官話區相鄰，故湘語發展受西南官話影響很大，如原有的湘語跟官話接觸和交融後奠立了今新湘語的最初基礎，故新湘語可以和西南官話溝通，反而和老湘語差別很大，幾乎不能通話，其中如年輕一輩的濁聲母已漸漸清化和反映在聲調上。西南官話特色大致如下：

- 1) 聲調：古入聲今讀陽平。
- 2) 古全濁聲母今逢塞音、塞擦音，平聲讀不送氣濁音，仄聲讀不送氣清音。
- 3) [n]、[l]不分。
- 4) 日母止攝全讀零聲母。
- 5) [ts]、[tʂ]不分，古知莊章三組字讀同精組。
- 6) 多數四呼俱全。
- 7) -u-介音失落依次是臻、止、蟹、山攝。
- 8) 深、臻與曾、梗攝舒聲開口字韻母相混讀[n]韻尾或鼻化韻。
- 9) 部分地區流攝和通攝入聲的部分明母字有舌根韻尾，可能是受鼻音韻母同化的結果，如：畝、某、母、謀、茂、貿、木、目。

2.5 小結

湘語長期以來在鄰近三大方言：西南官話、贛方言及吳語的勢力影響下，逐漸遺失方言特色，比起鄰近姊妹方言，並沒有較突出的特徵，這正好亦說明一般方言的發展趨勢。袁家驊(1983)在《漢語方言概要》即指出「今後不久，湘、贛等方言特殊面貌，必然會越來越模糊，同北方話或普通話越來越接近，終於難以識別。」湘語語音系統跟西南官話頗相近，只是有些地方又像吳語一樣，具有濁塞、濁塞擦音聲母，故先後有許多學者專家根據不同語料和劃分標準，為湖南省的方言作分區，所得結果差異很大，關於湘語方言分區非此文重點，故不贅述。

3. 文獻探討

最早對新化方言進行調查研究的是趙元任先生在 1935-1936 對龍源村所記錄的音，並由楊時逢先生在 1974 整理出版，龍源村位於新化縣與新邵縣交界處，在 1951 歸入新邵縣，故語音系統與羅昕如記的新化城關鎮老派音差異很大，如所記得龍源村聲母僅 19 個，無羅昕如記錄的送氣濁聲母 [b'、d'、dz'、dz'、dz']、濁擦音聲母 [v、z、z、z、ɣ] 和捲舌聲母 [tʂ、tʂ'、dz'、ʂ、z] 等。湖南師範學院 1960 年主編《湖南省漢語方言普查總結報告》，新化方言音系記錄有不送氣濁聲母但無捲舌音，羅昕如記錄的捲舌音部分均記為舌葉音 [tʃ、tʃ'、ʃ、ʒ]。1993 鄭麗萍的《新化音系及其聲調聲母實驗》碩士論文記錄與羅昕如記錄的語音系統頗為一致，尤其兩者聲調相同。1996 年一月由彭逢樹、唐斯力兩位先生主編的《婁底地區普通話語音教程》中附錄的新化城關鎮音系，亦與羅昕如記錄的語音系統較一致。1996 年四月新化縣誌記錄的音系則與羅昕如記錄的語音系相差甚大。綜觀上述研究，人們對新化方言的調查研究主要偏重語音方面。

本文根據羅昕如《新化方言研究》，其錄音對象為老一輩的人，而新化方言在官方語言強大勢力影響下，亦出現不同程度新生代、中生代與老生代間差異，如：

4) 濁聲母的清化：

新生代：受普通話影響，年紀越小、濁音聲母越少。

中生代：濁音聲母有明顯的清化傾向，一是濁音帶音的濁感有所減弱，二是部分濁聲母自變成了清聲母。

老生代：年紀大者，尚保留一整套濁音聲母。

老派讀濁塞音、塞擦音的聲母，新派全讀成了清音。濁擦音則有三種情形：[z、z] 全部清化，[v] 部分清化為 [f，z、ɣ] 仍讀濁音。

2) 老派音讀捲舌聲母的部分字，在新派中多讀成 [ts] 組聲母，新派僅在 [l] 韻前讀為捲舌音。

4. 研究主旨與內容

本論文對新化方言所做的分析，包括如新化方言與中古音的歷時比較，是以《切韻》代表的中古音系作為參照點，一探新化方言自古以來聲、韻、調演變。另外，亦對新化方言與其它湘方言—包括三大片、鄰近方言—如西南官話、贛語等做共時比較，可看出它們之間有共同的語言歷史。並針對新化方言內部語音現象做綜合整理比較，歸納出音類之間種種互動情形，試圖找出新化方言的特色。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分別以新化方言的聲母、韻母、聲調為討論對象。第五章為結論。

第二章 新化方言的聲母系統

1. 新化方言的聲母

新化方言有 30 個聲母，其中包括零聲母。

塞音 (stops)

p	波、班、百	p'	普、潘、拍	b'	皮、抱、便
t	刀、單、得	t'	土、貪、託	d'	代、彈、定
k	果、光、鴿	k'	開、坑、客		

擦音 (fricatives)

s	四、傘、塞	z	已、隨、辭
ʃ	匙、身、濕	ʒ	日、任、時
ɕ	秀、胸、序	ʒ'	肉、柔、韶
x	好、喊、黑	ɣ	鞋、寒、痕
f	夫、揮、福	v	婦、飯、奉

塞擦音 (affricates)

ts	左、壯、摘	ts'	菜、創、促	dz'	才、賺、床
tɕ	雞、中、燭	tɕ'	去、親、曲	dz'	住、船、重
tʂ	指、真、知	tʂ'	齒、稱、直	dz'	陳、剩、成

鼻音 (nasal)

ŋ 妹、門、木

流音 (liquids)

l 來、難、綠

零聲母

0 無、迎、育



2. 中古聲類今新化方言讀法

2.1 阻塞音 (obstruents)

幫組

- 1) 幫組四等均有字，多讀不帶音 (voiceless) 雙唇塞音，帶-u-介音或元音例字不多，主要分佈在遇合一模韻、果合一以及零星出現在入聲字中。幫組發音部位雖同，但隨發音方法不同，搭配韻母有所差異，如模韻明母元音為[o]，其它三聲母讀[u]，類似情形見於桓韻，明母元音為[a]，幫、滂、並三母讀[o]，元音有前化的趨勢。同組聲母有不同音韻行為表現是因幫、滂、並母為阻塞音，而明母為響音，故當聲母具響音特徵

時，搭配的元音會前化，即 $u > o > a / C [+sonorant] ____$ 。

	幫母	滂母	並母	明母
模韻	補 pu	普 p'u	蒲 p'u	模 mo
桓韻	半 pō	判 p'ō	叛 p'ō	漫 mā
屋韻	卜 p'u	撲 p'u	僕 p'u	木 mo

- 2) 滂母有讀為濁音 [b'] 的，屬次清化濁。另「噴」字聲母讀擦音 [ɸ] 乃因塞音在高元音前易擦音化，即 $p' \rightarrow \text{ɸ} / ____ y$ 。
- 3) 並母有兩字念成 [m] 和 [l]，如辦 mā、爬 la。讀成 [m] 可能是聲母受到鼻化韻的影響，鼻音性質向前延伸逆向同化聲母 (regressive assimilation)，致使聲母原本為有聲的雙唇塞音，變成同部位帶有鼻音性質的雙唇鼻音，即 $b' \rightarrow m / ____ \bar{v}$ 。

非組

- 1) 非組多出現合口三等，僅流攝在開口三等，多讀做唇齒擦音。非組是從幫組分化而來。清唇讀如重唇為閩、客、粵等南方方言常見特色，新化白讀層有零星例字出現，乃存古表現，如：否 fɿ : p' iə、肥 vɿ : b' i、房 ɿō : b' ō 和伏 fu : p' u。
- 2) 以奉母為例，語音變化如右：

**b	→	*b	→	b'
			→	p / p'
		→ *v	→	v
				→ f
			→	ɸ
				→ x

端組

- 1) 端組字只出現在一、四等字中，讀不帶音舌尖塞音。
- 2) 透母「舔」字文讀 [t' iē] 和官話相差不遠，白讀 [ɸyē] 不管是聲母或韻母均甚為特殊。「舔」為開口四等韻字，-y-介音含合口成分，且古透母字今讀作擦音者不多。觀察鄰近湘方言與贛語，聲母均為舌尖塞音無讀作擦音的現象，且韻母並無合口成分（如下）。故「舔」字念 [ɸyē] 應為《切韻》所沒記錄到的音。

	婁底	城步	雙峰	長沙	衡陽	溆浦	南昌
舔	t' ī	t' iē	t' ī	t' iē	t' ien	t' iē	t' ien

- 3) 定母有兩字念 [l] 與 [dz']。定母讀為邊音為氣流換道之故，發舌尖音時氣流集中在舌體中央向外流出，發邊音時，氣體由舌體兩邊流出，故

舌尖塞音變為邊音乃氣流由中央改到兩邊的變化，如「掉」的白讀為 [liə]。另送氣濁塞音因送氣關係，易變為塞擦音，如「痰」讀 [dz'ā]。

精組

- 1) 精組字主要出現在一、三、四等韻字，多讀不帶音舌尖或舌面塞擦音。
- 2) 清母「參」字有三種讀法：ɕiē、ts'ā、ts'ən，一是當名詞「人參」用，讀舌面塞音，另兩種為動詞用法，如「參加」，讀作舌尖塞擦音。
- 3) 從母讀作擦音甚為特殊，如「息媳熄」[ɕi]，然觀察鄰近湘語及其他方言資料發現此三字均讀為擦音，可能入聲關係而影響聲母發音方法改變。

	婁底	城步	雙峰	長沙	衡陽	溆浦	南昌	梅縣	溫州	廣州	陽江	廈門
息	si	ɕi	ɕi	ɕi	ɕi	ɕi	ɕit	sit	sei	ʃɪt	ɬɪk	sɪk

- 4) 心母「荀」讀濁聲母[z]較特殊。心母為清聲母，但讀法與同音韻地位上聲字的[s]不同，反與邪母同，此現象在保留濁聲母的老湘、吳語地區亦可見，如婁底讀[dz]、雙峰[dz]、城步[dz]、蘇州[z]等。
- 5) 邪母僅出現在三等韻，全讀做擦音。如：穗sɿ、席ɕi、誦zən、囚ziəu。王本瑛（1992）針對《漢語方音字彙》一書發現，邪母字的發音方法因地理上不同而有差異，長江以北多讀擦音，長江以南多讀塞擦音，且在南方方言中普遍有擦音和塞擦音的文白對比。新化方言為湘語，屬南方方言一支，但邪母已全讀為擦音，可能因鄰近西南官話區，深受官話影響所致。就漢語方言整體而言，聲母「擦化」是一個不斷進行的過程，常見於見系聲母字中，使舌根塞音成為舌面塞擦音，故亦可發生在塞擦音上，使塞擦音的阻塞音色弱化而產生擦音。

知組

- 1) 知組字主要出現在三等韻中，少部分出現在二等韻，多讀為舌尖前音、舌尖後音或舌面塞擦音。
- 2) 知母讀舌尖塞音猶如「舌上讀如舌頭」，此存古現像多見於閩方言，新化方言亦有，但例字不多，如：朝tiə、中tən。另知母與澄母中，有兩例字讀為塞音，如：哲sɿ、朮ɕy，與一般常見的語音變化—塞音變為塞擦音的演變方式—恰好相反，應為新化方言自己發展出的語音現象。

莊組

- 1) 莊組字出現在二或三等韻中，但不會同時出現在同一攝的二、三等韻中，多讀做舌尖、舌面擦音、塞擦音。
- 2) 生母絕大多數讀擦音，但「產」讀為塞擦音[ts'ā]。「產」字在絕大多

數方言均讀為塞擦音，僅閩語與客家話中讀為擦音，但客家話中，擦音為新的讀法，舊的讀法亦為塞擦音，故《切韻》上所記載「產」屬生母應是以閩方言為主。

	城步	婁底	溆浦	長沙	衡陽	濟南	合肥	蘇州	廣州	梅縣	廈門	潮州	福州	建甌
產	ts'	ts'	ts'	ts'	ts'	tʂ'	tʂ'	ts'	ts'	ts' s	s	s	s	s

- 3) 湘方言有捲舌音的地區多集中在新湘方言區，老湘方言中，僅新化和湘鄉有。湘方言捲舌音分佈和國語不大同，多出現在中古聲母的知、章兩組中，僅新化方言莊組有捲舌音，但轄字沒國語多，僅 10 個例字：臻 tʂən、士仕柿ʂl、事ʂl、獅師ʂl、使史駛ʂl。

章組

章組字出現在三等韻，洪音前讀為尖前、舌尖後塞擦音，細音前顎化讀舌面塞擦音，少數例外，如：蔗 tɕ'ya : ɕya，稱 tʂ'ən : t'iē。

見組

見組四等均有字，洪音前多讀不帶音的舌根塞音，細音前讀舌面前音。其中見母的「會」字兩讀乃因詞彙不同而聲母中古歸類亦不同而致使讀法有別，如見母的會～計讀作 [k'uæ]、匣母的會～不會，開～念為 [vɣ]。

曉、匣母

- 1) 曉、匣兩母出現在一、二、三、四等韻中，讀音眾多。
- 2) 曉母洪音前多讀為舌根和齒唇擦音，細音前為舌面前擦音，少數例外讀為零聲母或舌根音，共三個例字：歪 uæ、吼 γɣ、況 k'ō，此三字在湘語中的發音大致相同(如下)。曉母讀舌根音是南方方言的特色，尤其「況」常讀為舌根塞音。

	新化	婁底	城步	長沙	衡陽	辰溆
歪 : 0	uæ	ua	uai	uai	uai	ua
吼 : γ/x	γɣ	xɣ	xei	xəu	xəu	—
況 : k'	k'ō	k'ɔŋ	k'uaŋ	k'uan	k'an	k'uā

- 3) 匣母仍保留濁音聲母，洪音前多讀舌根清、濁擦音、唇齒濁擦音、零聲母等，細音前為舌面清、濁擦音等，如：嫌 γɛ : zɿɛ、廈 ɕia : sa、划 b'a : va。中古《切韻》音系中，匣母（與三等相配），和群母（與一、二、

四等相配)是成互補分佈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假定早期兩者來自相同的音**g, 其變化如下所示:

**g → *k → k、tɕ、dʒ
 → *ɣ → ɣ → ɣ、ʒ / _____ 開口
 → ɣ → x、ɕ / _____ 開口
 → h → f、v / _____ 合口
 → 0 / _____ 合口

4) 匣母讀零聲母或舌根音的現象在漢語方言中相當普遍常見, 例字如下:

	婁底	城步	雙峰	溆浦	衡陽	長沙	南昌	梅縣	廣州	廈門	北京	合肥	溫州
械	k	k	k	k	k	k	k	h	h	h	ɕ tɕ	tɕ	ɦ
潰 ~膿	k'	k'	k'	k'	k'	k'	k'	k'	k'	k'	x k'	x k'	g
汞	k	k	k x	k	k	k	k	k	h	h	k	k	k

影母

影母四等韻均有, 多讀為零聲母, 少數例外。

2.2 響音(sonorants)

鼻音(nasals): 主要可分為兩部分: 唇音—明、微母和非唇音—泥、疑、日

- 1) 明母多為雙唇鼻音。微母多零聲母, 讀為雙唇鼻音主要出現在白讀層中, 依據北京大學編的《漢語方音字彙》資料, 我們發現微母讀做雙唇鼻音多集中在南方方言白讀層中, 如下所示:

	北京	西安	太原	揚州	蘇州	溫州	梅縣	廣州	潮州
蚊文	uən	vē	vəŋ	uən	vən	vaŋ	mun	mən	buŋ
白					mən	maŋ			maŋ
望文	uaŋ	vaŋ	vō	uaŋ	vəŋ	ɦuō	vəŋ	məŋ	buəŋ
白						məŋ	muō	məŋ	
	福州	新化	婁底	城步	雙峰	溆浦	長沙	衡陽	
蚊文	uŋ	uən	min	mən	uan	vē	uən	fən	
白	muəŋ		min			miən		mən	
望文	uəŋ	ō	mɤŋ	uaŋ	əŋ	vā	uan	fan	
白	mō		mō			man		uan	

非組字由幫組分化而來，微母往往能保留較多明母的殘兵，新化方言微母表現亦是如此。

- 2) 泥母與來母合流，多讀為邊音[l]。疑母讀零聲母，僅兩字白讀為成音節鼻音，如：玉y:ŋ、蟻in:ŋ。日母洪音前為零聲母和舌尖後濁擦音，細音前讀舌面濁擦音，僅兩字白讀為成音節鼻音和一字讀舌尖前塞擦音，如：染冉zɛ:tʂa、人zɛn:ŋ。
- 3) 明、微兩母有兩字讀唇齒擦音：戊vu、務vu，都是發生在-u-元音之前，就語音條件來看，高元音前容易增生擦音，即高元音擦音化，故[v]聲母可推測是來自-u-元音。演變路徑：u → vu。

邊音及接近音(laterals and approximants)

來母均讀邊音，僅「隸」[t'i]例外。云母讀零聲母，僅「熊」[zɥn]例外。以母多讀零聲母，少數例外，如：銳sɥ、已zɿ、捐tɕyɛ̃。

2.3 小結

綜合本節的討論，新化方言聲母的特色歸納如下：

- 1) 古全濁塞音、塞擦音聲母仍保有清送氣、清不送氣、濁送氣的三向對立，清化後送氣或不送氣無規則可循。
- 2) 古全濁聲母入聲已完全清化，但保留入聲調。
- 3) 精、莊組合流—洪音前多數讀為舌尖塞擦音[tʂ]、少數讀舌尖後塞擦音[tʂʂ]，細音前顎化為舌面塞擦音[tʂɕ]；知、章組合流—洪音前多數讀舌尖後塞擦音[tʂʂ]、少數讀舌尖塞擦音[tʂ]，細音前顎化讀舌面塞擦音[tʂɕ]。
- 4) 非組和曉匣組相混，如：

非組	曉匣母
夫fu	虎fu
符vu	胡vu
妨xō	謊xō
馮yɛn	紅yɛn

- 5) 泥、來母合流，讀為邊音[l]，如：

泥母	來母
奈læ	賴læ
腦lo	老lo
寧lin	靈lin
濃lɛn	龍lɛn

3. 綜合討論

3.1 中古全濁聲母的演變

《切韻》音系中的全濁聲母包括並、奉、定、澄、從、邪、床（崇船）禪、群、匣一共十個聲母，宋代以後逐漸演變為清音聲母，這些全濁聲母在今漢語方言演變，總的趨勢是清化，但這種演變是漸進和不平衡的，故我們才有機會觀察與研究豐富多彩的濁音清化類型。楊秀芳（1989）觀察各方言濁母清化情況後，大致將方言歸為下列五種，並歸納出聲母為清化條件，一般而言，濁擦音最容易清化，濁塞音較不容易清化，而聲調為送氣與否的條件，且多以平仄區分。

1. 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如官話。
2. 不論平仄，一律送氣，如客語和贛語。
3. 不論平仄，一律不送氣，如新湘語。
4. 多數不送氣，少數送氣，無分化條件，如閩語。
5. 平上送氣，去入不送氣，如粵語。

此外，全濁聲母演變亦是方言分區一個重要條件，根據此一音韻變化，就可大概分別漢語各方言，如官話已全部清化，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是有條件的演變（conditioned change），客贛方言內部不論平仄一律清化成送氣清聲母為無條件的演變（unconditioned change），此乃以聲調為演變條件。吳語區多保有清、濁聲母對立，濁聲母清化時，無論平仄多為不送氣清聲母。湘語中的老湘派雖保有部分濁聲母，但在濁聲母清化情況和新湘派一致，與吳語類型相同，雖然吳語與湘語清化演變速度快慢不一，但清化後多為不送氣聲母，亦可歸為無條件演變。在漢語方言中，有一類演變無法用演變方向、速度或類型加以說明，如閩方言，閩語古全濁聲母清化條件不明，多數不送氣，少數送氣。

吳語和老湘語一般認為是少數保留中古全濁聲母的方言，張光宇（1999）提出的「吳楚江淮方言連續體」概念和橋本萬太郎提出的吳湘一體說法（余志鴻譯 1985:31），故吳語與湘語濁音的存在不足為奇。然而實際上吳語和老湘濁聲母已不具帶音特性。根據趙元任（1928）的觀察，吳語全濁聲母事實上是「濁音清流」，並非真正濁音。曹劍芬（1987）利用聲學儀器測量吳語濁聲母確定了趙元任的說法，除古匣母與古奉母的部分字可視為帶音的擦音外，其餘所有古濁母在今吳語中幾乎都是不帶音的。楊時逢（1974:275）認為老湘語濁音也不是非常純粹的濁音。新化方言位於老湘方言區，保留部分古全濁聲母，羅昕如（1998:16-17）認為新化濁聲母發音時有濁感，但聽覺上與現代吳語的「濁音清流」類似，並認為這些濁聲母正朝同步位送氣清聲母方向演變。事實上，整個老湘方言皆是如此，古全濁聲母清化是今漢語發展共同趨勢，然吳語和老湘語保留了某種濁音成分，故為少數方言中保留了中古全清、次清、全濁聲母三向對立。

3.1.1 新化方言古全濁聲母

古全濁聲母在今新化方言中，保留濁聲字的範圍大為縮小，如下所示：

古濁母	聲調	並	定	群	從	澄	崇	船	邪	禪	奉	匣	總和
今清	平	2	5	2	3	1	1	2	1	1	0	6	24
	仄	23	24	17	22	12	10	13	15	30	22	47	235
今濁	平	38	48	28	10	28	9	4	21	33	20	61	300
	仄	31	45	19	7	21	4	1	13	17	7	43	208

保留的濁聲母均為送氣，此現象在湘方言中甚為特殊。觀察鄰近方言古全濁聲母今表現（見下表）均無此現象，我們認為送氣濁聲母的產生應不僅受單一方言影響，可能是語言接觸後，受到各方言交互作用的結果。

古全濁聲母今讀 方言	濁聲母	清聲母	
		平	仄
吳語	—		
老湘語	—		
新湘語	—	—	—
客贛	—	+	+
官話	—	+	—

（送氣：+，不送氣：—）

從來源上來看新化方言送氣濁聲母音韻分佈（如下表），主要出現在平聲字中，約為仄聲字的 1.5 倍，而仄聲字中的入聲字，多已清化不讀濁音〔1〕。就平聲送氣此音韻表現與客贛、官話等均相同，且濁聲母所搭配平聲字中，均讀陽平，故全濁聲母送氣是受官話與客贛方言平聲送氣影響而形成，新化受此兩大方言影響其來有自，江西移民早、且占外來移民人口的四分之三，故贛語對其影響深且久遠，加上西邊強勢語言西南官話不斷入侵，故造成濁聲母送氣的音韻行為。然陳立中（2004:50）認為若從音位學的角度來說，在濁聲母送氣音與不送氣音不存在對立的情況下，送氣與否並不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如何選擇恐怕主要取決於人們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發音習慣。與官話不同的是新化陽平調的送氣濁聲母只有古平聲字，沒有古入聲字，因其古入聲字僅塞音尾消失，仍保留入聲調。

古全濁聲母	今濁聲母	今清化聲母	清化比率
平聲	300	24	7.4%
上、去聲	208	119	36.4%

入聲	0	116	100%
----	---	-----	------

3.1.2 清化條件

新化方言古濁聲母清化的部分，有關其原因和條件相當複雜似乎找不出明確規則演變條件，故我們將由聲、韻、調三方面來一探究竟。

聲母方面，擦音聲母如同其它方言是清化腳步最快的一組，有五分之二已清化，其次是塞擦音，清化腳步最慢的是塞音，僅四分之一濁聲母清化。

古濁音	今濁	今清	清化比率
塞音	246	95	27.9%
擦音	149	100	40.2%
塞擦音	113	64	36.2%
總和	508	259	33.8%

韻母部分，古入聲濁母清化腳步最快，已全部演變為清聲母，清化比率達百分之百，可能和其入聲聲調性質相關。《康熙字典》前面有一首分四聲法的歌訣，其中描寫入聲調類特色為「短促急收藏」，入聲因為有塞音尾，故調型與調值同屬於急、短、促，發入聲調時，發音時間短，而濁音的帶音部分，發音時須足夠氣流振動聲帶，故較費力氣，在音韻學上是屬於有標(marked)的音，因此在發音便利(ease of articulation)原則下，濁入聲很可能來不及造成聲帶振動而清化為同部位清聲母。清化腳步次之的是陰聲韻，清化速度次於入聲韻，有四分之一濁母已清化，此現象和新化方言的陰聲韻與入聲韻平行發展有極大關係。最慢的是陽聲韻，約五分之一濁母清化。

聲調方面，古入聲濁母大多清化，為四聲調類中清化腳步最快，其次是上聲字，約有五分之二濁母清化，接著是去聲字，濁聲母約清化三分之一，最慢為平聲字。古濁平聲 324 個字中，今僅有 24 個字清化為清聲母，其餘均保留濁音，亦即不到十分之一濁母今讀清聲母，故清化腳步最慢。若我們僅以平仄劃分聲調來看濁聲母清化情形，古濁平聲清化比率為 7.4%，古濁音仄聲清化比率為 53.1%，仄聲清化程度遠比平聲快很多。總的來說，新化方言古濁音聲母清化腳步可約略說是由調類決定，但此並非唯一決定因素，亦受到聲母、韻母不同程度影響。

3.1.3 清化後送氣與否

漢語方言中，絕大多數方言是以聲調作為濁音清化後送氣與否的條件，如官話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然單此一因素不足以說明新化方言濁母清化後送氣與否的複雜情形〔2〕，其餘受聲調影響外，可能亦受聲母影響，但無明顯規則可

循。其中僅擦音聲母清化後一律不送氣的規律較為明顯，而讀為塞音、塞擦音的字，似乎找不出明確的演變條件。我們將由聲母與聲調兩方面來探討新化濁音清化後的送氣問題。

就聲母發音方法而言（如下所示），濁聲母不論為何種發音方式，清化後大都為不送氣清聲母，不送氣聲母約為送氣聲母的 5 倍之多。較特殊的是塞音中的並、定、群三聲母有不同送氣表現，此現象乃因此三者語音特質不同，通常並、定母為一類，群母字在多數方言中均顎化，變成塞擦音，故其發展與塞擦音聲母一樣，而不和並、定母同。

古全濁聲母清化		陰聲韻		陽聲韻	
		送氣	不送氣	送氣	不送氣
塞音	並	5	1	2	5
	定	1	4	3	8
	群	2	4	2	1
	奉	0	5	0	6
擦音	邪	0	8	0	3
	禪	0	15	0	5
	匣	0	12	0	21
塞擦音	從	4	1	1	4
	澄	0	1	3	1
	崇	0	5	0	0
	船	0	3	0	1
總和		13	61	13	57

送氣		不送氣		
塞音	塞擦音	塞音	塞擦音	擦音
38/95=40%	23/64=36%	57/95=60%	41/64=64%	100%

聲調方面，古濁母清化步調最慢的平聲字中，清化後不送氣音約為送氣音的 2.5 倍，仄聲字不送氣音約為送氣音的 3.5 倍，其中古入聲字部分已全數清化，清化後不送氣音為送氣音的 2.5 倍（如下所示）。

全濁聲母清化		並	定	群	從	澄	崇	船	邪	禪	奉	匣	總和
平	送氣	2	2	1	1	1	0	0	0	0	0	0	7
	不送氣	0	3	1	2	0	1	2	1	1	0	6	17
仄	送氣	13	13	6	13	8	0	0	0	0	1	0	54
	不送氣	10	11	11	9	4	10	13	15	30	21	47	181

全濁入聲清化	並	定	群	從	澄	崇	船	邪	禪	奉	匣	總和
送氣	7	9	2	9	7	0	0	0	0	1	0	35
不送氣	4	7	6	6	2	3	7	5	14	10	17	81

濁音清化後送氣與不送氣兼具，就語言接觸與歷史層面來說，送氣清音是源於早期和客贛方言接觸，我們推測送氣音是較早的語音形式，不送氣音是後來與新湘方言、西南官話接觸而產生，新湘方言影響可能為清化不送氣的一個誘因，另一有力影響便是吳語，吳語濁母清化演變方向是不論平仄皆不送氣，兩者差異僅在階段不同而已。從新化不送氣音數量遠多過送氣音情況看來，不送氣的層次是一股強大勢力，語音演變照若此情況繼續下去，濁音清化後應會朝不送氣清聲母方向演變，與新湘方言同。整體而言，古全濁聲母清化後不送氣音為送氣音的 3.3 倍（如下表）。新化方言濁音清化後送氣與否的混亂情形正是方言接觸的有力證據。

不分聲調	送氣	不送氣
總和	61	198

3.2 次濁聲母

次濁聲母「明、微、泥、來、疑、日、云、以」在語音學分類上屬於響音 (sonorants)，指發音時聲道 (vocal tract) 上有空隙，讓氣流可以流出通過聲帶並使其振動，使同步帶音 (spontaneous voicing)，而喉塞音 [h-] 是一種持續音，同樣可讓氣流在發音時順利通過聲道。

從李方桂先生 (1970) 修正高本漢中古音擬音系統的聲母音系結構構造看來，中古音聲母有其音系結構上的不平衡性：

幫	p-	滂	p'-	並	b-	明	m-				
端	t-	透	t'-	定	d-	泥	ŋ-	來	l-		
知	t̚-	徹	t̚'-	澄	ɖ-						
精	ts-	清	ts'-	從	dz-	心	s-	邪	z-		
照 _二	tʂ-	穿 _二	tʂ'-	床 _二	dʒ-	審 _二	ʂ-				
照 _三	tʂ'-	穿 _三	tʂ'-	床 _三	dʒ'-	日 _三	nʂ'-	審 _三	ʂ'-	禪 _三	ʐ'-
見	k-	溪	k'-	群	g-	疑	ŋ-	曉	x-	匣	ɣ-
影	0-					喻 _三	j-	喻 _四	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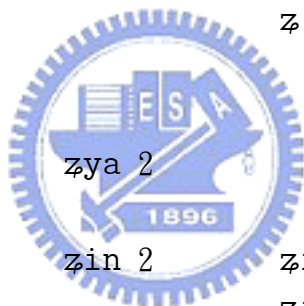
上表左邊的塞音與塞擦音部分，可發現整齊、穩固的三向對立狀態，而右邊擦音、鼻音與邊音部分則留下許多空格，相形之下，右邊聲母部分似乎較左邊聲母更具變動的機會。

3.2.1 濁擦音聲母

新化方言裡，除日母字讀濁擦音外，在心、邪、船、書、禪、泥、見、群、匣、云、以等聲母白讀層中有濁擦音，類似情形在湘語其他地區亦可見，但主要以濁音聲母仍保留的老湘方言為主，其他地區如辰溆片的溆浦方言有兩個例字分佈在陽去中的銳[zuei]和孕[zuē]，新湘方言的長沙有五個入聲的例字—獄[zəu]、郁[zəu]、欲浴[zəu]、育[zəu]，但因例字太少，我們不以考慮，僅以老湘方言的新化、婁底和城步為主：

古聲母	例字	新化	婁底	城步
心 *s	荀	zen 2		
邪 *z	誦頌訟	zen 4		
	詳祥	ziō 2		
	像	ziō 1		
	旋	zyē 2		
	隨	zy 2		
	詞辭	zi 2		
	飼	zi 4		
	徐	zy 2		
	邪斜	zia 2		
	謝	zia 1		
	巡	zen 2		
	尋	zin 2		
	囚	ziəu 2		
船 *dʒ	順	zyn 4		
	蛇	zya 2		zia 2
	甚		zin 5	
	乘繩		zin 2	
	剩		zin 5	zin 5
	射			zia 5
	唇			zin 2
	神			zin 2
書 *ʃ	娠			zin 2
禪 *ʒ	常嘗裳	zyō 2	ziəŋ 2	ziaŋ 2
	上	zyō 4	ziəŋ 5	
	尚	zyō 3	ziəŋ 5	ziaŋ 5
	禪	zē 2		ziē 2
	善	zē 4		ziē 5

	仇	ziəu 2	zio 2	
	受	ziəu 4	zio 5	ziəu 5
	韶	ziə 2	ziɿ 2	ziau 2
	垂	zy 2	zy 2	
	誰	zy 2		
	授壽售	ziəu 4	zio 5	ziəu 5
	是	zl 3		
	時侍	zl 2		
	殊豎	zy 2	zy 2	zy 2
	樹		zy 5	zy 5
	社佘		zio 5	zia 5
	純	zyn 2		
	薯	zy 2	zy 2	zy 2
	瑞		zy 5	
	紹		ziɿ 5	
	甚		zin 5	zin 5
	辰晨		z in 2	zin 2
	盛			zin 5
	蟾			ziē 2
群 *g	茄	zya 2		
疑 *ŋ	阮			zyē 3
匣 *ɣ	形型刑	zin 2	zin 2	zin 2
	幸		zin 5	
	行	zin 2		zin 2
	降	ziō 2	ziŋ 2	
	玄懸	ziē 2		zyē 2
	嫌	ziē 4		ziē 2
	縣眩	zyē 2		zyē 5
	現			ziē 5
	賢弦	ziē 2		ziē 2
	肴淆	ziə 3	ziɿ 2	ziau 2
	霞瑕暇	zia 2	zio 2	zia 2
	效校	ziə 4	ziɿ 5	ziau 5
	下夏	zia 4	zio 5	zia 2
云 *j	雄熊	zyn 2	ziɿŋ 2	zyŋ 2
以 *ji	已	zɿ 4		
	蠅			zyn 2
	孕	zen 4		



上列濁擦音聲母出現的環境上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聲母後的元音（或介音）大多為高元音，其中又以前高元音占大多數。第二：聲調在分陰陽的調類中，多屬陽調。其中，高元音乃顯示語音變化的條件，而陽調則說明這些例字可能是古「濁音」來源。

上述例字依古聲母清、濁來看，僅三個字來自古清聲母，即生母的「荀」、書母的「薯」、影母的「郁」，其餘均來自古濁聲母，然來自古清聲母三個例字的聲調，在調類分陰陽的方言中均為陽調，故亦有可能為古濁音來源。若以聲母的發音方法來看，絕大部分是來自擦音（fricatives）聲母，如邪、禪、匣、心、書母，故此讀為擦音不足為奇。其次是來自塞擦（affricates）聲母，近擦音（approximants）再次之，少數為塞音和鼻音。若依等韻圖的等列來分，這些例字主要集中於三、四等韻中，僅有少數字是二等韻，而出現二等韻的例字全集中在匣母，但有一泥母例外字「鏡」。三、四等韻含-i-介音成分，具前高元音特徵易引起聲母擦音化，屬二等韻的例字經由語音演變後，韻母部分也都具有前高元音成分。故當韻母具有前高元音或介音特徵時，古濁聲母會先丟，然後再因前高元音或介音的語音特徵易產生擦音化，故增生濁擦音，其演變過程如下：

C → (0) → 濁擦音 / _____ 前高元音或介音
〔古全濁聲母〕

3.2.2 影母、泥母、疑母和日母的[ŋ]

新化方言泥母已與來母合流讀為[l]，無[n]聲母，然在影母、泥母、疑母和日母等白讀層中，有成音節鼻音[ŋ]，例字如下：

你	li / ŋ	蟻	in / ŋ
玉	y / ŋ	翁	ŋ
人	zən / ŋ	日	zɿ / ŋ
尾	uɿ / ŋ	嗯	ŋ
唔	ŋ	姆	ŋ

漢語方言中，成音節鼻音[m̥、ŋ、ŋ̥]時有所見，張光宇（2003）認為成音節鼻音是鼻聲母與高元音互動的結果。湘方言裏，僅「你」字在其它地區有成音節鼻音的讀法，剩下例字均無此種念法。根據《漢語方音字彙》，亦僅有「你」與「尾」字讀為成音節鼻音，如下所示：

	太原	武漢	合肥	蘇州	溫州	長沙	雙峰	南昌	梅縣	廣州	廈門
你	ni	ni	li	ni	ni	ni	nī	ni	ni	nei	nī
			ŋ	ŋ		ŋ	ŋ	ŋ	ŋ		li

尾	vei	uei	ue	vi	mei	uei	ui	ui	mi	mei	bi
	i			ni	ŋ			mi			be

由上表我們可得[n]演變結果：ni → ŋ，且成音節鼻音的互通性很大：
ŋ ~ ɲ。

新化方言中疑母的「玉和蟻」、日母的「人和日」、疑母的「翁」等讀為成音節鼻音[n]較為特殊，但從其鄰近湘方言和其他方言經驗中，我們亦可得知其演變途徑。

	新化	城步	婁底	雙峰	溆浦	長沙	衡陽	南昌	蘇州	建甌	北京	濟南
蟻	in ɲ	ni	ni	nī	ni	ni	—	ni	ni mi	ɲi ɲyɛ	i	i mi
人	zən ɲ	in	nin	iɛn niɛn	zə̄	zən	ɕin	lən nin	zən nin	nein	zən	zə̄
翁	ɲ	uŋ	uɲŋ	an	ʌŋ	ŋən	əŋ	uŋ	oŋ	ɔŋ æyŋ	uəŋ	uəŋ

「蟻」字在方言中，多讀為鼻音聲母後接前高元音，新化方言有鼻音韻尾應是鼻音特徵由聲母延伸至韻尾的增生，再進而產生成音節鼻音。如：

ni → nī → ī → in → ɲ

「人」字在方言中，多讀為舌尖前、後濁擦音後接前中元音，依據舌尖前、後濁擦音易變為舌尖前邊音的規律且泥、來常常合流，我們可推測其演變途徑如下：

文讀：zən → lən ~ nən → ə̄ → ɲ

白讀：niɛn → nin → ni → ɲ

故中元音與鼻音聲母互動亦可能讀成音節鼻音。另「翁」字在方言中，多讀為後高元音、介音加鼻音聲母演變路徑如下：uəŋ → uŋ → ɲ ~ ɲ

3.2.3 明母

古明母的白讀層中，陰聲韻和入聲韻有一系列鼻音韻尾增生，此乃為聲母鼻音特徵移轉 (Feature Spreading) 至韻母，最後造成鼻音尾的增生，如下所示：

	密臻開三	蜜臻開三	迷蟹開四	謎蟹開四	母流開一	木通合一	默曾開一
文讀	mi	mi	mi	mi	mo	mo	mɤ
白讀	min	min	min	min	mən	mən	mən

演變路徑：mv → m \bar{v} → mvn

3.3 全清聲母

古全清聲母今方言多讀為不送氣清聲母，新化方言亦有讀如次清送氣音的，其中以入聲調例字較多〔3〕。串連其他方言點後發現（如下所示），「迫」、「側」和「雀」在北方方言和中部方言中，多與北京官話同，讀送氣聲母，僅在少數南方方言有不送氣音的讀法。根據蘇州和建甌出現一字兩讀，文讀送氣與白讀不送氣的對比現象，我們推測中部和南方方言讀送氣音，應是受北方方言影響而後來才形成。而「跌」、「則」和「隻」三字讀送氣聲母，僅出現在新化，應屬新化方言特有的音韻表現。

古全清入聲字	新化	城步	婁底	溆浦	長沙	衡陽	南昌	梅縣
迫	p'	p'	p'	p'	p'	p'	p'	p
側	tɕ'	ts'	ts	ts'	ts	ts'	ts	ts
雀	ts'	tɕ'	ts'	tɕ'	tɕ'	tɕ'	tɕ'	ts
跌	t'	t	t	—	t	t	t	t
則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隻	tɕ'	tɕ	tɕ	—	ts	tɕ	ts	ts
古全清入聲字	廈門	蘇州	太原	合肥	廣州	陽江	建甌	
迫	p	p'/p	p'	p'	p	p	p'	
側	ts'	ts'	ts'	ts'	tʃ	tʃ	ts'	
雀	ts'	ts'/ts	tɕ'	tɕ'	tʃ	tʃ	ts'文 ts白	
跌	t	t	t	t	t	t	t	
則	ts	ts	ts	ts	tʃ	tʃ	ts	

隻	ts	ts	ts	tɕ	tʃ	tʃ	ts
---	----	----	----	----	----	----	----

另根據錢乃榮先生《當代吳語研究》所羅列的 33 個方言資料來看，「迫、側、雀」在多數方言點中，均讀送氣音，少數有兩讀—送氣與不送氣音並存，如上海、紹興、吳江黎里鎮、諸暨王家井等地，「跌、則、隻」在吳語均讀不送氣音。故此六字在吳語送氣與否的情形大致與湘語類似。

入聲以外，平、上、去等聲調的例字中，多數和國語相同讀為送氣聲母，應該亦受北方官話影響，漸漸形成送氣音的讀法。但「編」、「鄙」、「躁」和「概」等四字，新化讀送氣聲母與國語的不送氣音不同，較為特殊。將此四字與其鄰近方言比較後發現，南方方言普遍讀為送氣聲母，中部湘語多數讀送氣音、贛語送氣與不送氣相差不多、吳語讀不送氣音，僅「躁」有送氣與不送氣兩讀現象，而北方方言多數讀不送氣音，太原和合肥等地讀送氣音或不送氣均可，無文、白讀之分。廈門與建甌文讀送氣、白讀不送氣，吳方言多數讀送氣，少數不送氣或有兩讀—送氣與不送氣音並存，如溫州、永康、南匯周浦鎮、衢州等地，送氣情形與湘語同。白讀通常是居民日常所用的語言，可能先受北方官話影響變為不送氣，而文讀保留原本送氣。我們推測湘語和南方方言在強勢的北方官話影響下，送氣音的讀法可能慢慢會被不送氣所取代。

	新化	城步	婁底	雙峰	溆浦	長沙	衡陽
編	p'	p'	p'	p'	p	p'	p
鄙	p'	p'	p'	p'	p'	p'	p
躁	ts'	ts'	ts	ts	ts	ts'	ts'
概	k'	k'	—	k'	k'	k'	k'
	南昌	梅縣	廈門	建甌	蘇州	太原	合肥
編	p/p'	p'	p' 文 p 白	p'	p	p	p
鄙	p'	p'	p'	p'	p	p	p
躁	ts	ts'	ts' 文 s 白	ts' 文 s 白	ts'	ts / ts'	ts / ts'
概	k'	k'	k/k'	k'	k	k	k/k'

古全清聲母亦有少數讀為濁音〔4〕。例字中「堤」、「晴」、「曾」、「茶」等四字讀為陽平調，符合濁音聲母多搭配陽調的規律，「盡」字為古上聲字，而今新化方言讀為去聲，符合「古全濁上歸去」的規則，故此五例字的音韻行為表現與全濁聲母雷同，有可能本來即為濁聲母，只是《切韻》的作者並未編入書中。剩下三個古清聲母讀帶音的字，或許是因地處方言混合區，為保有自己濁音聲母特色而矯枉過正的結果。

3.4 次清聲母

次清聲母中僅有兩字讀為濁聲母—「撇」滂母入聲[b'i]和「企」溪母平聲[dz'i]。次清聲母讀全濁聲母的語音條件即兩者均具有送氣的性質，因此只要發音的氣流再增強，極可能帶動聲帶變成濁音或產生聽覺誤差誤認為濁音。其中，「撇」字有三種讀音[b'i]、[p'ie]和[p'ie]，新化方言古入聲字今均為清聲母，唯獨「撇」一字有濁音讀法，故此字甚為特殊。根據《漢語方音字彙》的資料，「撇」字讀作濁聲母僅出現在新化，其它地區均已清化為送氣的雙唇塞音，故濁聲母可能是屬較古老的讀法。另一「企」字在老湘方言多數地區仍保留濁音讀法，而其它方言區多為清聲母，濁音讀法可能是《韻書》所沒記載的音。

	新化	婁底	城步	溆浦	新寧	武岡	祁陽	湘鄉	雙峰
撇	b'i	—	p'ie	p'ie	p'ie	p'ie	p'ie	p'ie	p'e
企	dz'i	dzi	dzi	tɕi	dzi	dzi	dzi	—	dzi

3.5 精、知、莊、章四組聲母

中古的精知莊章四組聲母在現代漢語方言中，普遍讀為塞擦音和擦音，但在聲母的分合上，往往無法以一套準則衡量，為探究此四組音在新化的表現，我們必先瞭解其來源與構擬，其次就新化及湘方言情況加以說明，最後列出湘語中知系組字較少見的現象。

3.5.1 來源、構擬與今方言表現

3.5.1.1 來源

清代著名音韻學家錢大昕認為「古無舌頭舌上之分」，推論古知徹澄三母與端透定無異，同屬舌音，上古時可歸於同一來源，韻圖亦將知、端同行排列，「古無舌上」更說明上古時知組屬於端組，後來因韻母不同而有差別。端組字出現在一、四等，知組字出現在二、三等，兩類恰成互補分佈，正好形成四等俱全的系統。

照系字分為照_二的莊組和照_三的章組。上古時，照_三即為一套不同於照_二的獨立聲母，照_二與精組字發音較接近，後來才發展為發音差別較遠的聲母。莊組為正齒音，精組字為齒頭音，正齒與齒頭同屬齒音，韻圖更將照_二、精組字同行排列，故反切中若干「精照互用」的例子可以解釋為古精、莊不分的痕跡。莊組字雖可出現在二、三等韻，但不同時出現在一個攝的二、三等韻中，即在有二等韻的攝中，它們僅出現在二等韻而不見於三等韻，若該韻攝沒有二等，才會出現在三等，也就是所謂的「假三等」。故莊組二等字恰可與精組一、三、四等字形成一個四等俱全的系統。

章組在現在方言裏表現多元的原因和其上古來源有密切關係。有關章組字來源眾說紛紜，從諧聲系統來看，照_三除跟見系、精系等大量諧聲外，還跟端、知諧聲，高本漢基於諧聲考量認為中古時期的知、章組聲母是由端組聲母中分化而來，故將端、知、章三組聲母全擬為舌頭塞音，董同龢（1944:5-7）支持錢大昕「古無舌上音」的看法，亦認為章組聲母與舌頭音關係密切，並列出 24 個照_三和見系接觸的諧聲系列。梅祖麟（1982）亦認為部分照_三聲母跟舌根音互諧，而不跟舌尖音發生關係，主張章組和見組亦淵源深厚，故照_三上古來源與端系、見系均相關，故照_三跟見系、端系等聲母相關的例字應為上古音殘存。另照_三尚可跟喻_四、泥母、日母等諧聲，故章組現今方言表現豐富。

從上古音的研究得知，知莊章三組聲母可能來源有：一、精組字：舌尖前塞擦音 [ts、ts'、dz、s、z]，二、端組字：舌頭塞音 [t、t'、d]，三、見系字：舌根音 [k、k'、g]。瞭解知、莊、章三組聲母來源與關係後，我們會附帶說明端、精、見三組情況。

3.5.1.2 中古構擬

在此我們採取李方桂（1980：7）對精知莊章四組聲母的擬音，如下所示：

知	t-	徹	t'-	澄	d-				
精	ts-	清	ts'-	從	dz-	心	s-	邪	z-
照 _二 （莊）	tʃ-	穿 _二	tʃ'-	床 _二	dʒ-	審 _二	ʃ-		
照 _三 （章）	tʃ'-	穿 _三	tʃ'-	床 _三	dʒ'-	審 _三	ʃ'-	禪 _三	ʒ'-

即精組為舌尖前音、知、照_二組為捲舌音、章組為舌面音。

3.5.1.3 方言表現

根據馬（1997：106）指出：知、照系字在現今方言中，至少有以下幾種不同的唸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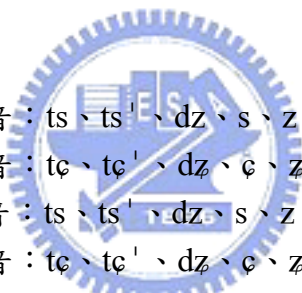
1. 舌頭音：t、t'、d

2. 舌尖前音：ts、ts'、dz、s、z
3. 舌面音：tɕ、tɕ'、dʒ、ɕ、ʒ
4. 舌葉音：tʃ、tʃ'、dʒ、ʃ、ʒ
5. 舌尖後音：tʂ、tʂ'、dʒ、ʂ、ʒ
6. 舌根音：k、k'、g
7. 唇齒擦音：pf、pf'、f [5]

3.5.2 新化與湘方言的知、照系字

3.5.2.1 現狀與演變

新化方言端組均念作舌頭塞音[t、t'、d]，見組洪音前讀舌根音[k、k'、g]、細音前讀舌面音[tɕ、tɕ'、dʒ、ɕ、ʒ]，知、照系字洪音前有兩種讀法：一為[ts、ts'、dz、s、z]，源於古精、大部分莊、知二與少數章組和知三在白讀層，另一為[tʂ、tʂ'、dʒ、ʂ、ʒ]，源自古知三、章組和少數莊三，細音前讀如精組，即精、知、照系聲母細音前合流讀為顎化音[tɕ、tɕ'、dʒ、ɕ、ʒ]，詳細情形如下：

- 
1. 精組： 洪音：ts、ts'、dz、s、z
細音：tɕ、tɕ'、dʒ、ɕ、ʒ
 2. 莊組：莊三：洪音：ts、ts'、dz、s、z
細音：tɕ、tɕ'、dʒ、ɕ、ʒ
莊二：洪音：ts、ts'、dz、s、z
 3. 知組：知二：洪音：ts、ts'、dz、s、z
知三：洪音：tʂ、tʂ'、dʒ、ʂ、ʒ
細音：tɕ、tɕ'、dʒ、ɕ、ʒ
 4. 章組： 洪音：tʂ、tʂ'、dʒ、ʂ、ʒ
細音：tɕ、tɕ'、dʒ、ɕ、ʒ

即精 = 莊 = 知二 ≠ 知三 = 章。

大體上，莊三向精組靠攏，洪音讀[ts]、細音讀[tɕ]，莊二與知二全讀為[ts]，知三向章組靠攏，洪音讀[tʂ]、細音讀[tɕ]，少數例外〔6〕。即精、莊、知二合流，知三與章組合流，與北方官話系統的精、莊、知二合為一類，知三、章為一類情況同，故精、知照系字的表現與北方官話類似。

老湘方言中僅新化和湘鄉方言有捲舌音，新化捲舌音主要分佈在知、章組、少數見於莊組，而湘鄉只出現於知組且例字不多。我們認為新化方言的捲舌音應是舌尖前音輾轉演變而來的，此演變過程中，知三和章組是演變的先驅，決大多數知三和章組字已變為捲舌音，僅留下少數舌尖音乃是殘餘部隊，

精、莊與知二組字後來受知三和章組影響，才加入演變路徑，故演變速度較慢，僅有少數捲舌音出現，絕大多數仍是舌尖前音。理由如下：一、新湘方言受官話影響大，故濁音聲母均已完全清化，且多數方言點有捲舌音，因此老湘的捲舌音應是後來受官話影響才產生。二、根據李方桂（1980：7）擬音，莊組讀為捲舌音似乎是古音殘存，故若捲舌音分佈於莊組時，就得小心處理，也許和古音有密切關係，可能是存古現象。然新化捲舌音主要分佈於章組字，莊組大部分為舌尖前音，僅少數捲舌音。章組聲母和舌頭塞音關係密切，且擬音亦非捲舌音，故新化捲舌音和古音沒什麼關係才對。三、新化章組似乎存在著三個層次，如「只」文讀[tʂ]、白讀[tsɿ]、[tʂya]，「水」文讀[sɤ]、白讀[ɕy]，即舌尖音系列字既可為文讀、又可為白讀，不禁又令我們懷疑捲舌音的出現是不是受北京官話影響而產生。一般而言，文讀音代表語言系統中較晚進入的語言層，而白讀音相形之下是較早期的語言系統，不過文、白讀是相對觀念、而非絕對的，即具有相對的時間意義，卻不代表絕對的音韻發展過程。四、新化章組字，細音前讀舌面音，洪音前大多讀捲舌音，僅有八個舌尖音，另知三與章組合流，多念成捲舌音，僅三個舌尖音。李（1980：7）對章組擬音是舌面音，就老湘方言的九個點中，章組洪音前有捲舌音僅在新化，其他點多念作舌尖前音，知組念捲舌音亦僅在新化和湘鄉，新湘方言有捲舌音的四個方言點中，捲舌音均集中在知、章組字，且在湘潭和寧湘兩地，洪音前只有捲舌音一讀，此現象和北京官話的章組字平行，由此我們更確定知、章組在捲舌音演變過程中有領頭作用。捲舌音是後來受北方強勢方言影響演變來，不是古音遺留，而舌面音[tɕ]應為此語音演變的起點，在變化過程中有介音消失現象，即 tɕ→ts→tʂ。

3.5.2.2 存古現象

一般來講，精、莊組聲母讀為同音者，反映的是較古的狀態。新化方言有不少莊組讀如精組，充分展現方言保守的一面。

精組	祖[tseu]	才[dz'æ]	操[ts'ɔ]	慚[dz'ã]	珊[sã]	桑[sõ]
莊組	阻[tseu]	柴[dz'æ]	抄[ts'ɔ]	讒[dz'ã]	山[sã]	霜[sõ]

此外，當莊組字和其他聲母韻母形式不同時，莊組所反映的往往是較保守的音韻現象。莊組三等字的音韻表現往往變化多端，莊三之所以有較特殊音韻行為，主要和其後韻母有密切關係，莊三韻母居三等韻中，理應為細音，但多數方言讀作洪音，使得莊組聲母與同等的知、章組不同，如新化方言中，遇合三魚、虞韻、宕開三陽韻、通合三東韻莊組讀[ts]，知、章讀念[tɕ]，深開三侵韻莊組為[tɕ]，知、章組念[tʂ]。三組聲母讀法相同僅在止合三脂、流

開三尤兩韻中，然莊組的韻母卻與知、章組韻母不同，故莊組字的止韻[æ]和尤韻[iə]應為較古老的語音形式。

3.5.2.3 與官話、湘方言的關係

新化捲舌音分佈於古知系字，和北京話很像，但北京話僅在精組字中分洪細，知系字均讀為洪音[tʂ]或[tʂʅ]，而新化逢細音讀顎化音，故北京話古知系字情形不足以說明新化方言的複雜性。熊正輝（1990）對官話區所做[tʂ]和[tʂʅ]歸類，將知、莊、章三組字歸為三種基本類型。因官話知系字無讀作舌面音者，故我們忽略新化方言細音前的舌面音，單就洪音前知、莊、章三組聲母來看，新化分為[tʂ]組和[tʂʅ]組，屬昌徐型。底下列出熊正輝官話區的三種類型（*表示有個別特殊讀音的例外）和新化的類型（省略細音前舌面音部分，以便與官話區類型作比對）：

	濟南型		南京型		昌徐型		新化	
	二等	三等	二等	三等	二等	三等	二等	三等
知組	tʂ	tʂ	tʂ*	tʂ	ts	tʂ	ts	tʂ
莊組	tʂ	tʂ	tʂ*	tʂ*	ts	ts	ts	tʂ*
章組		tʂ		tʂ		tʂ*		tʂ*

根據收集到較完整的九個湘方言資料，對湘語[tʂ]和[tʂʅ]作歸類，亦可將知、莊、章三組分三種類型，第一型包括新化和溆浦，第二型包括城步、婁底、祁陽、邵陽、長沙和衡陽等，第三型包括湘鄉（如下）。基本上，三種類型在二等均讀作[tʂ]，已無區別。若我們忽略細音前顎化音部分，基本上湘方言較像官話的昌徐型，二等均讀舌尖前音，三等知、章組合流，而莊組字不分二、三等讀作舌尖前音。

	第一型		第二型		第三型	
	二等	三等	二等	三等	二等	三等
知組	ts	tʂ/tɕ	ts	ts/tɕ	ts	tʂ*
莊組	ts	ts*/tɕ	ts	ts*	ts	ts/tɕ
章組		tʂ*/tɕ		ts/tɕ		tʂ*

3.5.2.4 湘語知、照系概況：知、照系聲母類型與演變過程

中古知、照組聲母今在湘方言表現複雜，有的合併為一組，有的分為兩組或三組。分析湖南二十二個方言點（包括新湘、老湘和辰溆片）〔7〕材料後，大致可將知、照組聲母讀音分為以下三種類型：〔表一、二〕

- 1) 合為一組：讀為[ts、ts'、s、z]或[tɕ、tɕ'、ɕ、ʒ]，基本上知=莊=章三組讀音相同如：新寧、辰溪。
- 2) 分為兩組：讀為[ts、ts'、s、z]、[tɕ、tɕ'、ɕ、ʒ]、[tʂ、tʂ'、ʂ、ʐ]、[t、t']或[k、k']，大致上莊≠知=章，例如：新化、城步、婁底、衡陽、安化、武岡、邵陽、祁陽、沅江、南縣、岳陽、橫山、溆浦、益陽、湘陰、長沙，此類型分佈最廣。
- 3) 分為三組：讀為[ts、ts'、s、z]、[tɕ、tɕ'、ɕ、ʒ]、[tʂ、tʂ'、ʂ、ʐ]或[t、t']，基本上莊≠知≠章，如湘鄉、湘潭、瀘溪、寧湘。

此三種類型顯示湘方言知、照系聲母多已合併，尤其在細音前，三組聲母多合流讀為舌面音[tɕ]，因此今聲母讀音分別並不反映中古聲母分別。湘方言知、照系聲母讀音分為兩組或三組應是後來的演變，也就是這種分化是在知、照系聲母合併以後發生的，即tɕ→ts或tʂ，故[tɕ]是目前我們在方言中看到可能的變化起點，而變化的原因是介音消失。然為確定舌面音[tɕ]為變化的起點，須利用其它組聲母類似的語音現象。

今湘語精組字在大多數方言點皆洪音前讀為舌尖前音[ts]，細音前讀為舌面音[tɕ]，但老湘的安化、辰溆片的瀘溪和新湘的湘潭、寧湘、益陽、沅江、橫山等地，精組已不分韻母洪細一律讀為舌尖前音[ts]，假設知、章組演變起點是舌尖前音[ts]，[ts]因韻母為細音而變[tɕ]，那我們無法解釋精組細音韻母不變舌面音的情況。湘方言中，[ts]與細音韻母結合不是問題，如婁底精、莊已不分韻母洪音或細音多讀為[ts]，如：嘴[tʂy]、翠[tʂ'y]、焦[tʂiy]、小[siy]、錢[dzī]、津[tʂin]、新[sin]、愁[dzix]、搜[siy]、皺[tʂiy]、驟[tʂ'iy]等字，故若[ts]為起點，無法解釋為何其在細音前沒顎化情形。另知、章聲母三等念[ts]或[tʂ]時，介音-i-已經消失，韻母已非細音，這表示知、章組聲母念[ts]的字可能是後來的變化，舌尖音後配細音，可以看做是剛從舌面音脫胎而來，並往舌尖音發展，故知、章組應為[tɕ]變[ts]。安化等地舌尖音後加上細音韻母，可以看做是剛從舌面音脫胎而來，往舌尖音發展的過渡現象，因此[tɕ]是此演變過程起點。

現代湘語精、莊組發展相對於知、章組字穩定。精組在二十二個方言點中，細音前多讀舌面音[tɕ]，洪音前念舌尖前音[ts]，部分方言點已不分韻母的洪細，一律讀為舌尖前音[ts]，如老湘的安化、辰溆片的瀘溪、新湘的湘潭、寧湘、益陽、沅江、橫山等。莊組雖有三等韻字，但韻母均已讀為洪音，故在大部分地區聲母早已不分洪細均讀為舌尖前音[ts]，只在新化、寧湘少數會念作舌尖後音[tʂ]，舌面音在莊組亦少見，當精組洪細韻母前不分，均讀舌尖前音時，莊組早已洪細韻母不分了，反之則不必然，故莊組比精組更穩定。湘方言僅新化與寧湘的莊組有捲舌音，此時知、章組聲母已讀作捲舌音。湘鄉、

瀘溪、溆浦、湘潭、益陽和湘陰等地，知、章組有捲舌音，但莊組卻無捲舌音，其它方言點莊組只有舌尖前音而無捲舌音，因此當莊組出現捲舌音時，該方言的知、章組聲母早已是捲舌音了，可能的原因是知、章組變化較早、較完全，莊組繼知、章後發生相同變化，故變化較零散沒規律、例字較少，此時捲舌音與舌尖前音呈現互補狀況，即 $ts \rightarrow t\zeta / ____ []$ ，如新化和溆浦。

南方方言莊組通常念作舌尖前音，北方官話系統莊組多讀為舌尖後音，僅少部分為舌尖前音，故湘方言莊組表現和南方方言相同多念作舌尖前音，僅在新化和寧湘兩地有少數捲舌音出現。馬希寧（1997：110）指出南方方言代表比北方官話更早的語音階段，故我們認為湘方言莊組字的表現代表比北方官話更早階段，更確定了捲舌音是受官話影響，後來演變來的。另外湘語知、章組聲母有條件唸成不同的三個音 $[ts]$ 、 $[t\zeta]$ 和 $[t\epsilon]$ 是正處於變化之中的表現，和北方官話知、章組唸成兩個音 $[ts]$ 和 $[t\zeta]$ 比起來，亦屬較早階段，也就是北方官話在此演變過程中，速度比南方方言快，舌面音已因韻母介音消失，而全部變為舌尖前音或舌面後音，而湘方言演變速度較慢，韻母的介音尚未完全消失，故仍有三套塞擦音。

湘方言古知、照系字演變過程大致為： $t、k、ts \rightarrow t\epsilon \rightarrow ts \rightarrow t\zeta$ ，此演變過程和新化方言演變路徑相同。

3.5.2.5 知、照系演變的主要原因—介音

古精、見、知、照系等後來方言演變不同可能導源於-i-介音。-i-介音具「央化」特質，使得部分端組和見組舌根音前化而為知組和章組，而舌尖前音精組則後化而為舌尖後音莊組，此現象在湘方言中，偶有殘存例字，但在閩南語白讀層中隨處可見，如「知端不分、精莊不分、以及章組字讀如見組字」等，這也許是因為閩南語白讀層形成，遠在-i-介音所導致「聲母分化」活動進行之前，才會有較豐富的存古現象。在-i-介音影響聲母產生變化同時，亦會影響韻母，造成介音消失，發-i-介音時，其舌位於中性位置以上，聲母中舌尖後音、舌尖面音及牙喉音與它有相同發音位置，因而-i-介音和牙喉音、舌尖後音以及舌尖面音相容性較高，理論上-i-介音應可出現在舌尖後音和舌尖面音中（即照系字），但從實際方言材料來看，照系字不易和-i-介音結合，主要是因發音方式差異大，發 $[t\zeta]$ 或 $[t\j]$ 時，舌尖會接近硬顎後面部分，而發 $[i]$ 時，舌前部需翹起，與硬顎前部靠近，若發完 $[t\zeta]$ 或 $[t\j]$ 馬上發 $[i]$ ，則舌尖須從硬顎後部回到前部，發音較費力，因而為發音方便和省力原則，-i-介音和照系字較不相容，故今方言照系字多與洪音韻母結合。

湘方言雖將此四組聲母視為同一聲母看待，但這些聲母間的差異並未遭受全盤抹滅，有些轉而體現在韻母上，故有時能從韻母的不同讀法上看出精、莊、章有別的痕跡。

3.5.3 湘語知、照系少見的讀音類型

切韻以前，端知兩系不分，照三（章）組聲母在上古音中讀與端組接近，照三組一部份從端組聲母分化，另一部份從見組聲母分化而來，故知、章從端、見組分化的年代很早。章組讀作[k]和討論章見諧聲字的文章時而可見。章組出現[t]較少，如新化曾開三白讀的「稱」讀作[t'iɛ̃]，婁底章組讀[t]為數不少如效開二、效開四、通合三少數字、效開三、深開三、臻開三、梗開三、梗開四多數字，且此時的知組均讀[t]，如嬌[tɿɣ]、橋[diɣ]、今[tin]、琴[din]、巾[tin]、僅[t'in]、近[din]等，湘鄉的蟹、止、宕、通等攝以外的三四等均零星有[t]出現，如掘[tye]、缺[t'ye]、菊[tiəɣ]、倦[tuĩ]、均[tuɔn]、群[tuɔn]等。值得注意的是婁底和湘鄉章組字出現大量的[t]，而此兩地的見組字亦多讀為[t]。湘語見組字讀作[t]僅此兩地，其他地區見組字一律細音前[tɕ]，洪音前[k]，現代湘語保留知、照組字讀為[t]、[k]的字，可能是超越中古的讀法〔8〕。



第三章 新化方言的韻母系統

1. 新化方言的韻母

新化方言共有 34 個韻母，其中包括一個成音節鼻音 [ŋ]。

ɿ 子斯四	i 必西椅	u 不姑五	y 豬書魚
ɿ 紙蜘蛛			
a 巴花茶	ia 假霞雅	ua 蛙寡掛	ya 遮扯茄
o 摸左哥			yo 著碩弱
ɤ 妹腿誰		uɤ 規跪未	
æ 拜胎開		uæ 乖歪快	
o 跑套考			
	ie 撇切頁		ye 倔悅蕊
	iə 表跳口		
eu 都土粗	iəu 丟六臭		
ā 班煩傘		uā 觀頑晚	
ē 沾纏染	iē 扁典千		yē 娟川原
ō 半躺慌			yō 昌賞娘
	iɔ 病亮詳		
en 本能忍	in 品定心	uən 昆棍溫	yn 忠唇順
ŋ 翁尾嚶			

組成這些韻母的元音有 16 個，其中口元音(oral vowels)有 12 個，鼻元音(nasal vowels)有 4 個。

- 1) 口元音
- a. 舌尖元音：
- | | | | |
|---|---|--|--|
| 前 | 後 | | |
| ɿ | ɿ | | |
- b. 舌面元音：
- | | | |
|---|---|---|
| i | y | u |
| e | ə | ɤ |
| æ | | o |
| a | | ɔ |
- 2) 鼻元音
- | | |
|---|---|
| ē | ō |
| | ō |
| ā | |

2. 攝

2.1 果攝

- 1) 一等開合口多已合流讀為[o]，如「多」=「朵」讀[tɔ]、「歌」=「過」念作[kɔ]，開合口有區別是表現在聲母上，如開口曉母「荷」[ɣo]、合口「貨」[xo]。少數合口幫組「婆、破」、見曉組「窠、禾」等字，白讀元音受合口介音影響後化、高化至[u]。
- 2) 三等開合口合流為[ya]。

2.2 假攝

- 1) 假攝主要元音為[a]。
- 2) 漢語方言中，中古開口二等韻（牙喉音）搭配見系聲母增生-i-介音情形普遍，尤其主要元音為前元音[a]或[e]。-i-介音的產生乃因發音時舌體滑動所造成，即介音是發音時，舌體由聲母（target 1）滑動到韻母（target 2）過程中自然帶出的音。演變過程如下： $\emptyset \rightarrow i / k ______ V$ 〔-後，-高〕。新化的文讀層中常在-i-介音增生後，連帶使聲母產生顎化。如：

	家	假	廈	夏
文讀	tɕia	tɕia	ɕia	ɕia
白讀	ka	ka	sa	ɣa

另新化方言中，開口二等字有無-i-介音往往就是文白異讀的差異，如：

	效攝		咸攝	山攝	江攝	
	敲	孝	陷	限	項	巷
文讀	tɕ'ie	ɕie	ɕie	ɕie	ɕiõ	ɕiõ
白讀	k'ɔ	xɔ	ɣã	ɣã	ɣõ	ɣõ

- 3) 開口三等精組和影、以母讀做[ia]、[ie]為主，章組讀含合口圓唇成分的[ya]，因精組與章組聲母均讀舌面音，我們推測韻母應先起變化，具細音特質的介音引發聲母顎化，即 $ia \rightarrow ya / C$ 〔-anterior，+distributed〕先產生變化後，聲母再顎化。觀察鄰近方言，新湘與辰溆片與官話同，假攝元音有前化、高化趨勢，老湘方言元音亦受影響，但變化腳步慢些，城步元音前化、高化，而雙峰與婁底則仍保有後元音，新化元音則處於過渡期，也就是元音由雙峰、婁底變化至城步的中間階段，即 $io / iɔ > ya > ia$ 。新化精組、影以母元音已前化、高化，而章組字則仍保有後元音圓唇的特色，只是已轉移至介音上，造成-y-介音產生，故韻母整體而言仍有後元音的特色。

	寫	些	社	蛇	射	赦	舍	也
長沙	ɕie	ɕie	sə	sa	sa	sɤ	sɤ	ie
衡陽	ɕia	ɕia	ɕie	ɕie	ɕie	ɕie	ɕie	ia
溆浦	ɕie	ɕie	sɛ	-	sɐ	-	sɛ	iɛ
新化	ɕia	ɕie	ʒya	ʒya	ɕya	ɕya	ɕya	ia
雙峰	ɕio	ɕio	ɣio	ɣio	ɣio	ɕio	ɕia	ia
婁底	sio	sio	ʒio	ʒio	ʒio	ɕio	ɕio	io
城步	ɕie	ɕie	ʒie	ʒia	ʒia	--	--	ia

- 4) 合口二等有[ua][a]兩種形式，其中[a]僅出現在曉、匣母中，曉、匣母[f]或[v]來自[hu]或[xu]，[a]可說是[ua]的變化形式，故[fa]、[va]與[hua]、[xua]互補，可視為一類。

2.3 遇攝

- 1) 模韻以[u]元音為主，但在舌齒音後[u]元音會展唇化，即 -u → -əu / C [+前]。

普	姑	虎	烏	都	奴	租
p'u	ku	fu	u	təu	ləu	tsəu

- 2) 李方桂中古構擬魚、虞有別，新化此兩韻合流以[y]元音為主，然舌齒音之後的元音為[iəu]，乃因舌尖部位聲母與圓唇元音比較不相容，其中「女」字聲母[l]即因元音為撮口的情況下丟失而讀作[y]，即 l → ∅ / ___ y。莊組音韻行為與知、章組字不同，主要元音非[y]，而與一等精組字合流為[əu]，可以解釋為古精、莊不分的痕跡。

2.4 蟹攝

- 1) 蟹攝中古擬音*kai已單元音化，此單元音化是一般南方方言的趨向。
2) 開口一、二等合流，韻母高化至[æ]，僅剩開口二等佳韻舌根音後有[a]元音，如「佳、街、涯」讀作[ia]，為反應一、二等有別的標誌。三、四等合流，主要元音有[i][ɿ]兩種形式，聲母為舌尖後擦音、塞擦音者（知、章兩組），韻母為舌尖後元音[ɿ]，其它組聲母元音受三、四等-i-介音影響，前化、高化為[i]，故[ɿ]可說是[i]的變化形式。

蟹攝開口	幫	端	精	知	莊	見
一等		台 t'æ	猜 ts'æ			該 kæ
二等	拜 pæ				債 tsæ	佳 tɕia

三等	閉 b'i		祭 tɕi	滯 dz'ɿ		藝 i
四等	閉 pi	低 ti	西 ɕi			雞 tɕi

- 3) 合口韻特色是四等多已合流且無合口-u-介音，但尚可由牙喉音來一探原來各等元音面貌(如下)。合口韻無-u-介音情形在漢語方言中極為普遍，主要見於舌齒音聲母之後。舌齒音包括[t]組的[t]、[t']、[n]、[l]和[ts]組的[ts]、[ts']、[s]，[t]組比[ts]組先進行變化(張光宇：2003)。新化方言合口介音消失腳步更快，僅剩下見系保有合口介音特徵。

蟹攝合口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非見系字	ɤ	—	ɤ	—
見系字	uæ/uɤ/ɤ	uæ/ua/æ	ɤ	uɤ/ɤ

- 4) 蟹攝合口主要元音依聲母為條件與止攝合口雷同，即uɤ → uɤ / C [+舌根] 或 ∅ _____、uɤ → ɤ / 其它，[uɤ]和[ɤ]為互補分佈。蟹攝和止攝合口逐漸合流，呈現客贛方言特色。

合口	幫組	端組	精組	知組	章組	見組	曉組	影母
蟹攝	肺 fɤ	累 lɤ	脆 ts'ɤ	綴 tsɤ	稅 sɤ	圭 kuɤ	灰 fɤ	煨 uɤ
止攝	費 fɤ	淚 lɤ	粹 ts'ɤ	追 tsɤ	睡 sɤ	龜 kuɤ	揮 fɤ	委 uɤ

2.5 止攝

- 1) 開口韻母以聲母不同為分化條件，即精組：知系：其它聲母=1:ɿ:i，與官話類型雷同。莊組讀作[ɿ]和[ɿ]，可說是古精、莊不分的痕跡。

開口	幫組	端組	精組	知系		見系
				莊組	非莊組	
支	皮 b'i	離 li	紫 tsɿ	差 ts'ɿ	知 tɕɿ	奇 tɕi
脂	毘 b'i	地 d'i	資 tsɿ	師 ɕɿ	脂 tɕɿ	飢 tɕi
之		李 li	司 sɿ	士 ɕɿ	詩 ɕɿ	基 tɕi
微						幾 tɕi

- 2) 合口韻主要元音多為[ɤ]，依聲母為條件與蟹攝合口韻情況雷同，非組微母為零聲母，故和見系字得以保留-u-介音，讀為[uɤ]，但見系曉母的「揮、輝、徽」讀為[fɤ]，是因-u-介音已與聲母結合，即 huɤ → fɤ，情形同假攝曉、匣母。如下所示：

開口	非組	端系	知系	見系
支		ɿ	ɿ	uɿ
脂		ɿ	ɿ(文), y(白)	uɿ
微	ɿ/uɿ			ɿ/uɿ

止攝合口多讀作無合口特徵的[ɿ]，僅在少數知系白讀層中保留合口性質讀為[y]，此音韻行為表現與相鄰的老湘方言、客贛方言大不相同。我們推測新化方言與官話同，有一股很強的合流力量將蟹攝合口與止攝合口緊緊連結一起，故止攝合口多已讀如蟹攝合口展唇音[ɿ]。

	新化	婁底	雙峰	長沙	南昌	梅縣	溫州	北京
累	lɿ	ly	ly	lei	lui	lui	lai	lei
雖	sɿ	ɕy	ɕy	ɕei	sui	sui	sɿ	suei
水	白:ɕy 文:sɿ	ɕy	ɕy	ɕeyei	sui	sui	sɿ	ɕuei

2.6 效攝

- 1) 效攝在中古擬音*au已單元音化，為老湘方言的特色。但在北方方言影響下，此特色已逐漸消失，如同為老湘的城步方言，效攝已讀作複元音。

主要元音	新化	婁底	城步	溆浦	長沙	衡陽
一、二等	ɔ	ɿ	au	ɑɿ	au	au
三、四等	iə	iɿ	iau	iɑɿ	iau	iau

- 2) 一、二等合流，主要元音為[ɔ]，但二等見系字文讀部分因有-i-介音增生而讀如三、四等，連帶使聲母產生顎化。
- 3) 三、四等多已合流，主要元音受介音影響，前化至[iə]。[ɔ]與[iə]的區別僅在於有無-i-介音，故 ɔ → iə/ i___。

	幫系	端系	知系	見系
豪韻	保 pɔ	腦 lɔ		高 kɔ
肴韻	包 pɔ	鬧 lɔ	抄 ts'ɔ	教 tɕiə:ko
宵韻	表 piə	燎 liə	超 tɕ'iə	嬌 tɕiə
蕭韻		聊 liə		叫 tɕiə:ko

2.7 流攝

- 1) 新化方言一等韻已經單元音化，三等韻則保有複元音形式。侯韻中古擬音主要元音為*əu，今讀作[iə]，為上升複元音(rising diphthong)，

從押韻的角度看，上升複元音被視為單元音的音節，故侯韻已單元音化，而三等韻今讀作[iəu]，[əu]為下降複元音(falling diphthong)，被視為複元音的音節。

- 2) 侯韻與牙音聲母結合時，韻母為[iə]，和喉音聲母結合時為[ɣ]，故塞音與擦音的音韻表現不一致。

勾 tɕiə	口 tɕ'ie	扣 tɕ'ie
喉 ɣɣ	厚 ɣɣ	候 ɣɣ

- 3) 非組字均出現在合口三等，尤韻例外地出現在開口三等，非組字韻母讀作[u]，不同於同韻其它聲母讀作[iəu]。
- 4) 三等尤韻莊組字讀如一等侯韻[iə]，因此三等韻主要元音有[iə]和[iəu]兩種形式，即iəu → iə / C [-anterior, +distributed] ____。韻母形式雖然不同，但精、知、莊、章及見組字聲母均讀作舌面音，故我們認為韻母先行演變後，聲母再因-i-介音影響，發生顎化。

流	酒	愁	周	柔	九	休	有
liəu	tɕiəu	dʒ'ie	tɕiəu	ʒiəu	tɕiəu	ɕiəu	iəu

2.8 咸攝

- 1) *m尾及入聲尾已消失，變為鼻化韻或口元音。
- 2) 咸攝開口一、二等陽聲韻合流讀[ā]，二等見系字有-i-介音增生，為文、白異讀的差異，進而帶動元音高化為[iē]，相同情形亦出現在入聲韻中，但入聲韻仍保有低元音[ia]，且合、盍韻在見曉組仍保持一等[o]元音特徵，故入聲韻母前化腳步較陽聲韻慢，並造成一、二等舒、促在見系字中不平行發展，使新化方言仍具南方方言一、二等有別的特色。

	覃談	合盍	咸銜	洽狎
端系	ā	a		
知系			ā	a
見系	ā	o	iē : ā	ia : a

- 3) 開口三、四等韻在老湘方言中多讀作前高元音[i]，新化方言讀中元音[iē]可能是受普通話影響。
- 4)

咸攝開口	新化	婁底	雙峰	溫州	長沙	贛語	北京
三等	iē	ī	ī	i	iē	iɛn	iɛn
四等	iē	ī	ī	i	iē	iɛn	iɛn

其中，知系字讀捲舌音搭配無-i-介音的韻母[ɛ̃]，乃因捲舌化過程中-i-介音被吞沒了，類似情況出現在國語的知系字，捲舌音之後也不帶-i-介音。知系字雖讀作[ɛ̃]，但乃因受聲母影響才造成-i-介音的消失，故可視為[iɛ̃]的變體。

2.9 深攝

- 1) *m尾後化為-n。
- 2) 知系聲母因捲舌音與舌尖塞音，造成舒、促不平行外，其它聲母均平行發展。元音有前化、高化現象，且語音演變與北京官話同。

	幫組	端系	知系		見系
			知、章組	莊組	
侵韻	in	in	ən	ən : iɛ̃	in
緝韻	i	i	ɿ	ʏ	i

莊組字音韻表現通常較特殊，雖知系韻母都為[ən]，但知、章組聲母讀作捲舌音，而莊組讀為舌尖前音，且莊組尚有一白讀的鼻化元音「參」人~讀作[ɕiɛ̃]，由此可知莊組字演變速度在知系字中最慢，且非新化方言捲舌音的演變先驅。

2.10 山攝

- 1) 山攝均為鼻化韻，一、二等合流，三、四等合流，舒、促聲平行對應。
- 2) 寒韻僅入聲見組字保持一等[o]元音特徵，其餘各組聲母與二等山、刪韻合流，但二等見系部分字有-i-介音增生，使[ā]元音高化為[ɛ̃]元音，並使聲母顎化，產生文白異讀。
- 3) 開口三、四等韻合流為[iɛ̃]，知系字因聲母為捲舌音造成-i-介音消失，讀為[ɛ̃]。四等入聲有一字例外，「捏」白讀為[liɑ]，保有山攝低元音特質，故入聲語音演變腳步較慢。
- 4) 合口桓韻幫組讀[ō]，只有「滿、漫」讀[ā]例外，通常鼻音與同部位塞音音韻表現不一致，故[ō]與[ā]互為變體。相同情形亦見於元韻。
- 5) 合口一、二等韻正朝[ō]合流，韻母後化、高化，唯獨見系字與入聲中，部分字語音演變速度較慢，仍保有低元音。
- 6) 合口三、四等多合流為[yɛ̃]，但聲母為邊音時，則不搭配-y-介音，如「戀」[liɛ̃]和「劣」[lie]。發邊音[l]時，氣流乃由口腔兩邊流出，而發-y-介音，氣流由口腔中間流出，兩者發音方式衝突，故改讀-i-介音。另非、敷、奉聲母為唇齒擦音，新化方言裡，唇齒音不與-u-介音搭配，故韻母為[ā]，微母因搭配零聲母，-u-介音得以保留，讀[uā]，[ā]與[uā]互為變體。

- 7) 三等入聲章組有一例字讀作[yo]，仍保有湘方言後元音的特色，其它則加入陽聲韻行列，元音前化讀作[ye]。

2.11 臻攝

- 1) 臻攝僅開口一等有文白異讀兩種形式，如「跟」[kən:tɕiɛ̃]、「肯」[kʰən:tɕʰiɛ̃]，和曾開一演變方式相同，為南方方言常見的現象。
- 2) 臻開三與深開三合流，元音多前化、高化讀[in]，僅章系聲母因讀捲舌音，-i-介音在捲舌化過程中被吞沒，韻母讀如一等文讀音[ən]。
- 3) 合口韻的特徵在於聲母為唇齒音與舌尖音時，搭配無-u-介音的韻母，其它組聲母後則保留，演變與蟹攝合口韻同，合口讀如開口。

臻合	本	屯	孫	滾	昏	溫
一	pən	tən	sən	kuən	fən	uən
臻合	分	俊	旬	春	橘	勻
三	fən	tsən	zən	tɕʰyn	tɕy	yn

2.12 宕攝

- 1) 宕攝舒、入均變為鼻化韻[ō]，為老湘方言的特色。
- 2) 一等開、合口合流為[ō]/[o]。三等合口除「匡眶」念作[tɕʰiō̃]外，其餘讀如一等。開口三等陽聲韻有三種形式，莊組讀[ō]、精組為[iō̃]，其它組字讀作[yō̃]。其中讀作[yō̃]含合口成分略顯突出。低元音在老湘方言中，有一股向後演變的趨勢，宕攝主要元音為低元音[a]，後接舌根韻尾，故易受韻尾牽引而後化至[o]，當主要元音演變為具圓唇特徵的[o]時，即提供-y-介音形成的語音環境，即-i-介音後接圓唇元音時，易演變為-y-介音（張光宇：2003），也就是-i- → -y- / ___ [+元音，+圓唇]。我們將鄰近幾個湘方言串起來比較，可得到變化的軌跡可能為 *iaŋ → ioŋ → iō̃ → yō̃。

	新化	婁底	雙峰	城步	長沙	溆浦	南昌
將	tɕiō̃	tsioŋ	tɕioŋ	tɕiaŋ	tɕian	tɕiã	tɕioŋ
張	tɕyō̃	tɕioŋ	toŋ	tɕiaŋ	tsan	tsã	tsoŋ
裝	tɕyō̃	tsoŋ	tsəŋ	tsaŋ	tɕyan	tsã	tsəŋ
香	ɕyō̃	ɕioŋ	ɕioŋ	ɕiaŋ	ɕian	ɕiã	ɕioŋ

2.13 江攝

- 1) 見系有文、白兩種形式，文讀聲母因介音而顎化，入聲字-y-介音的來源，主要來自前介音加圓唇元音或者後介音加展唇元音（張光宇：2003），例如[iu]、[io]、[ui]、[ue]、[ua]中，介音都可能進一步變為撮口

介音，其中[iu]和[ui]可能單化為[y]元音。江攝開口二等，-i-介音增生後，因搭配後元音[o]產生-y-介音，故-y-介音是介音與元音互動的結果。

- 2) 江攝主要元音舒、促大致平行發展，部分幫系入聲高化至[u]，故入聲元音後化、高化的速度較陽聲韻快些。

幫系	知系	見系
邦 pō	窗 ts'ō	江 tɕiō:ko
剝 po, 撲 p'u	桌 tso	角 tɕyo:ko

2.14 曾攝

- 1) 曾攝舌根鼻音韻尾前化變舌頭鼻音尾，主要元音亦因舌頭鼻音韻尾影響，而前化高化為[i]。
- 2) 登韻幫組除外，有文白兩種形式。蒸韻幫、端、見系字讀為[in]，知系字受聲母捲舌音影響，-i-介音消失讀如一等[ən]，通常新化方言只要是三等讀如一等的，幾乎都是來自知系字。

曾攝	幫系	端系	知系	見系
登韻	朋 b'ən	登 tən:tɕiē		肯 k'ən:tɕ'iē
德韻	北 pɤ	得 tɤ:ti		克 k'ɤ
蒸韻	冰 pin	陵 lin	徵 tɕən	興 ɕin
職韻	逼 pi	力 li	職 tɕɿ	極 tɕ'i

2.15 梗攝

- 1) 梗攝舌根鼻音韻尾已前化變舌頭鼻音尾，另南方方言多數梗攝文、白異讀豐富，形式很多，新化方言也不例外。
- 2) 開口二等庚、耕韻陽聲韻文讀為[ən, in]、白讀[ō, iē]、其中[in]僅出現在少數幫、端系及曉匣母中，應是受到北方官話影響，使元音前化並高化，如「冷」[lin]、「併」[pin]和「杏」[ɕin]等例字。入聲韻文讀為[ɤ, ie]、白讀為[a, ie]，在此文、白層不是討論重點，故僅以層次一、二說明，不同層次，也許是因年代關係，故語音呈現亦不同。其中，入聲韻的[ie]既為文讀又為白讀，似乎又分屬不同層次。
- 3) 雖然梗攝與宕攝陽聲韻白讀部分已合流，但我們仍可從入聲字中找到語音演變的蛛絲馬跡，如宕攝藥韻元音是向後演變而梗攝陌/昔韻元音乃前化並高化，兩者語音演變方向明顯不同。

	幫系	端系	知系	見系
藥		ie	yo	yo

陌/昔	i	i	ɿ:ya	i
-----	---	---	------	---

- 4) 梗攝合口轄字不多，僅見系有字。二等向開口併攏，文讀為無合口音的 [ən]，白讀則保有合口特徵 [ō]，如「橫」[vən:ō]。三、四等文讀為 [yn]、白讀 [yō]，如「兄」[ɕyn]、「螢」[yō]。
- 5) 梗攝似乎重疊著三個時間層次（如下表），我們可從其移民史看出端倪。

梗開二：陌	擇	格	客
文讀	tɕ'ie	kɤ	k'ɤ
白讀	ts'a	tɕie	k'a

新化縣外來移民以江西省最多，其中又以江西的泰和與安福為大宗，而泰和與安福方言區劃分隸屬贛語吉安片。陳昌儀在《贛方言概要》中分析到，贛語吉安片的梗攝兩種白讀讀法分屬不同歷史層次（陳：1991），即：

白讀一：[ā]，[iā]，[uā]

白讀二：[ē]，[iē]

據此，我們可將新化梗攝分為三個層次（以上表梗攝二等開口字為例）：

層次一：[ɤ]：與北京音系相近的文讀層。

此層次下，新化方言不管在舒聲或入聲的讀法，與北京音系讀法相同（如下），兩者平行發展。此外，此層次下的新化梗攝與深、臻、曾攝文讀層已合流。

梗二：舒聲

新化呈現	北京音系
ən/in	ən/in

梗二：入聲

新化呈現	北京音系
ɤ	ɤ

層次二：[ie]：與贛語白讀相同的白讀層。

新化此一層次的語音表現，應是贛語吉安片白讀二 [ē]、[iē] 進入湘語後，取代湘語的語音現象，故兩者讀法，不論舒聲或入聲，主要元音平行發展。此外，在這一層次中，梗攝與曾攝白讀合流，展現北方方言的特性（如下所示）。

梗開二舒

iē

曾開一舒

iē

梗開二入

ie

曾開一入

ie

層次三：[a]：新化本地土音的白讀層。

此一層次應來自贛語吉安片梗攝白讀一 [ā]/[iā]/[uā]。其進入湘語後，與湘語發生融合現象，即主要元音加入湘語前低元音後化、高化的潮流，而發展出自己本身的白讀層，我們可

從梗開二舒、促不平行發展中，找到蛛絲馬跡。一般來說，入聲塞音尾消失早，元音保存較完善，新化梗開二入聲讀[a]，與贛語吉安片同，是為較古老的形式，而舒聲則融合了湘方言元音特色而後化、高化至[o]。此外，這一層次下新化的梗、宕攝平行發展，展現南方方言的特色(如下所示)。其中，新化宕攝的主要元音，不分舒、入聲均已後化、高化，充份展現湘方言元音特色。

梗開二舒	宕開一舒	梗開二入	宕開一入
ō	ō	a	o

透過分析，我們可清楚瞭解新化方言梗攝的三個層次。

2.16 通攝

- 1) 通攝的舌根鼻音尾亦前化變舌頭鼻音尾。大體上，舒、促不平行發展，一等陽聲韻讀作[ən]，主要元音已展唇化不具圓唇性質。三等陽聲韻幫系與知系字與一等合流，主要乃唇齒音與舌尖音後合口性質-u-介音易丟失，故讀作[ən]，而知系與見系字讀保有圓唇特質的[yn]，但元音已前化高化而非原來的後元音了。一等入聲韻多仍保留後元音特徵，而三等入聲韻除幫系字保有後元音特質外，其它組字元音也已前化、高化。

通攝	一等 1896		三等	
幫系	蓬 b'ən	僕 p'u	風 fən	福 fu
端系	東 tən	禿 t'əu	龍 lən	綠 ləu
精系	宗 tsən		松 sən	足 tsəu
知系			中 tɕyn	竹 tɕiəu
見組	公 kən	酷 k'u	恭 kən	局 tɕy
曉、影組	汞 kən	屋 u	胸 ɕyn	玉 y

- 2) 流、通兩攝中古構音都有[u]，分別扮韻尾及元音的角色，但新化方言已均變展唇元音且發音部位偏前，這並非此兩攝原本的讀音，乃經過展唇化的演變而來。另流攝見系聲母和通攝入聲字尚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後接細音韻母，如狗[tɕiə]、粥[tɕiə]，此現象較少見。

3. 一、二等韻

新化方言的一、二等韻中，有若干讀為細音現象，李新魁在〈近代漢語介音的發展〉指出，介音的變化，自元朝到現在的六百多年中，表現得尤為劇烈、演

變過程複雜，因此也改變了曾經長時間呈現穩定局面的中古音介音系統。因此本小節希望就現代方言材料中一等韻介音現象，嘗試對介音作概括性描述與討論，總結前人看法並提出問題。

古今中外對漢語音韻「等」的觀念，一般採江永《音學辨微》中之說法：「音韻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細，而四尤細。」此乃對四等韻主要元音之理解，即一等韻元音開口度最大，其它三等元音開口度依次遞減，稱一、二等韻「洪音」，三、四等韻「細音」，「細音」乃因-j-或-i-介音所致。瑞典語言學家高本漢根據江永說法對四等韻構擬如下：

一等：â (深 a)	二等：a (淺 a)
三等：jä	四等：ie [9]

一、二等韻字多在中古漢語即嚴格分成不同的韻，高本漢在觀察現代漢語方言後發現，一等字大部分讀為[o]，二等字多讀為[a]，因此將一等主要元音定為深[a]，二等定為淺[a]，確立一、二等韻分屬不同元音，且無介音。故自古以來，不管東方或西方的語言學家均認為開口一等韻無介音。然張光宇(1996: 179)提到江永那四句話價值和適用範圍雖可概括漢語絕大多數方言，但仍有無法概括的現象，例如山西和浙江等有些方言開口一等韻讀為細音的情形。綜觀今日漢語方言，開口一等韻字不但有讀為細音者，亦有讀成合口的，例字雖不多、不限定在某些特定中古韻攝中，但亦具音韻意義。(例字詳見〔10〕)

一等韻帶介音的現象似乎不限於某些特定方言，在閩語、湘語、客家話、贛語、徽語、晉語、粵語、吳語等方言均零星可見。介音出現可能解釋有二：一為介音增生，即介音是後來語音發生變化所產生；其二為古音傳承，乃假設介音是自古漢語一脈相承而來，後因介音消失而讀成開口；換言之，即構擬中古音時，開口一等韻即擬測介音。上述兩種解釋具兩種意義：一將現在一等韻介音視為語言演變中的「先驅」，一則視為語言演變中的「殘存」。

3.1 介音

現代漢語方言常見的介音主要有三：-i-，-u-和-y-。早期的韻圖對韻類的區分，主要是從「開、合」與「洪、細」出發，按照有無-u-介音，將韻分為開合口，按照-i-介音的有無，將韻分為一、二與三、四等，未曾提到-y-介音。明初時《洪武正韻》始把魚虞韻分開成為兩獨立的韻目，說明-u-和-y-已經分開，《韻法直圖》時，原四等二呼變成「開口呼」「齊齒呼」「合口呼」與「撮口呼」四呼，清朝康熙年間潘耒《類音》對於四呼的解說更成為清代以來音韻學之介音分類標準，並沿用至今。在我們觀察的語料中除上述三介音外，義烏方言已出現-ɥ-介音，雖然超出「四呼」的範圍，然-ɥ-介音與-u-介音的區變特徵差別僅在嘴唇之圓展，兩者關係和-i-、-y-兩介音之關係相當，故-ɥ-介音的產生

似乎讓介音系統趨向平衡對稱發展。本文討論以傳統三介音為主，然有-ɰ-介音增生處會附帶說明。

根據各家對中古韻母構擬，開口一等韻的元音主要為[a]、[ə]兩類，一等韻在現今方言中多讀為[o]。在所觀察方言開口一等韻之九攝中，介音增生以果、效、咸、宕四攝較其他五攝少，又以效攝最少。相關介音增生分佈情形大致如下：-i-介音集中在流、曾、臻攝三攝，-u-介音以蟹、山兩攝最多，-y-介音集中流攝，-ɰ-介音集中咸、山兩攝，此四介音與元音的區變特徵如下：

	i	u	y	ɰ	ə	o
高	+	+	+	+	—	—
低	—	—	—	—	—	—
前	+	—	+	—	—	—
後	—	+	—	+	—	+

從上面分析可清楚觀察到-i-、-y-介音和[ə]韻母、-u-、-ɰ-介音和[o]韻母的區變特徵相當，結合可較緊密，即[ə]韻母與-i-、-y-介音易同時出現、[o]韻母與-u-、-ɰ-介音易同時出現，此現象亦可由方言資料獲得證實，如根據所觀察的材料顯示，一等侯韻、登韻和痕韻出現-i-、-y-介音後所產生的韻母包括：-iu、-io、-iə、-io、-iɛu、-iau、-ia、-ie、-iē、-iē、-ien、-iɛʔ、-iɛt、-yo、-yɛ等，而有-u-介音的韻母僅-uai、-ue、-uɛī、-uæ，即 ə→iə / yɛ 的機會大，其它攝中亦有雷同情形。

3.2 文獻回顧

王力(1980:136-137;138)在探討國語韻母和中古韻母關係時，認為《廣韻》的歌、鐸兩韻在今日方言中開口變為合口，即在主要元音前多一個-u-介音，是主要元音[ɑ]先變成[o]後，因[o]發音部位很高，容易轉化為一種發達的複合元音[uo]；另古洪音今變細音，即主要元音前多個-i-介音，需有兩個條件，一是聲母為「見溪疑影曉匣」六個聲紐，二是須在二等韻及其相承的上去入聲中，即舌根音和喉音在[a]元音前面時，[a]和輔音之間會漸漸產生一個短弱的-i-介音，進而帶動聲母發生顎化。

董同龢(1998:213)認為「洪」與「細」乃指現代韻母而言，和中古一二等與三四等的分別是不同的，中古一等韻現代官話大致上全是洪音。其探討國語韻母和中古韻母關係時，認為國語的開合口分別大體如舊，小規模變異是因主要元音變化造成，非介音改變，並提及一等韻古今開合口不同的情形如下：果攝歌韻舌齒音開口變合口，與合口戈韻字混，如「羅」lɑ→luo與「駱」luɑ→luo相混。臻攝舒聲痕韻開口端系字變合口，如「吞」t'ən→t'uən。宕攝入聲鐸韻開口變合口「託」t'ak→t'uo等。但主要元音究竟經過何種變化而產生古今開

合不同的現象，董並未加以說明。

鄭張尚芳(2002)曾探討有關中古介音「異常對應」成因的問題。其討論重點非僅限於國語，而是以比較現今漢語方言材料，結合民族語、域外借音和歷代韻書韻圖來推究中古韻母與方言開合洪細的關係。文章指出，這些有關介音的「異常對應」其實是規則性語音演變的結果，根據方言和其他材料比較顯示出存在著 $e > ie > i\varepsilon > ia$ 、 $o > \circ > uo > ua$ 的元音分裂鏈式音變過程，並區分了「異常」-i-、-u-介音在四等韻中形成的不同成因。

文章中指出，中古開口一等韻的元音可分為[a]、[ə]兩類，這兩類韻母出現-i-介音的原因大不相同，[ə]類韻母一般是由元音本身前高化來的，[a]類韻母才是來自真正的介音增生。根據其研究(鄭張1983, 1987)為基準，登痕兩韻[ə]元音，上古是部位更高的[ɯ]或[ɨ]，侯韻從[u]分裂為[eu]，也是經過[ɯ]階段，因此這些韻如果讀細音，一般是直接從最早的[ɯ]或[ɨ]元音前化而來的，故它們應該比洪音讀法更早那個層次的反映。蟹攝一等在方言中常見的音變形式為 $ai > \varepsilon > e$ ，而哈、泰韻讀作細音是為[e]裂化的音變結果，即 $e > ie > i\varepsilon > ia$ ，並指出以[e、ε]為主要元音的韻裡，此乃常見的音變規律，其他各韻若為[e、ε]類音質的，也可進入這種音變，如歌韻讀[ai]北至朝鮮、南達越南，包括浙江溫州、江西廣豐、福建邵武、漳平…等地，只是朝鮮今音與梅縣已有部分已進入 $ai > \varepsilon$ 階段，若再接入 $e > ie > ia$ 音變鍊的結果，即可清楚說明漳平歌韻的拖[t'ia]、蛾[gia]讀作細音的現象。

至於一等韻出現-u-介音，其來源主要有三：一、主要元音[ɯ]的轉化。中古被擬為[ə]的一等韻，上古多是[ɯ]元音，到了中古時仍保留為[ɯ]，或者已經央化為[ɨ]，所以它可以向前轉化為[i]，也可向後轉化為[u]；二、由[o、u]分裂增生。圓唇元音[o、ɔ]前加[u]變為合口複元音在漢語方言中很常見，如官話歌韻從[o]變[uo]；三、由唇音或唇化聲母與韻母結合時唇齒化而增生-u-介音，或是因強調重唇而增生一個-u-介音。

張光宇(2003)從漢語方言地理考察的角度觀察，認為古今之開合洪細不同可能是因元音變化和介音發展造成的。元音變化如元音破裂、元音複化或單化等。漢語方言中，元音破裂主要是出現在兩個中元音，元音[e]破裂為[ei]或[ie]，元音[o]破裂為[uo]和[ou]，而元音的複化與單化如單元音變為複元音、複元音變為三合元音、及複元音變為單元音等。

介音的發展包括介音之產生、移轉和消失。在現代漢語方言主要的-i-、-u-、-y-三個介音中，-i-、-u-的產生異曲同工，均是發音時，舌體滑動自然的傾向；後聲母加前低元音，會產生-i-介音，前聲母加後低元音會產生-u-介音〔11〕。如：

(a) $\emptyset \rightarrow i / k __ a$ (k代表後聲母系列：k、k'、x)

北京話見系二等產生-i-介音，就是這條規律下運作的結果，例如：家[tɕia]、鞋[ɕie]、交[tɕiau]和監[tɕien]等，文中並提出一個有趣的現象，漢語方言有不少把“剛才”說成“將才”，“剛”是宕攝一等，為什麼也跟二等產生了-i-

介音？那是因為在產生-i-介音之前，它先變成了“二等”，因而符合上述音變條件，[kaŋ]就變成[tɕiaŋ]。

(b) $\emptyset \rightarrow u / t___o$ (t代表前聲母系列：t、t'、n、l、ts、ts'、s) 北京話的果攝開口一等和宕攝開口一等入聲端、精兩組跟同攝其他聲母都不相同，例如：多[tuo]、託[t'uo]、左[tsuo]和作[tsuo]等。不過文章中特別指出，同樣是一等韻，其他攝的端精兩組字並沒有產生-u-介音，可見應還有別的條件因素左右其發展，但並無討論。

-y-介音的產生是介音和元音互動的結果，如前介音加圓唇元音和後介音加展唇元音，均可使介音演變為-y-介音。介音消失則有種種途徑，如與聲母互動並促使聲母變化，此現象常見於，-i-介音使聲母舌面化，-u-介音使聲母唇齒化，或影響主要元音使其升高，進而合而為一，或介音單純消失，此主要見於舌尖音聲母之後，同時主要元音為前元音時。

王力與董同龢僅針對國語古今開合不同的情況作說明。王力根據國語歌、鐸兩韻-u-介音的增生，以及二等的舌根音和喉音在[a]元音前所造成-i-介音增生情況，認為開口韻中出現介音是元音的複化或因聲母影響元音而增生。董同龢亦是根據國語歌、鐸兩韻、外加痕韻-u-介音的增生，認為介音是元音透過語音演變而來，非介音本身改變，但他並未說明元音如何變化而增生介音。基本上，兩位持類似論點，均認為介音產生是語音演變而得。張光宇觀察的角度與層面擴及全中國的方言，且不限等攝來探討古今開合洪細不同的問題，認為介音增生是因元音變化和介音發展造成語音演變的結果。鄭張討論對象擴及各方言，並與其他材料比較，所得結論部分和前三人研究同，亦認為介音乃元音變化或因聲母影響元音增生而來，另一部份則認為是因上古音的主要元音直接前化、後化而產生。

3.3 問題與反證

綜觀上述前人研究，均認為現今漢語方言一等韻出現介音乃後來元音規則性語音演變的結果、或是元音受到其前、後語音環境、發音部位影響所導致。姑且先撇開元音規則性語音演變這項因素，單就語音環境影響此因素來看，似乎仍有討論空間。

方言中，不同介音存在相同語音環境的例字為數不少，如下列所示。若僅就前後語境而言，無法解釋金華的「歌」增生-u-介音，而泰和的「狗」增生的是-i-介音。如：

a.	金華	泰和	義烏	上猶	河源	上杭
	歌	kuɤ		kuo		kuo
	狗		kiɤ		kio	kio
b.	喝	厚				

	太湖	xuo	
	五夫		xyo
c.	寒	猴	
	上猶	huõ	
	橫豐		hio
d.	偷	貪	
	于都	t'ieu	
	龍游		t'uei
e.	代	達	
	甘堂	diε	
	建甌		tuε
f.	樓	辣	
	于都	lieu	
	建甌		luε

另一有趣的現象是同一個字在不同方言中，有-i-、-u-、-y-和-ü-四種介音均出現的可能性，即該字同時具有開口、合口、洪音與細音的讀法，如：

a.	金華	永濟	孝義	漳平		
	坐	tsux	tsuo	tsux	tsie	
b.	五夫	福州	廈門	建甌		
	鵝	ŋyo	ŋie	gia	ŋye	
c.	常山	文成	嵐谷	太谷	永濟	
	餓	ŋue	ŋuai	ŋuo	ŋie	
d.	甘堂	泰和	武平	上杭	新化	
	代	diε	huε	t'ue	t'uo	
					d'ie	
e.	連城	武平	寧都	上杭	建甌	文成
	菜	ts'ui	ts'ue	ts'uai	ts'uo	tɕ'ie
	開	k'ui	k'ue	k'uai	k'uo	k'yε

f.	五夫	嵐谷	黃山	屯溪	黟縣		
	k'ye	k'uai	k'ie	k'uə	k'uəu		
g.	橫度	廣陽	五夫	贛縣	揭西	雙峰	
	藕	ɲiu	niu	ɲyo	ɲio	ɲiəu	niɣ
h.	常山	云和	義烏	都勻	湘鄉		
	潭	duā	duə	duɣ	tia	diā	
i.	常山	義烏	龍游	都勻	泰和	上猶	湘鄉
	趕	kuā	kuɣ	kie	kia	kuē	kuō
							kuā
j.	遂昌	廣豐	義烏	龍游	云和	文成	溫州
	肝	kuē	kuē	kuɣ	kie	kuə	ky
	汗	guē	xuē	huɣ	gie	uə	hyø
							jy
	都勻	湘鄉	泰和	五夫	建甌	武平	連城
	肝	kia	kuā	kuā	kuaiŋ	kuɪŋ	kuəŋ
	汗	xia	yuā	huā	uaiŋ	kuɪŋ	huəŋ
							huo
k.	文成	樂平	新化	龍南	屯溪	黟縣	建甌
	根	kyø	kiəŋ	tɕiē	kieŋ	kuə	kuəŋ
							kyɪŋ
l.	常山	江山	玉山	廣豐	溫州	義烏	橫峰
	幫	piā	piā	piā	piā	puo	muɣ
							puoŋ
m.	文成	溫州	新余	衡陽			
	葬	tɕio	tsuo	tɕio	tsuan		
n.	溫州	衡陽	永濟	平遙			
	桑	suo	suan	ɕyə	suy		

3.4 小結

所觀察的方言材料中，開口一等介音雖僅零星散佈各方言中，但主要多集中在閩、客、贛、吳等方言，而這些方言在過去的研究中顯示是比其他方言來的保守，因而是否亦有可能這些介音遠在中古時期就已經存在，只是經過語音的演變，已經漸漸消失在現今方言中，亦即將一等韻介音視為語言演變中的「殘存」，果真如此，那中古時期的介音是哪一個呢？有待後人再去研究求證。

4. 陽聲韻的變化

本小節分成三大部分說明新化方言及湘方言中古陽聲韻尾簡化現象：1) 有關新化方言的鼻音韻尾演變：包括弱化、合流和消失。2) 鼻音韻尾變化後，其主要元音間互動所產生的影響。3) 針對湘方言的鼻化情況大略說明。

4.1 新化方言的鼻音韻尾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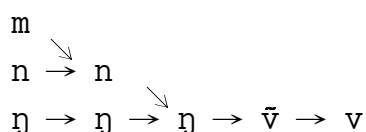
傳統聲韻學中古陽聲韻〔12〕主要包括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等九攝，今新化方言中，歷經弱化、合流和消失後，韻尾變化大，其中演變速度以山、咸、宕、江四攝弱化最快，今只剩下鼻化元音或純粹元音，深、臻、曾、梗攝次之，多數讀舌頭鼻音尾，少部分為鼻化元音，通攝最慢，均讀舌頭鼻音尾。相較於《切韻》音系，音韻結構大大簡化，咸、山攝合流，宕、江攝合流，深、曾、臻、梗、通等攝不同程度的合流。

4.1.1 弱化

中古陽聲韻尾三個鼻音尾 -m、-n、-ŋ 中，今只剩舌頭鼻音尾 -n，分佈在中古的深、臻、曾、梗和通等攝。其陽聲韻今日表現如下：

	咸攝 *-m	深攝 *-m	山攝 *-n	臻攝 *-n	宕江攝 *-ŋ	曾攝 *-ŋ	梗攝 *-ŋ	通攝 *-ŋ
口元音	a				o			
鼻化韻	ā ē		ā ē ō		ō	ē	ē ō ō	
鼻音韻尾		ən in		ən in yn		ən in	ən in	ən yn

陳淵泉(1975)論述有關漢語方言鼻音韻尾消失之問題中討論過漢語韻尾消失的順序。在此僅提出鼻音韻尾的部分，如下圖所示：



在其所觀察的方言點中，鼻音韻尾的演變應該是 -m，-n，-ŋ → -m，-ŋ 或

-n, -ŋ, 最後合併為 -ŋ, 然後再產生鼻化作用、韻尾消失, 基本上韻尾演變是由前往後變化。一般而言, 除少數南方方言保留-m尾外, 多數方言中古咸、深攝已併入山、臻攝合流為舌頭鼻音尾, 宕、江、曾、梗、通等攝舌根韻尾得以保存不變。故方言研究者大致上來說均同意這種趨勢的演變, 亦即發音部位在口腔後面的-n最容易被保留下來。新化方言今僅剩-n尾, -n尾之所以特殊主要除來自深、臻兩攝外, 且來自曾、梗和通等攝, 深攝-n尾符合由前往後演變的趨勢, 但曾、梗和通攝韻尾今讀作-n, 是由後往前演變, 與趨勢不符。張光宇 (1991) 對漢語方言材料觀察所得認為, 韻尾輔音亦有由後往前的變化, 即:

- 1) 韻尾由前往後演變, 是沒有環境限制, 為無條件的變化 (unconditioned change)。
- 2) 韻尾由後往前的演變是有環境的限制, 為有條件的演變 (conditioned change), 其條件通常和其相鄰的元音有密切的關係。如:
-ŋ → -n / i, e ____。

張琨 (1993:178) 提到梅縣的-k尾跟在前元音[e]及[i~ə]後面時, -k會變-t, 即韻尾由後往前演變時, 其前面的元音需具有[+前]的特徵。反觀新化方言, -n尾前僅搭配 [i]、[y]和[ə]等三元音, 此三元音的區變特徵如下:

[i]	[ə]	[y]
前	央	前
高	中	高
展唇		圓唇

除部分前元音弱化為[ə], 不具[+前]特徵外, [i]與[y]均具此特徵。另此三元音屬非舌根元音 (non-radical vowel), 故曾、梗、通三攝之韻尾由後往前演變是受韻尾前面主要元音的非舌根元音特質, 也就是[-後]特徵影響, 韻尾丟失其[+後]的屬性前移變為舌頭鼻音韻尾。即:

$$-ŋ \rightarrow -n / V \quad \text{____} \\ \quad \quad \quad [-後]$$

新化方言古咸、山、宕、江四攝的鼻音韻尾進一步演變至鼻化元音的決定因素亦為主要元音。此四攝主要元音具[+低]的特徵, 具[+低]特徵的元音開口度較大, 開口度越大, 口腔張越開, 舌位下降越低, 氣流通路越寬, 相對的響度就越大, 因此元音後的鼻音韻尾較易丟失。相關分析在 4.3 湘方言的鼻音韻尾演變中詳細說明。

4.1.1.1 鼻音韻尾演變的順序

有關鼻音韻尾演變順序, 前人曾發表過真知灼見。陳淵泉 (1975) 提出鼻音

韻尾與塞音尾平行發展的學說，預測-ŋ韻尾是鼻音尾音節演變過程中最晚消失的，若有進一步演變時，-ŋ韻尾會產生鼻化作用、韻尾消失，故鼻音韻尾的消失是在舌根韻尾前。Eric Zee 則認為鼻音韻尾變動方向應該是 -m → -n，-ŋ → -n，然後-n 尾再變成鼻化元音、韻尾消失，關於此論點，符合張琨（1983）主張的低元音後接舌頭鼻音時，易變鼻化元音。我們將以歷時的觀點來檢查新化方言鼻音韻尾消失的順序。

根據楊時逢（1969）《湖南方言調查報告》和羅昕如（1998）《新化方言研究》資料顯示，新化鼻音韻尾在 1969 年時有-n 尾和-ŋ 尾兩種，但到了 1998 年僅剩-n 尾，鼻音韻尾演變情形如下（以下僅討論具有鼻音韻尾部分，故曾、梗兩攝已為鼻化元音，予以省略）：

	深攝 *-m	臻攝 *-n	曾攝 *-ŋ	梗攝 *-ŋ	通攝 *-ŋ
1969	i、ə + n i + ŋ	i、y、ə + n i + ŋ	i、ə + n i + ŋ	i、ə + n i、ə + ŋ	y、ə + n ə + ŋ
1998	i、ə + n	i、y、ə + n	i、ə + n	i、y、ə + n	y、ə + n

1969 年時，中古深攝由-m 尾部分變為-n、部分為-ŋ尾、臻攝由-n尾變為-ŋ尾的鼻音韻尾演變符合發音部位由前往後的演變，屬無條件的變化，而曾、梗和通三攝一部份維持原來的舌根韻尾，另一部份則前化變為舌頭韻尾，即舌根鼻音尾受到前面元音[-後]的屬性影響，而前化為舌頭鼻音韻尾，此部分屬於有條件的演變。到了 1998 年，深、臻、曾、梗、通等攝均讀舌頭鼻音尾。

從歷時角度來看，曾、梗、通三攝韻尾由後往前演變是有環境限制，為有條件的演變。然深、臻兩攝鼻音韻尾演變，是先進行無條件的變化（全部先後化至舌根鼻音），再進行有條件的演變（因主要元音的影響，致使舌根鼻音回頭演變為舌頭鼻音）。或者是最初鼻音韻尾在進行無條件的後化過程中，深、臻兩攝即一部份停留在舌頭鼻音，另一部份則繼續後化為舌根鼻音，然後再進行有條件的變化，回頭演變為舌頭鼻音，根據上述的猜測，我們有以下兩種假設：

假設一：*-m / *-n → -n → -ŋ → -n

深、臻兩攝均全部演變為舌根鼻音，然後舌根鼻音尾再受其前之主要元音[-後]的屬性影響，使得舌根鼻音再回頭演變前化至舌頭鼻音。

假設二：*-m / *-n → -n → -n

→ -ŋ → -n

深、臻兩攝保留一部份舌頭鼻音韻尾，沒有繼續後化演變為舌根鼻音，另一部份則後化至舌根鼻音後，因主要元音影響，再回頭演變前化至舌頭鼻音。

單就新化方言的語料，無法解除我們對其演變順序的疑慮，故我們將從湖南省境內的湘方言著手。

比較二十二個湘方言點〔13〕後，我們支持假設一的說法。湘方言在1969年時，新化、邵陽和衡山三方言點的深、臻兩攝均有讀為舌根鼻音尾，且在邵陽已全讀為舌根鼻音尾，我們推測新化與衡山後來可能亦順應潮流，均演變為舌根鼻音尾。根據1990年代以後的調查發現，此三方言點的深、臻兩攝讀作舌頭鼻音尾而非舌根鼻音尾，甚至在衡山已有部分讀為鼻化元音，故我們認為湘方言鼻音韻尾演變順序會尋著由前往後演變的潮流變至舌根韻尾，再因主要元音而回頭變回舌根鼻音進而演變為鼻化元音。

新化及湘方言之鼻音韻尾的演變除遵循陳淵泉的說法-m，-n，-ŋ → -m，-ŋ 或-n，-ŋ，最後合併為-ŋ，進行無條件後化演變外，會再因主要元音影響，進行有條件演變，使舌根鼻音前化為舌頭鼻音，然後-n尾再變成鼻化元音、韻尾消失，即鼻化現象是在舌頭鼻音前產生的，此現象與張琨的說法不謀而合。

4.1.1.2 鼻化作用

新化鼻化現象非常普遍，古陽聲韻咸、山、宕與江四攝均已讀鼻化元音，如下所示：

	咸攝	山攝		宕攝	江攝
		開口	合口		
幫系	范fā	板pā 扁piε	搬pō	榜pō 訪xō	棒pō
端系	耽tā 點tiē	散sā 線ɕiē	酸sō 宣ɕyē	倉ts'ō 槍tɕ'iō	
知系	站tsā 佔tɕē	山sā 扇ɕē	篡ts'ō 串tɕ'yē	掌tɕyō	雙sō
見系	甘kā 謙tɕ'iē	間kā 建tɕiē	款k'ō 犬tɕ'yē	鋼kō 姜tɕyō 光kō	港kō

此四攝中古擬構的主要元音為 *a，具[+低]特徵，故元音具[+低]特徵會影響其鼻化腳步與速度。然其鼻化方向不同，咸、山兩攝開口先會失去鼻音韻尾，再因相鄰介音影響使元音上升或後化，而咸、山合口和宕、江兩攝主要元音會先受舌根鼻音影響後化，再失去鼻音韻尾，產生鼻化元音。

4.1.2 合流

中古陽聲韻九攝消失與合流的情形極為普遍，大致可分下列四組來探討其演變路徑，第一組為中古咸、山兩攝分別以-m、-n收尾，現今方言-m尾多已發生變化、-n尾存留下來的不少，而新化咸、山兩攝已合流變為鼻化元音，且有少數的純粹元音出現，是陽聲韻九攝四組中，韻尾變化速度最快的一組之一。三、四等主要元音受-i-介音影響有前化、高化趨勢，而合口一、二等主要元音受-u-介音影響而有後化、高化趨勢。第二組是中古宕、江兩攝，-ŋ尾已完全消失讀鼻化元音和少數的純粹元音，鼻化速度和咸攝腳步一樣快，（江二在新化方言相當於宕一，故可合而並觀）主要元音有後化現象。第三組中古通攝是後高元音接舌根鼻音，通常是陽聲韻九攝中鼻化腳步最慢的。新化通攝仍保留鼻音韻尾，但舌根鼻尾先受到方言鼻尾韻前化的影響，已演變為舌頭鼻尾，且主要元音有前化的趨勢。第四組為中古深、臻、曾、梗四攝，文讀合流為舌頭鼻音韻尾，白讀為鼻化元音，梗攝部分與曾攝合流、部分與宕攝合流。北方方言多曾、梗兩攝合流，宕、江兩攝合流，南方方言是梗、宕兩攝有別，曾、梗兩攝不合流，中部方言的特色是梗攝文讀與曾攝合流，梗攝白讀與宕攝合流。新化方言的曾、梗文讀合流，部分白讀亦合流，此為北方方言特徵，另部分梗攝與宕攝有別，曾攝與梗攝部分白讀不合流等現象為南方方言的特性，曾攝與梗攝文讀合流，部分梗攝白讀與宕攝合流，此乃符合中部方言的特色，故梗攝的表現顯示出深受南、北兩大方言影響，充分展現因地理位置影響而產生語音的複雜性。

4.1.3 鼻音韻尾的消失

鼻音韻尾演變消失而成純粹元音，僅出現在咸、宕兩攝且例字不多，如咸開二「杉」[sa]和宕合三白讀的「網」[mo]和「望」[mo]，故新化方言的鼻化速度應以咸、宕兩攝跑得最快，已出現純粹元音。

4.2 元音互動

鼻音韻尾的演變與消失往往牽動元音，除發音部位前、後、高、低受影響外，有時甚至會將韻尾鼻音性質移轉到元音上，形成鼻化元音，或進而變為純粹元音，如此一來，造成韻類歸併，方言音系結構亦隨之變化。新化古陽聲韻合流後，多數韻攝元音進行前化、高化運動，但宕、江兩攝為後化演變，若想窺探其原始風貌，可從入聲韻中探其究竟，通常塞音尾消失快，故元音可能較保守，可代表陽聲韻元音早期形式，如咸、山入聲開口一等保有[o]元音，為存古表現。

4.3 湘方言鼻音韻尾演變

瞭解新化方言鼻化現象和影響因素後，我們將進一步探討湘方言的情形，並試著找出決定鼻化作用的因素。

鼻音韻尾鼻化現象在方言中時有所見。張琨（1983）觀察近兩百個方言點後（主要以官話—北方方言的代表和吳語—南方方言的代表為主），提出鼻音韻尾的消失是有方言差異，會因主要元音或韻尾之不同而影響其鼻化現象的快慢和鼻音韻尾的消失，但就其所觀察兩大方言區中，均以低元音後接舌頭韻尾（*a/ɑ n）最易鼻化，而後高元音接舌根韻尾（*uŋ）最為保守，不易鼻化，有關鼻化的快慢速度如下所列：

官話： *a/ɑ n > *en > *a/ɑ ŋ > *eŋ > *uŋ ；以舌頭鼻音為主
 吳方言： *a/ɑ n > *a/ɑ ŋ > *e n/ŋ > *uŋ ；以主要元音為低元音為主

依照張琨文章指出，*a/ɑ n*a/ɑ n是指方言討論的起點，並非中古擬音，在不考慮介音、等的問題下，我們將其有關切韻韻部和方言出發點的相對關係簡化如下：

切韻韻部	方言出發點
咸、山	a/ɑ n
梗	*a/e ŋ
宕、江	a/ɑ ŋ
深、臻	en
曾	eŋ
通	uŋ



將陽聲韻九攝依主要元音的性質分為三類：第一為前低元音*a/ɑ（咸、山、宕）、第二為前高、不圓唇元音*e（深、臻、曾）、第三為後高、圓唇元音*u（通）。梗攝情形較特殊，可讀為前低或前高元音，此為方言表現多樣化的原因之一。

湘方言屬於南方方言一支，韻尾演變可能會與吳語同，決定因素為低元音，但因地處南、北方言間，語音形式常受到北方方言影響而兼具南北方言特色。湘方言咸、山兩攝大多已變鼻化元音，有些方言甚至已丟失鼻音特徵變純粹元音，如安化、武岡，若咸、山兩攝還保有鼻音韻尾時，多為舌頭鼻音，僅寧鄉咸攝少數字讀為舌根鼻音尾。深、臻兩攝僅少數方言點讀鼻化元音，如衡山和辰溪片，多數仍保有鼻音韻尾，少數為舌根鼻音如邵陽和衡山，多數讀為舌頭鼻音。宕、江兩攝在湘方言中早已合流，以鼻化元音和舌根鼻音為主，只有長沙和衡陽讀為舌頭鼻音。曾、梗兩攝多合流為舌頭鼻音和舌根鼻音，少數部分讀為鼻化元音如新化、婁底、益陽、沅江、衡山、溆浦、瀘溪、辰溪等。通攝多保留鼻音韻尾，僅辰溪讀為純粹元音和溆浦部分讀鼻化元音〔14〕。整體看來，湘方言的鼻化速度以咸、山兩攝最快，鼻化韻占優勢，宕、江兩攝次之，不少地方存在鼻化現象，深、臻、曾、梗四攝中，以梗攝鼻化速度快些，普遍讀舌頭鼻音尾，但有不少地方存在鼻化現象，其他三攝多數讀為舌頭鼻音韻尾，部分讀作鼻化元音，通攝較

多地方讀為舌根鼻音尾，部分讀為舌頭鼻音尾。探究其因，鼻音韻尾的鼻化作用和主要元音關係最密切，根據我們的分類，咸、山、宕、江四攝主要元音為前低元音，而深、臻、曾三攝主要元音為前非低元音，從新化方言經驗得知，若元音具有[+低]的特徵，鼻音韻尾易丟失而產生鼻化元音，此項特徵在湘方言中得到印證。湘方言的咸、山、宕、江四攝為低元音加舌頭鼻音韻尾，故多已丟失鼻音韻尾而變為鼻化元音，而深、臻、曾三攝雖亦為舌頭鼻音尾，但因主要元音不具[+低]的特徵，故鼻音韻尾多持續後化至舌根韻尾，如邵陽、衡山等地。

根據張琨(1983:19)鼻化速度快慢如下：梗 $aŋ$ > 宕 $aŋ$ > 深、臻 en / 曾、梗 $eŋ$ > 通 $uŋ$ ，帶鼻音韻尾的韻母中，最保守的鼻音韻尾是後高圓唇元音後加舌根鼻音韻尾的韻母，即通攝。湘方言中，通攝多數仍保留鼻音韻尾，僅溆浦部分保留鼻音韻尾、部分讀作鼻化元音，此時其他韻攝已發生鼻化作用，和辰溪片已全部讀純粹元音，而其他韻攝亦均為鼻化元音或純粹元音。湘方言鼻音韻尾鼻化速度類型大致可分六種形式〔15〕：

1. 咸、山、宕 ($v, \tilde{v}, -n$) > 深、臻、曾、梗 ($-n, \tilde{v}, -ŋ$) > 通 ($-n, -ŋ$)
分佈地點：安化、武岡、益陽、衡山、邵陽
2. 咸、山、宕 (\tilde{v}) > 曾、梗 ($\tilde{v}, -n$) > 深、臻 ($-n$) > 通 ($-n$)
分佈地點：新化、湘潭
3. 咸、山、宕 ($\tilde{v}, -n$) > 深、臻、曾、梗、通 ($-n$)
分佈地點：南縣、長沙
4. 咸、山 ($\tilde{v}, -ŋ$) > 宕、深、臻、曾、梗、通 ($-n, -ŋ$)
分佈地點：湘陰、城步、寧湘
5. 咸、山、宕、深、臻 (\tilde{v}) > 曾、梗、通 ($\tilde{v}, -ŋ$)
分佈地點：溆浦、瀘溪
6. 咸、山 (\tilde{v}) > 曾、梗 ($-n, \tilde{v}, -ŋ$) > 深、臻 ($-n$) > 宕通 ($-ŋ$)
分佈地點：婁底、湘鄉、沅江

綜合上述我們得知通攝鼻化作用是最慢的，咸、山兩攝鼻化速度比宕攝快，深、臻兩攝鼻化速度又比曾、梗兩攝快。湘方言的鼻化速度為：咸、山 > 宕 > 深、臻 > 曾、梗 > 通，也就是： $an > aŋ > en > uŋ$ ，以主要元音來看即： $*a > *e > *u$ 。由此可知，影響其鼻化速度和主要元音的開口度大小密切相關。主要乃因發元音時，軟顎會抬高，阻擋氣流從鼻腔流出，氣流能完全由口腔流出，而發鼻音時，軟顎會下垂，使氣流由鼻腔流出，在鼻腔中同時發出共鳴而發音。德·蘇緒爾(F. de Saussure)將一切音素的開口度分為七個等級，開口度越大，口腔張的越開，舌位就下降至越低，氣流通路越寬，低元音開口度大於中元音大於高元音，且配合響度來看，開口度越大，響度就越大，一般而言即口腔開口度大的比口腔開口度小的響、前元音比後元音響、開口音比閉口音響，展唇元音比圓唇元音響，元音比輔音響。[a]元音鼻化速度最快是因其開口度最大，口腔張

最開，軟顎上抬，阻擋氣流從鼻腔流出，讓氣流完全由口腔流出，且通路最寬廣，所以聽到的聲音很響，若後面馬上要接鼻音，氣流通道需由口腔改到鼻腔，且發元音[a]時，氣流已大量由口腔流出，若此時氣流需改道，由口腔轉至鼻腔，則氣流流至鼻腔時，會顯得很弱、較不足，響度相較於平常單獨發鼻音時小，因而此時特別容易丟失鼻音。反觀[u]元音，因開口度較[a]小，口腔張開的比較小，氣流通路較窄，響度較小，且發[u]元音時，所需的氣流量較發[a]小，接鼻音時，可有較多的氣流量改道由鼻腔流出，加上元音 [u]本身響度不像[a]那麼大，因此[u]元音後接鼻音時，其鼻音性質相形之下會聽得比較清楚，故[u]元音較不易丟失其鼻音韻尾。

4.4 小結

古陽聲韻母之鼻化現象除少數南方方言不受影響外，其他方言均受到不同程度影響。湘方言鼻化現象普遍存在，鼻化速度取決於元音是否具有[+低]的特徵。

5 陰、陽、入聲韻的配對關係

5.1 中古十六攝的平行現象

探討韻攝間的平行現象主要是以元音為依據，新化方言有下列六種對應情形。

1) 遇攝與通攝

	遇合一	通合一
幫	u	ən/u
端	əu	ən/əu
精	əu	ən/əu, o
見	u	ən/u

平行現象主要是指遇攝與通攝的入聲韻，如：

遇合一幫組：[u]：模、補、普、部、布

通合一幫組：[u]：卜、撲、僕、木

遇合一端組：[əu]：都、圖、土、杜、兔

通合一端組：[əu]：禿、獨、讀

遇合一精組：[əu]：租、蘇、祖、醋、素

通合一精組：[əu]：族、速

遇合一見組：[u]：姑、吳、苦、五、庫

通合一見組：[u]：穀、谷

一般而言，塞音尾丟失得早，故塞音尾前的元音通常比鼻音尾前的元音來得保守，如通攝合口一等幫、精、與見組入聲字，仍保有圓唇元音的特質。新化方言通攝合口入聲字塞音尾丟失後，元音已加入陰聲韻的遇攝合口一等，與之一同演變，而與通攝合口陽聲韻元音演變方向不同。

2) 果攝與宕攝

果攝與宕攝整齊對應是南方方言的特色，湘語中的新湘方言與辰溆片受官話影響，宕攝多讀作前低元音[a]，僅剩下少數的老湘方言保有此特色。新化方言在果、宕攝開合口一等保持對應整齊。

	開一	合一
果攝	o	o
宕攝	ō/o	ō/o

果開一：[o]：多、左、歌、可、餓

宕開一：[ō/o]：幫、堂、喪、剛、蚌、窗、扛、博、錯、各、剝、桌

果合一：[o]：波、薄、惰、坐、果

宕合一：[ō/o]：光、黃、晃、廣、曠

3) 假攝與咸、山攝

假攝開合口二等與咸、山攝平行發展（ā：a 與 uā：ua），咸、山攝鼻音韻尾與塞音韻尾均已消失而讀作鼻化韻與純粹元音，故元音演變與假攝合流。

	開二	合二(見系)
假攝	a, ia (見組)	ua, a
咸、山攝	ā/ia, a	uā/ua

假開二：[a, ia]：巴、馬、詐、家、下、假

咸、山開二：[ā/ia, a]：站、監、山、簡、慢、夾、甲、殺、瞎

假合二見系：[ua, a]：瓜、瓦、蛙、花、華、化

咸、山合二見系：[uā/ua]：頑、關、灣、滑、蛙、刮

4) 止攝與深、臻攝

	開三（知系以外）	開三（知系）
止攝	i, ɿ（精）	ɿ
深、臻攝入聲	in/i	ən/ɿ

平行現象主要在止攝與深、臻攝的入聲韻，如：

止開三（非知系）：[i, ɿ]：皮、紫、飢、四、李、異、希、依

深、臻開三（非知系）：[i]：立、及、必、七、乙

止開三知系：[ɿ]：知、翅、視、士、齒

深、臻開三知系：[ɿ]：汁、十、姪、實、失

深、臻攝入聲字塞音尾丟失後，元音演變同陰聲韻止攝，而與同攝陽聲韻元音的演變方向不同。

5) 效攝開口三、四等與流攝開口一等

流攝開口一等讀如細音是南方方言的特色，湘語中僅少數的老湘方言有此現象。新化方言如同其它少數的湘方言，流攝開口一等讀如細音與效攝三、四等合流，而非與同攝三等合流。

	開三、四（文讀）	開一（白讀）
效攝	iə	
流攝		iə

效開三、四：[iə]：表、昭、趙、妙、笑、刁、澆、了、曉、鈞

流開一：[iə]：樓、歐、剖、走、夠、候

6) 蟹攝與止攝合口

受官話方言蟹攝與止攝合口合流的影響，新化方言也已合流。

	非見系	見系
蟹攝	ɤ	uɤ, ɤ
止攝	ɤ	uɤ, ɤ

蟹攝（非見系）：[ɤ]：杯、罪、最、肺、稅

止攝（非見系）：[ɤ]：累、嘴、類、誰、費

蟹攝見系：[uɤ, ɤ]：盃、潰、外、桂、慧、

止攝見系：[uɤ, ɤ]：為、跪、龜、歸、胃

5.2 小結

新化的遇攝和通攝、止攝與深臻攝、假攝與咸山攝、果攝與宕攝，陰聲韻和陽、入聲韻平行，元音呈現整齊對應、效攝開口三、四等與流攝開口一等、蟹攝合口與止攝合口合流，故韻類比中古韻類已簡化許多。

6. 無中生有的鼻音韻尾

新化方言在陰、入聲韻有不少字讀鼻音韻尾或鼻化韻，主要見於白讀層、不見於文讀層，應該是新化方言本身具有的層次。(例字依等攝分如下)

假攝：霸	pa (文), pā (白)		
蟹攝：迷謎米	mi (文), min (白)	奶	læ(文), liē(白)
泥	i (文), lin (白)		
止攝：眉楣	min	尾	uɣ (文), ŋ (白)
你	li (文), ŋ (白)	膩	iō
宜儀	in	蟻	in (文), ŋ (白)
誼義議	in	疑	in
效攝：搖	iō		
流攝：牛	iəu (文), in (白)		
咸攝：乏	fa (文), ā (白)		
山攝：蔑	miē	月	ye (文), yē (白)
撒	sa (文), sā (白)	孽	iē
臻攝：密蜜	mi (文), min (白)	日	zɿ (文), ŋ (白)
宕攝：擴	k'ō		
曾攝：默	mɣ (文), mən (白)		
梗攝：逆	in		
通攝：木	mo (文), mən (白)	玉	y (文), ŋ (白)
肉	ziəu (文), in (白)		

6.1 相關研究

四川話陰聲韻鼻音尾增生主要分佈在流攝唇音聲母、少數莊母字，以及蟹開口二等牙喉音。李國正(1984)認為流攝唇音聲母後的鼻音尾增生，是因主要元音為適應聲母，必然會繼續高化為[u]，而[u]是高元音，不可能繼續高化，因而極易帶出一個部位接近的音而變為複元音。由於複元音韻母的韻腹都不是前元音，發音時往往在舌根部位比較著實，氣流比較強，長期強化的結果，[u]就變

成了同部位的鼻輔音[ŋ]。莊母字後鼻音尾增生是因人們的社會意識作用的結果。蟹攝開口二等牙喉音鼻音為的增生是為過度性質的語音現象。

王本瑛(1992:86)根據《漢語方音字彙》中的方言,針對這種“無中生有”的鼻化現象作的統計發現:1)以方言分佈而言,屬於南方方言中閩方言的潮陽、潮州和廈門最多,其次是雙峰,而北方方言均僅有零星例字。2)以十六攝的分佈來看,除了遇攝之外的陰聲韻均有此現象,而且入聲韻中的鐸、燭也有分佈。3)以聲母來看,影母最多,其次是曉母、以母和云母。王認為鼻音成分的來源,無法從聲、韻、調找到合理的條件。

嚴修鴻(2002)針對連城方言的隔川話陰、入聲韻鼻音韻尾增生所做的分析認為,隔川話因韻類簡化得過於厲害,在周圍方言影響下就容易走向繁化,即它是一種語音系統中韻母自身的調節和自我演變的實現。

趙日新在〈中古陽聲韻徽語今讀分析〉(2003:448)提到現在漢語方言中,古陰聲韻今轉化為陽聲韻,讀鼻韻尾或鼻化的情況大約有四種。

第一:吳語、徽語等方言中的儿化(-m尾)使得陰聲韻帶上鼻韻尾或進一步鼻化,如徽語黟縣「包儿」包子[pun]。

第二:一個音節內部,鼻音聲母可能會影響韻母,使其因同化而帶上鼻音韻尾。如謝留文(1992)指出江西省于都方言部分遇攝、流攝和通攝入聲字讀作-ŋ尾,如「模墓暮木目」等字均讀[məŋ]。

第三:方言音系的整合或音系格局的調整。部分方言因陽聲韻鼻音韻尾的脫落,而與陰聲韻合流,合流後的韻母因為跟普通話的某一個鼻音韻母有對立關係,可能會因此產生一個帶鼻尾或鼻化的文讀韻母,如邢向樂(1999)提到陝北神木的萬鎮話果攝開口字文讀為鼻化韻。

第四:元音影響而增生,如在文中提到浙江縉云方言的-m尾乃跟元音的後圓唇化有關。

6.2 新化方言鼻音韻尾增生的原因

新化方言這種「無中生有」的鼻音分佈,來源廣泛,除果、遇和深攝沒有外,其它韻攝均有鼻音成分的增生,其中又以止攝增生最多。主要形成原因有二:

- 1) 鼻音成分來自於聲母鼻音特徵的延伸至韻母使其因同化而帶上鼻韻尾:新化方言在古明、泥、疑、日母有若干字讀作-n(例字如下),形成原因同趙日新(2003)提到陰聲字讀成陽聲字的第二種。演化過程如下:

$Nv \rightarrow N\bar{v} \rightarrow \bar{v} \rightarrow vN / \text{ ____ } [-\text{back}, -\text{low}]$ 。

明母 *m : 迷謎米 mi(文), min(白)	木 mo(文), mən(白)
密蜜 mi(文), min(白)	默 mʌ(文), mən(白)
眉 min	蔑 miē

微母 *ŋ	尾	uŋ (文), ɲ (白)		
泥母 *n	你	li (文), ɲ	奶	læ (文), liē (白)
	泥	i (文), lin (白)	膩	iō
疑母 *ŋ	蟻	in (文), ɲ (白)	玉	y (文), ɲ (白)
	牛	iəu (文), in (白)	月	ye (文), yē (白)
	逆	in	宜儀	in
	誼義議	in	疑	in
日母 *nz	肉	ziəu (文), in (白)		

根據上述例字，我們觀察鄰近湘語發現同為老湘的雙峰方言，亦有為數不少陰聲韻讀鼻音韻尾或鼻化現象，其他地區僅溆浦的「奶」字讀作[lā]和城步的「牛」字讀作[nyŋ]。在《漢語方音字彙》中所列的方言中，僅在南方方言有此現象，如廈門、潮陽方言和梅縣、陽江方言等〔16〕。此現象亦見於四川境內的湘方言，例字如下：

石灣話	流攝	畝某質	muŋ		
溫塘話	咸攝	葉	ĩ		
	山攝	哲	kĩ	撒	k'ĩ
		舌	xĩ	設	xĩ
	曾攝	刻克	k'ĩ		
	宕攝	格	kĩ	革隔	k'ĩ

石灣話鼻音尾增生亦屬聲母鼻音特徵的延伸，溫塘話則一律在[i]元音後，產生鼻化韻，是否鼻化韻的產生和趙日新（2003）所提的第四種因元音影響而增生鼻音韻尾，然後再進一步產生鼻化韻，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2) 新化方言特有現象:除上述因聲母影響而增生的鼻音尾外，新化方言「無中生有」的鼻音還有下列例字：

假開二	麻	霸 (幫母)	pa 4 (文), pā 4 (白)
效開三	宵	搖 (以母)	iō 4
咸合三	乏	乏 (奉母)	fa 4 (文), ā 4 (白)
山開一	曷	撒 (心母)	sa 3 (文), sā 4 (白)
山開三	薛	孽 (群母)	iē 5
宕合一	鐸	擴 (溪母)	k'ō 4

根據《漢語方音字彙》，僅「擴」字在少數南方方言中找得到鼻音韻尾的讀法（如下所示），其餘均無鼻音韻尾或鼻化現象，故因屬於新化特殊語

音表現。梅縣、廣州、潮州和建甌中，「擴」字有兩種讀法，帶鼻音韻尾的讀法屬老派，新派讀法已不讀為鼻尾韻。我們推測「擴」字鼻音或鼻化韻尾的讀法乃韻書所失收的音。

	新化	梅縣	廣州	陽江	潮州	建甌
擴	k'ō	k'ɔŋ k'ɔk	k'ɔŋ k'uɔk	k'ɔŋ	k'uaŋ k'uak	k'uaŋ k'ua

另「霸」、「搖」、「乏」、「撒」和「孽」等字的鼻音成分，不管從方言特色或聲韻各方面均難以找到明顯的鼻化條件，僅在調類上有些許共通點。此五字除「孽」為入聲外，其他均為去聲，而新化方言的入聲與去聲調均為升調，或許升調會影響新化鼻音韻尾的增生。

6.3 小結

漢語方言中多數是陰聲韻與陽聲韻分明的，主要分佈在中部與南部方言，如果相混的話，也多是陽聲韻丟失鼻音尾變為陰聲韻的情形居多，相反的情況較少見。新化方言陰聲韻、入聲韻鼻音韻尾增生展現的即是中部方言的特色。鼻音產生原因部分為聲母鼻音性質的延伸造成、部分可能為韻書所失收，其餘為新化方言所獨有，語言性條件較不明。



7. 結論

新化韻母的特色：

- 1) 陰聲韻韻母單元音化。新化方言僅有兩個元音韻尾的韻（即下降複元音）：[əu]和[iəu]，其餘均為上升複元音。以押韻的觀點來看，上升複元音是介音加上主要元音，視為單元音音節，故相較於北京官話，新化方言的複元音有單元音化傾向，與吳語同。

	開	矮	腿	快	追	刀	廟	喉
新化	k'æ	æ	t'ɤ	k'uæ	tsɤ	tɔ	miə	ɤɤ
蘇州	k'ɛ	ɔ	t'ɛ	k'uɛ k'uɔ	tsɛ	tæ	miæ	hy
國語	k'ai	ai	t'uei	k'uai	tɕuei	tau	miau	xou

- 2) 陽聲韻鼻音韻尾只剩下舌頭鼻音-n韻尾，元音鼻化現象很普遍。

三	林	酸	孫	香	江	冰	兄	冬
sā	lin	sō	sən	ɕyō	tɕiō	pin	ɕyn	tən

- 3) 入聲韻尾已消失，此乃湘語不同於吳語的最大特點，入聲韻消失是官話和贛語影響湘語的證據之一。
- 4) 唇齒音不與含圓唇特徵的介音結合，但可與[u]元音結合。



第四章 新化方言的聲調系統

1. 新化方言的聲調

新化方言共有五個聲調，平聲分陰、陽、上、去、入不分，入聲不帶塞音尾，與其它聲調長度相當。以下是各調的調類（以阿拉伯數字表示）與調值。

	平	上	去	入
陰	1 : 33	3 : 21	4 : 45	5 : 24
陽	2 : 13			

古、今聲調與聲母清濁的關係大致如下表所示。古平聲字因聲母清、濁對立導致陰、陽調類的區別，清聲母多讀陰平、全濁與次濁聲母讀多陽平，一般而言，在區分陰陽的調類中，聲母清濁與聲調陰陽往往存在對應關係，清聲母與陰聲調搭配，濁聲母與陽聲調搭配，然新化方言部分濁聲母出現在陰平調，如「薄」[b'o]、「謝」[zia]、「淨」[dz'in]、圈[tɕyē]等，較為特殊。古清上、次濁上聲今讀上聲，全濁上聲多數已歸入去聲，部分仍讀上聲，故全濁上和次濁上分調。古去聲不分清、濁，今文讀皆讀去聲，少部分濁聲母白讀今讀陰平或上聲調。中古入聲不分清濁今文讀仍讀入聲，白讀少部分讀陰平或去聲。

古調 古聲母	平聲	上聲	去聲	入聲
清	1	3	4	多數：5 少部分：1、4
全濁	2	多數：4 部分：3	多數：4 少部分：1、3	大多數：5 部分：4
次濁	2	3	多數：4 少部分：1	多數：5 少部分：1、4

（以阿拉伯數字表示新化方言今調類）

簡而言之，古平、上、去聲調今演變方向大致與北方官話相同，但步調不一致，如全濁上歸去的腳步比官話慢。兩者最大不同在於古入聲調類今演變方向，新化古入聲今歸向不若官話簡單。

2. 古全濁上聲

古全濁上歸去為官話特色，新化古全濁上聲字中，三分之二歸入去聲，三分

之一讀作去聲或陰平，歸去的腳步不若官話速度快，主要原因可能是新化雖保有入聲調，但仍有一股古入聲今讀作去聲的趨勢，如古全濁聲母入聲字共 127 個字，其中有 35 個今讀作去聲。古次濁聲母入聲字 100 字，有 21 字今讀去聲。古清入聲聲母 269 字中，有 28 個今讀去聲，這些古入聲字今歸去聲的部分加上古全濁上歸去的字，出現大量同音同調字，為避免此現象產生造成溝通問題，全濁上歸去的速度會較慢。

3. 入聲調

保留入聲調類，但調值已非入聲，即非《康熙字典》中所載的「短促急收藏」的調值，而為中升調，以趙元任的五調值來看為 24，它的長度和平、上、去聲相等，並不短促，且無塞音收尾。方言古入聲的歸併向來變化多端。李榮(1989)就以入聲歸併作為官話內部分區的依據。其中古全濁入聲聲母今已全讀為陽平，故全濁聲母應是最早發生變化。

	西南	中原	冀魯	蘭銀	北京	膠遼	江淮
古清音	陽平	陰平	陰平	去聲	陰陽上去	上聲	入聲
古全濁音	陽平	陽平	陽平	陽平	陽平	陽平	陽平
古次濁音	陽平	陰平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入聲

新化方言古濁入聲字一字兩讀時，通常保留入聲為文讀音，白讀則為去聲或陰平（例字如下）。文讀保留入聲調與湘方言的演變方向相同，白讀，有類似古全濁入聲率先歸向別種聲調的現象，但歸向去聲或陰平的情況，顯然不是受官話歸向陽平的影響，而和贛語吉安片的表現較雷同。新化的移民多從江西的泰和、安福兩縣來，此兩地屬於贛語吉安片，吉安片古今調類的演變受聲母古清、濁制約，特色為古清聲母入聲今讀陰平、古全濁聲母入聲今讀去聲、古次濁聲母入聲一分為二，部分讀陰平、部分讀去聲字。另新化陰平調值為中平調的情形，乃與湘西西南官話岑江片同，岑江片處於西南官話的邊緣地帶，音韻表現常與西南官話有所差別，情況較為特殊。故新化古入聲今方言呈現同時受贛語與西南官話相互影響。

古全濁入聲			古次濁入聲					
新化 今音	文讀 入聲	白讀 去聲	新化 今音	文讀 入聲	白讀 去聲	新化 今音	文讀 入聲	白讀 陰平
石	ʂɿ	ɕya	綠錄	ləu	liəu	肉	ziəu	in
實	ʂɿ	ʂɿ	陸	ləu	liəu	木	mo	mən
食	ʂɿ	ʂɿ	麥	mɿ	ma	日	zɿ	ɿ̄

白	pɣ	p'a	額	ie	a	越日粵	ye	ye
薄泊	po	p'o	落	lo	lo	臘蠟	la	la
澤	tɕ'ie	ts'a	密密	mi	min			
絕	tsɣ	tɕ'ie	月	ye	yɛ̃			
讀獨	təu	t'əu	捏	ie	lia			
滑猾	ua	ua						

4. 湘方言的聲調

湘方言的聲調數目多為5-6個，是典型的中部方言類型。其中以五個聲調的居多數，共十二個地方，六個聲調的次之，有八個地方，僅瀘溪與辰溪剩下四個聲調。就調類來看〔17〕，平聲均分陰陽，上聲與入聲均不分陰陽，而去聲在多數地區仍分陰、陽，僅新湘方言的湘潭、寧湘、老湘方言的新化、武岡、祁陽以及辰溆片的瀘溪、辰溪等七個方言點去聲不分，並保留入聲。就調值而言，陽調多比陰調的調值為低，因陽調搭配濁聲母，發音時，為使聲帶振動，喉頭肌肉較發清音時為緊張，連帶有降低聲調的作用，故陰調較陽調的調值高。

平聲分陰、陽的時間很早，因此大多數漢語方言平聲都已分陰陽，湘方言亦是。上聲調型多降調，只有衡陽為平調，橫山、溆浦和辰溪為升調。上聲內部分合和北京官話相同，即全濁上聲歸去，次濁上和清聲母字為一類。何大安(1994)根據次濁上的歸屬將方言分為兩大類：一、南方型：次濁上視同全濁上。二、北方型：次濁上視同清上。若以上聲內部歸屬來看，湘方言是偏北方型方言。去聲在湘方言大多分陰陽，僅新化等七個方言點不分。東面的贛語區也是陰陽去合併，故湘語陰陽去合併的變化不是孤立事件，但湘語發生的年代應該比較晚，因為這些方言周圍不少湘語仍分陰陽去。在與其它聲調的分合上，陰去常與陽入合併，陽去通常獨立成調，所以陰去調較活躍，沒有固定的合併對象，而陽去調則相對穩定。多數湘方言仍保留入聲調，消失的有婁底等9個地區，但保留的入聲已不分陰陽。前面提過湘方言中陽入和陰去合併很普遍，故入聲一般來講指的是陰入調，其調型多為平調或升調。入聲向其它聲調轉移是開始於濁聲母字，也就是陽入調，如湘鄉的濁入已向陰去合流，而陰入仍保留入聲，由安化的經驗來看，湘鄉的陰入調隨時會加入陰去。

若從古聲母的清、濁來看〔18〕，新湘方言因地理環境因素，古聲母入聲字今讀表現較多樣化，除受客贛方言影響外，亦受西南官話影響，如衡陽古入聲字不分清、濁今均讀作陽平的情形和湘南官話同，益陽、沅江、湘陰古入聲字今已消失變讀陰去應是受贛方言影響。辰溆片古入聲字表現較為一致，大致上是受西南官話影響，除溆浦古全濁入聲今讀陰去外，其餘均讀為陽平。老湘方言古入聲字今多讀作入聲或去聲，應受客贛方言影響較深。就古入聲字今讀情形而言，以老湘方言較為保守，大多保留入聲或歸入陰平。古入聲歸陽平乃官話方言特色，

為後來的演變，如新湘的衡陽，古入聲字今均已歸入陽平，故新湘受官話影響速度快於老湘。辰溆片的瀘溪與辰溪古入聲字今亦全歸陽平，故辰溆片受官話影響的腳步是湘方言中最快的。

湘方言古入聲調今音的歸併大體上應是朝陰去變動，尤以湘鄉表現特別明顯，除清聲母仍保留入聲外，大部分濁聲母已歸入陰去，且入聲調值和陰去調值相似，不是升調就是平調。但辰溆片古入聲已全部朝陽平靠攏，只剩溆浦部分全濁入聲讀為陰去，其它古入聲今均讀為陽平。一般來講，古濁聲母今應歸入陽調，但湘方言濁入聲今歸入陰去、非陽去，主要是因湘方言陽去多為降調或曲折調、陰去多為升調，而入聲亦為升調，故入聲在調值上接近陰去，故易歸入陰去。

湖南省東邊的贛方言區為南方方言，入聲多歸陰去，西邊、西北邊的西南官話區為北方方言，入聲多歸陽平，湘方言入聲表現受此兩大方言的影響很深。北方方言入聲多已消失而南方方言多保留入聲調甚至入聲韻尾也保留，湘方言部分地區仍保留入聲，但入聲已漸漸走上消失的路線，從聲調分合及數量來判斷，湘方言是中部方言。

5. 小結

新化方言聲調系統受官話影響大，如全濁上歸去聲、去聲不分陰陽及聲母的清濁和聲調的陰陽有很大相關等，與官話系統差異較大乃古入聲字部分，這可以解釋語言接觸後，語言間相互滲透的現象。官話系統中古全濁入聲今一律讀作陽平，而新化古入聲調類的歸併有兩個層次，湘方言層保留入聲調，但無塞尾，贛方言與湘西西南官話的混合層則併入陰平和去聲。

第五章 結語

綜合以上的討論，新化方言的音韻表現可以歸納如下：

聲母方面，從歷時角度來說，可看出新化方言的獨特性。全濁聲母部分保留濁音、部分清化，保留濁音部分，無論平、仄均讀送氣濁音，清化則條件不明，大致上可以聲調來區分，入聲已全部清化，平聲多保留濁音成分，清化的不到十分之一，這種舒、促不平行發展是濁音在湖南省地理分佈上漸漸萎縮的表現，古全濁聲母大約三分之一清化為清聲母，保留下來的濁聲母讀送氣應是受到西南官話和贛方言陽平讀送氣的影響，延伸至上、去聲，而發展出鄰近老湘語所無，獨樹一格的濁送氣聲母。濁母清化後，送氣與否無明顯規則可循，兼具南方方言的兩大類型，送氣清音（客贛方言）與不送氣清音（吳湘方言），不同於官話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也和平上送氣、去入不送氣的粵方言不同，原則上清化後讀為不送氣音為送氣音三倍多。濁擦音聲母的產生乃是古濁聲母在前高元音或介音前易擦音化。新增生的成音節鼻音韻尾是鼻音聲母與高元音互動的結果。另明母陰聲韻白讀層有鼻音韻尾增生，乃鼻音聲母的鼻音特徵移轉至韻尾而產生。精、知、莊、章組聲母在新化也如同其它方言般的糾葛不清，此四組細音前均讀[tɕ]組、洪音前大多讀[ts]組，少數讀[tɕ]組，經由方言比較分析後，可以看出此四組是漢語方言不斷顎化和擦音化的結果，其中，[tɕ]是音變起點，而-i-介音為顎化的誘因，一般說來，舌尖音聲母最容易出現-i-介音，舌根音次之，唇音最不易出現-i-介音。從知、照系聲母讀音來看，我們認為莊組聲母較保守，相反的知、章是演變的先驅。今官話知、照系呈合流趨勢，但仍不難看到莊組或多或少有例外情形，這暗示的知、章組聲母變化較早、較完全。知、章組原本舌面音多已演變為捲舌音，且洪音前讀法與和官話平行發展，由此我們更確定知、章組在捲舌音演變過程中有領頭作用。受北方強勢方言影響，捲舌音是後來演變，不是古音遺留，誘發變化發生的是-i-介音，而舌面音[tɕ]應為此語音演變起點，在變化過程中有介音消失的現象。此外，章組讀舌尖前音的少見類型，與江西贛語知章莊組有相同語音現象，反應移民所留下的痕跡。

韻母方面，宕攝與梗攝的元音有後化現象。蟹、效、流三攝複元音單元音化，與吳、徽語相同，而客、贛和官話均缺少此特色，可視為吳語和徽語影響新化方言的依據。陽聲韻除通攝外，其它八攝均或多或少有鼻化元音，其中以咸、宕兩攝鼻化速度最快。音韻平行現象多，如遇、通兩攝，果、宕兩攝，假攝與咸、山三攝，止攝與深、臻兩攝，蟹、止兩攝合口等，元音均平行發展。陽聲韻除曾、梗合流外，深、臻、通也和曾、梗文讀合流，即深、臻、曾、梗與通五攝文讀合流為舌頭鼻音韻尾，梗攝文讀和曾攝合流，此為北方方言特徵，白讀韻尾鼻化，分兩個層次，一是少部分梗、曾合流，此亦屬北方方言特性，而曾、梗兩攝又與臻合流，另一是大部分梗與宕、江合流，此屬南方方言特性，另宕、江兩攝又與山、咸合流，此音韻合流表現，不見於老湘方言、新湘方言和西南官話，充分顯現其因地理位置關係而同時受南、北兩大方言影響。入聲韻已沒有塞音尾，故塞

音尾對元音影響較小，鼻音韻尾消失得較晚、也慢，因此對韻母會有相當程度影響，往往使得陽聲韻類變化較劇烈而精采，相反地入聲韻類的表現就顯得保守許多，如咸、山兩攝一等入聲韻保留後元音特色，因此入聲韻和陰聲韻有搭配的可能。如梗攝字有文讀的官話層、還有白讀的贛語層與湘語層，換句話說有三個語言層，這種多層次累積不同於鄰近的老湘方言、新湘方言和西南官話。少數流攝一等韻讀作細音，此現象普遍存在於南方方言。透過韻母系統的觀察可發現，新化方言雖為老湘方言，但地處贛方言與官話的過度地帶，因而同時兼具南、北方言特色，且受北方方言影響較多。

聲調方面，古全濁上今多讀去聲，讀去聲的字為保留上聲字的兩倍，古聲調今歸併情形與北京官話雷同，但濁上歸去的腳步不像北京官話速度快，而古次濁上與清上合為一類，今仍讀作上聲。雖保有入聲調，但仍有一股古入聲今讀作去聲的趨勢，古清入聲今多讀作入聲，部份讀陰平或去聲，古濁入聲今部分保留入聲，部分讀作去聲，保留入聲的多為文讀音，而讀作去聲或陰平的多為白讀音，無明顯規律性。古入聲歸陰平，陰平調值中平調的情形與西南官話岑江片雷同，故古入聲今方言表現顯然是受贛語與湘西西南官話相互影響。

張琨在《漢語方音》中表示，方言區的界限不會是絕對的，總有一些方言在劃分類別上是模稜兩可的，方言分類與政治區劃有密切關係，其基礎是從某些地域相連的方言中找出一些音韻上共同特徵，但在為某種方言下定義時，要靠多種音韻特徵的結合，不能只用一個音韻特徵，如保存古濁塞音、塞擦音並不只限於吳語，古濁塞音、塞擦音不論平仄都讀吐氣也並不只限於客贛方言，此正好說明新化方言，其形成是歷史、地理雙方面搭配所產生頗具特色的方言。在來源上，與吳語有親近關係，和吳語是在同一個歷史層次上發展出來的，如均保有濁音聲母、元音後化等，只是長期和其它方言接觸關係，使得今天所展現的種種方言現象與吳語已有距離。因移民關係，贛民到新化定居不計其數，客贛方言對其影響是既深且巨，如留下濁聲母清化後送氣的特徵。從地理上來看，位居吳、客贛、西南官話的接觸地帶，方言環境較為複雜。除來源與地理因素影響外，今各漢語方言都受到強勢語言官話或多或少的影響，且其影響層面逐漸加深加廣，如入聲塞音尾消失，二等見曉組文讀-i-介音等，也就是這些種種因素造就了新化方言今日獨樹一格的風貌。

註釋：

〔1〕入聲字中，僅「撇」保留濁音[b']，故以下分析均予省略。

〔2〕

古全濁聲母平聲		今讀濁音	今讀清音	
			送氣	不送氣
塞音	並	38	2	0
	定	50	2	3
	群	33	1	1
	奉	18	0	0
擦音	邪	10	0	1
	禪	21	0	1
	匣	59	0	6
塞擦音	從	28	1	2
	澄	29	1	0
	崇	9	0	1
	船	5	0	2
total		300	7	17

古全濁聲母上聲		今讀濁音	今讀清音	
			送氣	不送氣
塞音	並	10	1	5
	定	28	3	2
	群	8	4	2
	奉	6	0	6
擦音	邪	2	0	5
	禪	6	0	7
	匣	15	0	14
塞擦音	從	9	0	1
	澄	8	0	1
	崇	0	0	5
	船	0	0	0
	total	92	8	48

古全濁聲母去聲		今讀濁音	今讀清音	
			送氣	不送氣
並		19	5	1

塞音	定	25	1	2
	群	8	0	3
	奉	3	0	5
擦音	邪	5	0	5
	禪	6	0	9
	匣	25	0	16
塞擦音	從	9	4	2
	澄	11	1	1
	崇	3	0	2
	船	2	0	6
	total	116	11	52

古全濁聲母入聲		今讀濁音	今讀清音	
			送氣	不送氣
塞音	並	0	7	4
	定	0	9	7
	群	0	2	6
	奉	0	1	10
擦音	邪	0	0	5
	禪	0	0	14
	匣	0	0	17
塞擦音	從	0	9	6
	澄	0	7	2
	崇	0	0	3
	船	0	0	7
	total	0	35	81

[3]:

全清	*不送氣	平	上	去	入
	今音				
幫	p'	編 p'iē 1	譜 p'u 3 鄙 p'i 3		迫 p'ɤ 5 卜 p'u 3
端	t'				跌 t'ie 5
精	ts'		篡 ts'ō 4	躁 ts'ɔ 4	則 ts'ie 5 雀 ts'ie 5
莊	tɕ'				側 tɕ'ie 5
章	tɕ'				隻 tɕ'ya 1

見	k' tɕ'	昆 k'uən 1 扛 k'ō 2		概 k'æ 4 會 k'uæ 4 愧 k'uɤ 4	袂 tɕ'ia 5
曉	k'			況 k'ō 4	

所觀察方言資料中，多數方言點無羅列入聲字「卜」和「袂」讀音，故此不予討論。

[4]:

全清	*不送氣	平	上	去
	今音			
端	d'	堤 d'i 2		斷 d'ō 3 鍛 d'ō 4
精	dʒ' dz'	晴 dʒ'iō 2 曾 dz'en 2	盡 dʒ'in 4	
莊	dz'	查 dz'a 2		
見	ɣ			懈 ɣæ 4

[5] 本論文討論的重點在湘語，湘語的知、照系聲母無葉音與唇齒擦音，故以下討論，均省略此兩組聲母。

[6] 少部分的例外字中，章組洪音後讀ts是和tɕ呈現互補分配，即 tɕ→ts / ___ ɣ，然莊三和知三例外字的分佈，較無規則可循。

[7] 為討論方便，故忽略聲母發音方法，一律視為塞音與塞擦音。

[8] 例字如下：

1. 知組讀〔t〕

城步：墜〔dei〕

婁底：朝〔tiɤ〕、超〔t'iy〕、潮〔diɤ〕、趙、兆〔diɤ〕、召〔diɤ〕、沈〔din〕、珍〔tin〕、陳、塵〔din〕、鎮〔tin〕、趁〔t'in〕、陣〔din〕、椿〔t'un〕、徵〔tin〕、澄、懲〔din〕、貞〔tin〕、偵〔tin〕、呈、程〔din〕、逞〔t'in〕、鄭〔din〕、中、忠〔tɤŋ〕、蟲〔dɤŋ〕、仲〔dɤŋ〕、冢〔tɤŋ〕、寵〔t'ɤŋ〕

安化：朝〔to〕、趙〔to〕、沾〔tɤ〕、展〔tɤ〕、追〔tei〕、錘〔tei〕、丑〔tou〕、張〔tā〕、長〔tā〕、徵〔tən〕、中〔tən〕、竹〔tou〕、

湘鄉：追〔tyi〕、桌〔tu〕、豬〔ty〕、主〔ty〕、柱〔ty〕、丑〔t'ieɤ〕、竹〔tieɤ〕、張〔taū〕、長〔taū〕、撞〔t'aū〕、徵〔tɔn〕、中〔tɔn〕、沈〔tɔn〕、陳〔tɔn〕、鄭〔tɔn〕

2. 知組讀〔k〕

城步：傳〔gē〕、轉〔kē〕、〔gē〕、椿〔k'in〕

婁底：哲、蜇〔ke〕、徹、撤〔k'e〕、轍〔k'e〕、

岳陽：追〔kuei〕、錘〔kuei〕

3. 章組讀〔k〕

城步：專、磚〔kē〕、川、穿〔k'ē〕、船〔gē〕、串〔k'ē〕、春〔k'in〕、
準、准〔kin〕、蠢〔k'in〕、

婁底：折、浙〔ke〕、

4. 章組讀〔t〕

新化：稱〔t'iē〕

婁底：者〔te〕、昭、招〔tiɿ〕、針、斟〔tin〕、枕〔tin〕、真〔tin〕、
疹、診〔tin〕、振、震〔tin〕、臣〔din〕、春〔t'un〕、蠢
〔t'un〕、順〔t'un〕、蒸〔tin〕、拯〔tin〕、證、症〔tin〕、
稱〔t'in〕、承、丞〔din〕、正〔tin〕、整〔tin〕、〔tin〕、
成、城、誠〔din〕、充〔t'ɿŋ〕、腫〔tɿŋ〕、

湘鄉：垂〔tyi〕、諸〔ty〕、處〔t'y〕、出〔t'y〕、拙〔tye〕、周
〔tiɿ〕、囑〔tiɿ〕、昌〔t'aū〕、鍾〔tɿn〕、充〔t'ɿn〕、
臣〔tɿn〕、政〔tɿn〕、眾〔tɿn〕、春〔t'uɿn〕、成、城、誠〔tɿn〕
安化：照〔to〕、昭〔to〕、周〔tou〕、鐘〔tɿn〕、充〔t'ɿn〕、燭〔tou〕

〔9〕有關高本漢擬構的四等韻，後來學者漸有不同觀點，尤其是在四等的部份：
例如李榮根據反切上字的分組趨勢是一二四等一組，三等一組，因一二等無
介音，故主張取消四等的i介音，只保留主要元音e；李如龍根據閩方言材
料認為《切韻》的四等韻應該是沒有-i-介音；張光宇根據閩方言材料亦認
為《切韻》四等韻是無介音，並擬構為*-ai。

〔10〕中古開口一等韻有介音之例字：

閩語：

嵐谷	大	歌	餓	河	待	災	菜
	tuai	kuo	ŋuo	xuo	huai	tsuai	tɕ'ie
	開	海	愛	貝	太	蚤	茂
	k'uai	huai	uai	pui	huai	tsio	biu
	獺	鴿	喝	灘	獺	懶	傘
	hyai	kuo	xuo	huaiŋ	hyai	luaiŋ	suaŋ
	擦	肝	渴	寒	安	吞	痕
	tɕ'yai	kuaiŋ	k'uai	xuaiŋ	uaiŋ	huŋ	xuŋ

	博	摸	託	作	各	北	得
	puo	muo	huo	tsuo	kuo	pie	tie
	則	賊	刻	黑			
	tɕie	tɕ'ie	k'ie	xie			
五夫	大	鵝	河	待	災	菜	開
	tuai	ŋyo	xuo	huai	tsuai	tɕie	k'ye
	海	太	糟	鬥	走	溝	藕
	xuai	huai	tɕio	tyo	tɕyo	kyo	ŋyo
	厚	喝	坍	單	蛋	餐	傘
	xyo	xuo	tuaiŋ	tuaiŋ	suiŋ	t'uaiŋ	suaiŋ
	肝	渴	汗	吞	根	博	託
	kuaiŋ	k'uai	uaiŋ	xuiŋ	kyiŋ	puo	xuo
	作	各	郝	北	則	黑	
	tsuo	kuo	xie	pie	tɕie	xie	

五夫與嵐谷方言語料乃根據許慧娟(2003)“閩北崇安方言調查報告”，國科會計畫編號：NSC-92-2411-H-009-010。

福州	大	鵝	開	貝	獺	餐	岸
	tuai	ŋie	k'ui	pui	t'ia	ts'uaŋ	ŋiaŋ
	則	賊					
	tɕie	tɕie					
廈門	鵝	改	貝	大	巧	歐	暫
	gia	kue	pue	t'ua	bian	io	tsiam
	獺	辣	肝	渴	喝	則	
	t'ua	lua	kuā	k'ua	hua	tsia	
建甌	大	鵝	戴	賴	宰	蔡	開
	tue	ŋye	tue	lue	tsue	ts'ue	k'ye
	海	艾	單	難	散	肝	寒
	xue	ŋye	tuŋ	nuŋ	suiŋ	xuiŋ	kuŋ
	安	辣	擦	達	根		
	uiŋ	lue	ts'ue	tue	kyiŋ		
潮洲	歌	籬	賴	開	艾	稻	濤
	kua	lua	lua	k'ui	hīā	tiu	t'iu
	單	炭	肝	寒	汗	岸	克
	tūā	t'ūā	kūā	kūā	kūā	hūā	k'io

客家話：

河源	歌	待	菜	貝	害	頭	走
	kuo	t'uo	ts'uai	puai	huai	t'uai	tsuai

	狗	口	肝	割	汗		
	kuai	huai	kuan	kuot	huon		
揭西	口	藕					
	k'ieu	ɲieu					
贛縣	頭	走	狗	藕			
	t'io	tɕio	kio	ɲio			
寧都	待	菜	開	害	鴿	暗	敢
	t'uai	ts'uai	k'uai	huai	kuap	ɲuam	kuam

贛語：

南昌	狗	口	藕	根	肯	克	刻
	kiɛu	k'ieu	ɲieu	kiɛn	k'ien	k'iet	k'iet
吉水	狗	口	藕				
	kiau	k'iau	ɲiau				
新余	走	狗	口	葬	作	齒	
	tɕieu	kiɛu	k'ieu	tɕioŋ	tɕio	tɕ'io	
安義	狗	口	藕	恩			
	kiau	k'iau	ɲiau	ɲien			
南城	斗	頭	走	狗	口	喉	
	tiɛu	hiɛu	tɕieu	kiɛu	k'ieu	hiɛu	

湘語：

雙峰	待	台	栽	載	剖	口	投
	due	due	tsue	tsue	p'iy	tɕ'ie	diy
	藕	肝	趕	汗	安	崩	黑
	niɿ	kua	kua	ɣua	ua	piɛn	ɕia
新化	代	頭	走	狗	藕	根	恩
	d'ie	d'ie	tɕie	tɕie	iə	tɕiē	iē
	諾	燈	肯	賊			
	yo	tiē	tɕ'iē	tɕ'iē			
湘鄉	耽	貪	探	潭	男	簪	參
	tia	t'ia	t'ia	t'ia	n'ia	tɕiā	tɕ'iā
	蠶	感	合	砍	擔	毯	談
	dziā	kuā	xua	k'ia	tiā	t'iā	diā
	藍	慚	三	酣	單	坦	蛋
	niā	dziā	ɕiā	xuā	tiā	t'iā	diā
	難	贊	割	岸	漢	寒	汗
	niā	tɕiā	kua	uā	xuā	ɣuā	ɣuā

	安	恩	北	德	鄧	特	能
	uā	ŋiā	pia	tia	diā	tiā	niā
	勒	曾	層	賊	肯	黑	恆
	liā	tɕiā	dziā	tɕia	k'ia	ɕia	ɣia
常寧	鯢	樓					
	sue	lui					
衡陽	鯢	葬	喪				
	suai	tsuan	suan				
吳語：							
金華	大	歌	餓	擦	頭	口	達
	duɣ	kuɣ	uɣ	ts'ua	diu	k'iu	dua
	辣	擦	撒				
	lua	ts'ua	tsua				
義烏	歌	保	暴	甘	潭	南	答
	kuo	puɣ	buɣ	kuɣ	duɣ	nuɣ	tuɣ
	肝	安	看	割			
	kuɣ	uɣ	muɣ	kuɣ			
廣豐	抱	討	口	厚	磕	肝	割
	buɣ	t'uɣ	k'im	xim	k'uɣ?	kuē	kue?
	寒	汗	安	託	作	索	各
	kuē	kuē	uē	kue?	tsue?	sue?	kue?
云和	貪	南	蠶	肝	割	寒	漢
	t'ue	nuε	zuε	kuε	kuε?	uε	xuε
	安	吞					
	ue	t'ue					
文成	做	餓	菜	艾	早	走	簪
	tɕiou	ŋuai	tɕ'iEε	ŋuai	tɕie	tɕiau	tɕiEε
	肝	割	渴	根	幫	糖	作
	kuø	kyø	k'yø	kyø	puo	duo	tɕio
晉語：							
太谷	割	磕	可	餓	河	左	高
	kia?	k'ia?	k'ie	ŋie	xie	tsuo	kuo
	割	磕	北				
	kia?	k'ia?	piø?				
永濟	大	河	餓	左	作	割	磕
	t'uɣ	xuo	ŋuo	tsuo	tsuo	kuo	k'uo

	桑						
	suo						
平遙	可	多	河	左	北	桑	當
	k'ie	tuə	xiE	tsue	piɿʔ	ɕye	tuə
孝義	多	羅	作	當	燙	桑	
	tux	lux	tsux	tux	t'uɿ	sux	

徽語：

懷寧	狗	喝	北	
	kiəu	xuo	piɿ	
替山	狗	喝	北	
	kiəu	xuo	piɿ	
太湖	狗	喝		
	kiəu	xuo		
黃山	開	豆	根	肯
	k'ie	t'iu	kie	k'ie
屯溪	開	豆	肝	根
	k'uə	t'iu	kuē	kuə
黟縣	開	肝	根	肯
	k'uəw	kuē	kuaŋ	tʃ'ieē

官話：

太原	左	諾	昨	齒	得	德	墨
	tsux	nuəʔ	tsuaʔ	tsueʔ	tieʔ	tieʔ	mieʔ
揚州	猜	單	藍	南	安	按	惡
	ts'uə	tiã	liã	liã	iã	iã	uaʔ
	達	納	辣				
	tiãʔ	liãʔ	liãʔ				

[11] 根據張光宇(2003)所列資料顯示，前低元音包括[a、e]，後低元音指[o]。

[12] 中古陽聲韻鼻韻尾是以李方桂所構擬的系統為主(介音省略—即不考慮等的因素)，如下所示：

咸	深	山	臻	宕	江	曾	梗	通
*am	*əm	*an	*ən	*aŋ	*aŋ	*əŋ	*əŋ	*uŋ

[13] 二十二個點包括：

長益片(新湘)：長沙、湘潭、寧湘、益陽、沅江、南縣、岳陽、衡山、橫

陽、湘陰

婁邵片（老湘）：新化、婁底、安化、城步、新寧、武岡、邵陽、湘鄉
辰溆片：溆浦、瀘溪、辰溪

〔14〕湘語各方言點中古陽聲韻鼻尾弱化情況如下：

	山	咸	宕	江	深	臻	曾	梗	通
新化 (1969)	\bar{v}	\bar{v}	\bar{v}	\bar{v}	-n/-ŋ	-n/-ŋ	-n/-ŋ	-n/-ŋ	-n/-ŋ
新化	\bar{v}	v/ \bar{v}	v/ \bar{v}	v/ \bar{v}	-n	-n	\bar{v} /-n	\bar{v} /-n	-n
婁底	\bar{v}	\bar{v}	-ŋ	-ŋ	-n	\bar{v} /-n	\bar{v} /-n/-ŋ	\bar{v} /-n/-ŋ	-ŋ
安化	v/ \bar{v}	v/ \bar{v}	v/ \bar{v}	v/ \bar{v}	-n	-n	-n	-n	-n
城步	v/-n	\bar{v} /-n	-ŋ	-ŋ	-n	-n	-n/-ŋ	-n/-ŋ	-ŋ
新寧	-n	-n	-ŋ	-ŋ	-n	-n	-n	-n/-ŋ	-ŋ
武岡	v/ \bar{v}	v	\bar{v} /-ŋ	\bar{v} /-ŋ	-n	-n	-n/-ŋ	-n/-ŋ	-ŋ
邵陽 (1969)	-n	-n	-ŋ	-ŋ	-ŋ	-ŋ	-ŋ	-ŋ	-ŋ
邵陽	\bar{v}	\bar{v}	\bar{v}	\bar{v}	-n	-n	-n/-ŋ	-n/-ŋ	-ŋ
祁陽	-n	-n	-ŋ	-ŋ	-n	-n	-n/-ŋ	-n/-ŋ	-ŋ
湘鄉	\bar{v}	\bar{v}	-ŋ	-ŋ	-n	\bar{v} /-n	\bar{v} /-n/-ŋ	\bar{v} /-n	-n
湘潭	\bar{v}	\bar{v}	\bar{v}	\bar{v}	-n	-n	-n	\bar{v} /-n	-n
寧鄉	\bar{v}	\bar{v} /-ŋ	-ŋ	-ŋ	-n	\bar{v} /-n	\bar{v} /-n	-n	-n
益陽	\bar{v}	\bar{v}	\bar{v}	\bar{v}	-n	\bar{v} /-n	\bar{v} /-n	\bar{v} /-n	-n
沅江	\bar{v} /-n	\bar{v} /-n	-ŋ	-ŋ	-n	\bar{v} /-n	\bar{v} /-n	\bar{v} /-n	-n
南縣	\bar{v}	\bar{v}	\bar{v}	\bar{v}	-n	-n	-n	-n	-n
岳陽	-n	-n	-ŋ	-ŋ	-n	-n	-n/-ŋ	-n/-ŋ	-ŋ
衡山 (1969)	\bar{v}	\bar{v}	-ŋ	-ŋ	\bar{v} /-ŋ	\bar{v} /-ŋ	\bar{v} /-ŋ	\bar{v} /-ŋ	-ŋ
衡山	\bar{v}	\bar{v}	\bar{v}	\bar{v}	\bar{v} /-n	\bar{v} /-n	\bar{v} /-n	\bar{v} /-n	-n
衡陽	-n	-n	-n	-n	-n	-n	-n/-ŋ	-n/-ŋ	-n/-ŋ
湘陰	\bar{v} /-n	\bar{v} /-n	-ŋ	-ŋ	-n	-n	-n/-ŋ	-n/-ŋ	-ŋ
長沙	\bar{v} /-n	\bar{v} /-n	-n	-n	-n	-n	-n	-n	-n
溆浦	\bar{v}	\bar{v}	\bar{v}	\bar{v}	\bar{v}	\bar{v}	\bar{v} /-ŋ	\bar{v} /-ŋ	\bar{v} /-ŋ
瀘溪	\bar{v}	\bar{v}	\bar{v}	\bar{v}	\bar{v}	\bar{v}	\bar{v} /-ŋ	\bar{v} /-ŋ	-ŋ
辰溪	\bar{v}	\bar{v}	v	v	\bar{v}	\bar{v}	v/ \bar{v}	v/ \bar{v}	v

〔15〕觀察 22 個湘語方言中，因岳陽、新寧、衡陽、祁陽等四方言點無鼻化韻，故不考慮此三個方言點的情況，此外，辰溪的鼻化因宕、通兩攝已變為純粹元音，其他七攝則為鼻化元音和純粹元音共存，情況較為特殊，亦排除

討論。

[16]

	雙峰	溆浦	城步	廈門	潮陽	梅縣	陽江
奶	---	lā	---	nē	nī	nɛn	niɛn
迷	mī	---	---	---	mī	---	---
泥	niī	---	---	nī	nī	---	---
宜	niī	---	---	---	ŋī	---	---
誼義	niī	---	---	---	ŋī	---	---
膩	---	---	---	---	nī	---	---
你	niī	---	---	nī	---	ɸ	---
牛	---	---	nyŋ	---	---	---	---
默	mē	---	---	hmʔ	---	---	---

[17] 湘方言聲調調值：

方言點	調類	平	上	去	入
新化	陰	33			
	陽	13	21	45	24
新寧	陰	43		35	
	陽	11	52	14	24
武岡	陰	45			
	陽	213	54	25	33
邵陽	陰	55		35	
	陽	11	42	14	33
祁陽	陰	34			
	陽	21	54	24	33
湘鄉	陰	54		45	
	陽	13	31	33	34
婁底	陰	44		35	
	陽	13	42	11	
安化	陰	323		45	
	陽	213	43	11	
城步	陰	55		45	
	陽	11	31	33	
長沙	陰	33		55	
	陽	13	42	21	24
衡陽	陰	45		24	
	陽	11	33	213	22

湘潭	陰 陽	34 13	53	45	24
寧湘	陰 陽	34 13	54	55	24
南縣	陰 陽	34 213	53	45 31	24
岳陽	陰 陽	33 14	52	45 31	55
橫山	陰 陽	23 21	14	35 34	13
益陽	陰 陽	214 213	53	45 11	
沅江	陰 陽	323 313	42	45 31	
湘陰	陰 陽	33 13	53	45 21	
溆浦	陰 陽	44 13	23	35 53	
瀘溪	陰 陽	34 13	52	24	
辰溪	陰 陽	45 44	13	53	

〔18〕 湘方言古清、全濁、次濁聲母現今調類

	清				全濁				次濁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新化	陰 平		去	入	陽 平		去	入		上		入
新寧	陰 平	上	陰 去	入	陽 平	陽 去	陽 去	入		上		入
武岡	陰 平	上	去	入	陽 平	去	去	入		上		去
邵陽	陰 平	上	陰 去	入	陽 平	陽 去	陽 去	入		上		入
祁陽	陰 平	上	去	入	陽 平	去	去	入		上		入
湘鄉	陰 平	上	陰 去	入	陽 平	陽 去	陽 去	陰 去 入		上		陰 去 入

婁底	陰平	上	陰去	陽平	陽平	陽去	陽去	陰去 陽平		上		陰去
安化	陰平	上	陰去	陰去	陽平	陽去	陽去	陰去		上		陰去
城步	陰平	上	陰去	入	陽平	陽去	陽去	入		上		入
長沙	陰平	上	陰去	入	陽平	陰去	陰去	入		上		入
衡陽	陰平	上	去	陽平	陽平	去	去	陽平		上		陽平
湘潭	陰平	上	去	入	陽平	去	去	入		上		入
寧湘	陰平	上	去	入	陽平	去	去	入		上		入
南縣	陰平	上	去	入	陽平	去	去	入		上		入
岳陽	陰平	上	陰去	入	陽平	陽去	陽去	入		上		入
橫山	陰平	上	陰去	入	陽平	陽去	陽去	入		上		入
益陽	陰平	上	陰去	陰去	陽平	陽去	陽去	陰去		上		陰去
沅江	陰平	上	陰去	陰去	陽平	陰去	陰去	陰去		上		陰去
湘陰	陰平	上	陰去	陰去	陽平	陰上	陰去	陰去		上		陰去
溆浦	陰平	上	陰去	陽平	陽平	陽去	陽去	陰去		上		陽平
瀘溪	陰平	上	去	陽平	陽平	上	上	陽平		上		陽平
辰溪	陰平	上	去	陽平	陽平	上	上	陽平		上		陽平

表格：

一：有少數個別特殊讀音，不予考慮。

	精		莊		知		章	
	洪	細	洪	細	洪	細	洪	細
新化	ts	tɕ	ts, tɕ	tɕ	ts, tɕ, t	tɕ	ts, tɕ, t	tɕ
城步	ts	tɕ	ts	tɕ	ts, k, t	tɕ	ts, k, f	tɕ
婁底	ts	tɕ	ts	tɕ	ts, k, t	tɕ	ts, k, t	tɕ
安化	ts		ts		ts, t	tɕ	ts, t, l	tɕ
新寧	ts	tɕ	ts		ts		ts	
武岡	ts	tɕ	ts		ts	tɕ	ts	tɕ
邵陽	ts	tɕ	ts		ts	tɕ	ts	tɕ
祁陽	ts	tɕ	ts		ts	tɕ	ts	tɕ
湘鄉	ts	tɕ	ts		tɕ, t	tɕ	ts, t	tɕ
瀘溪	ts		ts		ts, tɕ	tɕ	tɕ	tɕ
辰溪	ts	tɕ	ts		ts		ts	
溆浦	ts	tɕ	ts	ts, tɕ	ts, tɕ			
長沙	ts, t, f, l	tɕ	ts	tɕ	ts	tɕ	ts	tɕ
衡陽	ts, t, f	tɕ	ts	tɕ	ts, t	tɕ	ts, t	tɕ
湘潭	ts		ts	ts, tɕ	ts, tɕ	tɕ	tɕ	tɕ
寧湘	ts		ts	ts, tɕ	ts, tɕ	tɕ	tɕ	tɕ
益陽	ts		ts	ts, tɕ	ts, tɕ	tɕ	ts, tɕ	tɕ
沅江	ts		ts	ts	ts	tɕ	ts	tɕ
南縣	ts	tɕ	ts		ts	tɕ	ts	tɕ
岳陽	ts	tɕ	ts		ts, k	tɕ	ts, k, f	tɕ
橫山	ts		ts		ts	tɕ	ts	tɕ
湘陰	ts	tɕ	ts		ts, tɕ	tɕ	ts, tɕ	tɕ

二：

	洪	細	1.	2.	3.	4.	5.	6.	7.	8.	9.
精	洪	細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tɕ	tɕ	tɕ	tɕ	ts	tɕ	tɕ	tɕ	ts
莊	洪	細	ts	ts	ts, tɕ	ts	ts	ts	ts	ts	ts, tɕ
			ts	tɕ	tɕ	tɕ	tɕ	ts	ts	ts	ts, tɕ
知	洪	細	ts	ts	ts, tɕ, t	ts, k, t	ts, t	ts, tɕ	ts, tɕ	tɕ, t	ts, tɕ
			ts	tɕ	tɕ	tɕ	tɕ	ts, tɕ	tɕ	tɕ	tɕ
章	洪	細	ts	ts	ts, tɕ, t	ts, k, t	ts, t	ts, tɕ	ts, tɕ	ts, t	tɕ
			ts	tɕ	tɕ	tɕ	tɕ	ts, tɕ	tɕ	tɕ	tɕ

參考文獻：

一、單篇文章

- 丁邦新 1987 〈論官話方言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四份：809-841
- 石汝杰 1998 〈漢語方言中高元音的強摩擦傾向〉語言研究：100-109
- 李 榮 1889 〈漢語方言的方區〉方言：241-259
- 李如龍 1996 〈聲母對韻母和聲調的影響〉聲韻論叢第五輯：59-75
- 李如龍 1999 〈論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語言研究：102-113
- 何大安 1987 〈論永興方言的送氣濁聲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七本，第四份：585-600
- 何大安 1990 〈送氣分調及相關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本，第四份 765-558
- 竺家寧 2001 〈析論近代音介音問題〉第七屆國際暨第十九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
- 周振鶴、游汝傑 1985 〈湖南省方言區劃及其歷史背景〉方言：257-272
- 周烈婷 1999 〈從方言比較看漢語韻母的演變〉IACL-8：1-23
- 馬希寧 2001 〈漢語方言陽聲韻尾的一種演變類型：元音韻尾與鼻音韻尾的關係〉中正中文學報年刊 第四期：69-95
- 莊初升 2003 〈關於中古全濁聲母閩方言今讀研究的述評〉第八屆閩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綱要：1-6
- 曹逢甫 葉瑞娟 2004 〈詔安客家話 k 尾的消失及其所引起的音韻變化〉
- 陳秀琪 2004 〈客贛方言入聲韻尾的變化〉第十二屆國際語言學會議
- 張光宇 2001 〈論條件因變〉清華學報新 30 卷 4 期 427-475
- 張光宇 2003 〈漢語方言音系的地理考察〉第 36 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澳大利亞：墨爾本
- 張振興 1997 〈重讀《中國語言地圖集》〉方言：241-248
- 張維佳 2001 〈關中方言鼻尾韻的音變模式〉語言研究：52-61
- 黃易青 2004 〈論上古喉牙音向齒頭音的演變及古明母音質〉古漢語研究：20-27
- 程俊源 1999 〈北京音系梗攝二等文白異讀得音韻層次與地域來源—由「打」
字
談起〉聲韻論叢第八輯：355-380
- 曹志耘 1998 〈漢語方言聲調演變的兩種類型〉語言研究：89-99
- 曹志耘 2004 〈漢語方言中的韻尾分調現象〉中國語文 第一期
- 董忠司 2001 〈略談漢語方言的特殊介音〉第七屆國際暨第十九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
- 楊秀芳 1989 〈論漢語方言中全濁聲母的清化〉漢學研究：41-73
- 趙日新 2003 〈中古陽聲韻徽語今讀的分析〉中國語文 第五期：444-448
- 鄭錦全 2001 〈漢語方言介音的認知〉第七屆國際暨第十九全國聲韻學學術研

討會

- 鄭張尚芳 2002 〈方言介音異常的成因及 e>ia、o>ua 音變〉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所中心 商務印書館
- 劉秀雪 2004 〈吳閩客韻尾簡化之比較分析〉第十二屆國際語言學會議
- 鮑厚星 1985 〈湖南省漢語方言地圖三幅〉方言：273-276
- 鮑厚星 顏森 1986 〈湖南方言的分區〉方言：273-276
- 鮑厚星 1993 〈湖南城步（儒林）方言音系〉方言 第一期
- 羅杰瑞著、蔡寶瑞譯 1998 〈漢語歷史語言學的新方法〉濟寧師專學報：42-48
- Schane, S.A. 1984 'The fundamentals of particle phonology' Phonology Yearbook 1
- Exic Zee, 'Sound Change in Syllable Final Consonants in Chinese', JCL 13.2:291-330

二、書籍

- 丁聲樹撰文 李榮製表 1984 《漢語音韻講義》上海教育出版社
- 王力 1998 《漢語語音史》社會學術文庫
- 王力 1986 《王力文集：漢語音韻學》山東教育
- 王洪君 1999 《漢語非線性音系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 王士元 2002 《王士元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
- 王福堂 1999 《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語文出版社
- 王本瑛 1992 《婁底方言音韻系統研究》清華大學碩士論文
- 王本瑛 1997 《湘南土話之比較研究》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 方松熹 2002 《義烏方言》中國文聯出版社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1989 《漢語方音字匯》文字改革出版社
- 1997 《安徽省志 方言志》方志出版社
- 包智明 侍建國 許德寶 1997 《生成音系學理論及其應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李新魁 1997 《李新魁音韻學論集》汕頭大學
- 李如龍 2001 《漢語方言學》高等教育
- 李如龍 2003 《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商務印書館
- 何大安 1989 《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大安出版社
- 辛世彪 2003 《東南方言聲調比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 林燾 耿振生 1997 《聲韻學》三民書局
- 竺家寧 1992 《聲韻學》國立編譯館
- 侯精一 2002 《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教育出版社
- 侯精一 溫端政 1993 《山西方言調查報告》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徐通鏘 1991 《歷史語言學》商務印書館
- 袁家驊等 1983 《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

- 馬希寧 1992 《婺源音系》 清華大學碩士論文
- 馬希寧 1997 《徽州方言語音現象初探》 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 曹志耘 2002 《南部吳語語音研究》 商務印書館
- 陳立中 2004 《湘語與吳語音韻比較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陳秀琪 2002 《台灣漳州客家話的研究-以詔安話為代表》 新竹師院碩士論文
- 游汝傑 2000 《漢語方言學導論》 上海教育
- 賀凱林 1999 《溆浦方言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
- 張琨著 張賢豹譯 1987 《漢語音韻史論文集》 聯經
- 張 琨 1993 《漢語方音》 台灣學生
- 董同龢 1998 《漢語音韻學》 文史哲出版社
- 楊劍橋 1996 《漢語現代音韻學》 現代語言學叢書
- 楊時逢 1969 《湖南方言調查報告》 中研院史語所
- 楊時逢 1974 《雲南方言調查報告》 中研院史語所
- 楊時逢 1984 《四川方言調查報告》 中研院史語所
- 趙元任等撰 1928 《現代吳語研究》 清華學校研究院 北京
- 趙元任等撰 1972 《湖北方言調查報告》 中研院史語所
- 劉綸鑫主編 1999 《客贛方言比較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劉 靜 1999 《漢語音韻學綱要》 陝西師範大學
- 錢乃榮 1992 《當代吳語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 藍小玲 1999 《閩西客家方言》 廈門大學出版社
- 羅昕如 1998 《新化方言研究》 湖南教育
- 鮑厚星等著 1999 《長沙方言研究》 湖南教育
- Ladefoged, Peter 1975 《A course in Phonetics》 Harcourt Bace Jovanovich, Inc.
- Laver, John 1994 《Principle of Phone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ulleyblank, Edwin G. 1984 《Middle Chines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